中國詞史略

胡雲翼編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

中國詞史略

（定價大洋八角五分）
（外埠酌加郵費）

著者　胡雲翼

發行者　大陸書局　上海同孚路口威海衛路

印刷者　啓智印務公司

中國詞史略 目次

中國詞史略

第一章　詞的起源

詞的體製，是到唐代才確立，才完成。有許多古人把詞的起源說得很悠遠，那都是荒謬不可靠的。如汪森的詞綜序上說：

>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。南風之操，五子之歌，是已。周頌三十一篇，長短句居十八；漢郊祀歌十九篇，長短句居其五；至短簫鐃歌十八篇，篇皆長短句。謂詞非詞之源乎？

這種說法的錯誤，是認定長短句即是詞。因此許多古人都從詩裏去找長短句，只要是不整齊的詩便說是詞的濫觴，於是一個一個把詞的起源說得遠、結果便說到『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』去了，這意思便顯然是『詩的起源即詞的起源』。本來，詩詞

元是一體，義界難分；說詩詞同源，也未嘗不可。不過我們在這裏講詞的起源，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，不是只要講個算頭的起源說。如果說詞起源于先秦時代，而事實上詞的進展又晚在五代兩宋，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多年毫無詞的消息，這如何講得通？

徐在軌他的詞苑叢談上說得較汪森的話近于事實一點，他說：「塡詞原本樂府。菩薩蠻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江南弄，沈約六憶詩，皆詞之祖，前人言之詳矣」。不錯，許多古人都認定這兩篇詩爲詞之祖，今錄于下：

江南弄

衆花雜色滿上林，舒芳耀綠垂輕陰，連手躞蹀舞春心。舞春心，臨歲腴，中人望，獨踟蹰。

六憶詩（其一）

憶眠時，人眠獨未眠。解羅不待勸，就枕更須牽，復恐旁人見，嬌羞在燭前。

像這種形式的長短句，我以爲決不是梁武帝與沈約首創的，在六朝的詩人中至少可選出一大本這樣的作品出來。毛奇齡便曾舉出鮑照的梅花落，陶宏景的寒夜怨，徐勉的迎客送客，王筠的楚妃吟，簡文帝的春情等，說是古詞。其實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，而且越舉便越遠，又不免要說到詩經以前唐虞時代的歌謠去了。那是全無意義的。我們試問：六朝的這種長短句與晚唐五代的詞有什麼聯絡的淵源關係呢？其間如何轉變的呢？這問題不能回答，便不能夠只在形式上拿詩之近于詞者來冒充詞的祖宗了。

還有許多人認定詞起源于李白，因爲他曾經創作過下列兩首詞：

菩薩蠻

平林漠漠烟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　玉階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？長亭更短亭。

憶秦娥

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

南宋詞人黃昇編花菴詞選，首先錄此二詞，謂為『百代詞曲之祖。』鄭樵在其通志中亦有此說。然據我們考證，則此二詞決非李白之作，證據甚多：第一，蘇鶚杜陽雜編說：『太中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明霞錦。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詞』。南郭新書亦有同樣的記載。是則李白之世，尚無此調，何得預塡其篇呢？第二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，遍錄晚唐諸家詞，而不及李白。第三，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，並收中唐的調笑、憶江南諸詞，而獨不收菩薩蠻及憶秦娥詞。由這些很強的證據，即可知黃昇記錄不翔實。

實在說，當盛唐時代，不但李白未曾做過詞，其他的文人詩人都沒有作詞的。他們只有整齊的五七言歌辭，沒有長短句歌辭。如李白的清平調，完全是七言絕句；王

昌齡，高適，王之渙的詩，爲伶人妓女所爭唱，也是五七言絕句；王維的詩也爲梨園所歌唱，而所作歌辭『紅豆生南國』和『秋風明月共相思』二章，一係五言，一係七言。他如杜甫，孟浩然輩，則未嘗著名于樂部教坊，絕少歌辭。直到中唐時代，才漸漸有長短句的歌辭出現。

首先我們要講的，是一位不甚著名的作者張志和。據我們所知，他實是中唐時代最早的長短句歌辭作者之一。字子同，金華人。肅宗時，待詔翰林，坐貶不復仕，扁舟江湖，自稱煙波釣徒，又號玄眞子。所傳僅漁父詞一首：

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靑箬笠，綠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

在中唐的詩人中，作長短句歌辭的更多了。如韓愈，王建，韋應物，白居易，劉禹錫諸人，均有製作。韓愈的歌辭傳章台柳一首，乃寄其妾柳氏者：

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靑靑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！

王建傳調笑令，其辭云：

團扇，團扇，美人並來遮面。玉顏憔悴三年，誰復商量管弦，弦管，弦管，春草昭陽路斷。

韋應物的歌辭亦不多見，惟三台令與轉應曲流傳，其轉應曲辭云

河漢，河漢，曉掛秋城漫漫。愁人起望相思，塞北江南別離。離別，離別，河漢雖同路絕。

白居易的歌辭則流傳較多，形式是長短句的，有憶江南，如夢令，長相思，花非花，一七令等調。但這些作品都不載于白氏長慶集，我們只好存疑。只憶江南可以確定爲白氏之作，其辭如下：

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：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能不憶江南？

白氏此作，傳唱當時。劉禹錫曾依這首辭的曲拍，塡過一首：

春去也，多謝洛城人。弱柳從風疑舉袂，叢蘭浥露似霑巾；獨坐亦含嚬。

據草堂箋所載，劉禹錫尙有斑竹枝，古今詞話載戴叔倫有轉應曲，太平廣記載柳

氏有楊柳枝等。如此可見中唐時代的長短句歌辭已經相當的流行了。

這種長短句的歌辭，在當時確是一種新樂府，有了許多名詩人來撰作這種新樂府辭，倡導成一種新的風氣，詞體便確立了，詞的趨勢便造成了。後來便造成晚唐五代詞的發展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不免要問：在盛唐時代，歌辭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，何以到了中唐便忽然產生許多長短句的歌辭出來呢？要答覆這個問題，我以爲決不能拿詩歌的關係來解釋，而必須拿音樂的關係來解釋。如果要說得明白一點，話就不能不從遠一點的地方說起來。

中國最初的詩歌就和音樂結合了密切的關係。先秦時代的詩，今所傳者以三百篇爲最古。我們從左傳「季札論樂」和史記孔子世家「凡詩皆可入樂」之說，便知道先秦時代的「詩」與「樂」，原是不分離的。自屈原作九歌諸篇「侑樂」，又作九章諸篇「舒情」，則只有前者包括「樂」的意義，而後者乃僅僅是「舒情」的詩，不復能「侑樂」了。

迨漢武帝創立樂府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後來遂以樂府所采之詩，可被之聲歌者，別叫做樂府，於是詩與樂的關係便分離了。自此詩歌自走詩歌的路，樂府自走樂府的路了。詩歌因爲文學的意義居多，故在文人方面的製作特別發展；樂府因爲音樂的意味深長，故民間流傳的作品最多。二者是平行地發展的。但到隋唐時代，所謂古樂府者散佚了甚多。據隋書經籍志說：『江左宋梁之間，南朝文物，號稱最盛。人謠國俗，亦世有新聲。後魏孝文宣武，用師淮漢，收其所獲南音，謂之清商樂。隋平陳，因置清商署。迨隋已亂，所存蓋鮮。隋室以來，日益淪缺。武太后之時，猶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辭存者，(中略)惟四十四曲存焉』。這四十四曲裏面，唐初所存，有聲有詞者凡三十七曲，有聲無詞者亦有七曲。王灼碧雞漫志云：『隋氏取漢以來樂器，歌章，古調，併入清樂，餘波至李唐始絕。唐中葉雖有古樂府，而播在聲律則尠矣』。可見唐人所擬古樂府，但借題抒意。這時古樂府蓋已跟着樂之亡而成爲過去，唐代又有一種新的樂府起來了。唐人的新樂府便是當時的五七言新體詩。這是在前面說過的。但是

，我們知道五七言新體詩的字句是很整齊的，音樂的曲拍卻不一定如此整齊。所以拿樂調來合詩，音調裏面不免有許多無字的虛聲。這種虛聲，詞曲家叫做『泛聲』，『和聲』或『散聲』。他們以爲將這種泛聲塡以實字，變成長短句，便成功詞。如朱熹說：

> 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卻添許多泛聲。後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聲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（朱子語類）

朱熹的這種說法，權威很大，向來的詞話家都跟着他這種見解跑。可是，他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。因爲『泛聲』不但歌詩的音調裏有，就是歌詞的音調裏面也是有的。我們只要看晚唐五代的詞，往往一個腔調有很多字句不同的詞。單是河傳一調，便有十七八體之多。花間集所錄，均爲晚唐五代的詞，裏面卻很多調同體異；既然同是一個樂調，可以有很多的字句不相同的詞，則這個樂調的伸縮性一定很強；既然樂調的伸縮性很強，則詞調裏面一定會有『泛聲』，『和聲』或『散聲』來調節字句的。既然詞調裏面也有泛聲，則朱熹的所謂泛聲塡以實字便成詞的說法，不攻自破了。

往下且提出我們修正的答案：

在中唐以前，文人自文人，樂工自樂工。文人自作他的詩，樂工自作他的歌辭。文人的詩是給人誦讀的，所以他們寫成整齊的五七言詩；樂工的歌辭是要合音樂唱的，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辭。但是樂工不是文人，他們的歌辭往往做得俚俗不雅，所以常常拿着文人現成的詩，去合着樂來唱，以抬高樂的價值；文人方面也樂得把自己的詩給樂人去唱，以廣佈自己的文名。二者相互爲利，相互爲用，關係便發生出來了。我們看盛唐的詩人，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爲榮。到了中唐，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詩人的新作了。那些著名的詩人，如李賀，李益，韋應物，劉禹錫，白居易，元稹的詩，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。文人與樂工關係乃更密切。於是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，一方面也會高興地去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歌辭。白居易偶然戲填了一首憶江南，劉禹錫便跟着填起來了；韋應物偶然填了一首轉應曲，戴叔倫便跟着填起來了。三四個文人嘗試了，十幾個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，便成

爲新時髦了，後世無數的文人便都趨向到這一條路來了。我們看看後來詞的發達，只爲詞的起來必經過有意識的提倡，那知大謬不然。考究起來，才知道原不過是一兩個文人偶然發了興，依着曲拍戲填了幾首長短句的歌辭，恰好那時許多文人都作整齊的詩作厭了，看着這樣新鮮的玩意兒，都覺得可愛，便爭着去做，於是長短句的歌辭便自然而然的風行起來了，因以造成幾百年的詞的發達。

詞的起來是如此的。

第二章　晚唐五代詞

陸游花間集跋上說：

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。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

何以詩至晚唐五代便『氣格卑陋』？何以詞至晚唐五代便『精巧高麗』？這原因是很明顯的：詩歌發展至唐末，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古詩與近體詩的發展，都已登峯造極，無以復加了。這恰如王國維氏所說：『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，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而終衰者，皆由於此。』（人間詞話）詩體就是因爲通行太久，用舊了，變盡了，所以只有產生『千篇一律』的作品。詞在此時，還是新體，比如一所荒蕪尚未開闢的園地，用得着詞人的智慧機巧，去盡量的開闢創造，所以寫出來容易『精巧高麗』。晚唐五代詞之所以高貴，也正因爲這是『創造的時期』。

往下我們把晚唐五代詞分別來敘述。

一　晚唐詞

在前面說過，中唐時代已有許多詩人戲塡小詞。但是他們塡詞，還只是作爲偶爾的遊戲，並不專心致志于詞。到了晚唐，塡詞的風氣日益濃厚，乃產生了詞的專家。溫庭筠是詞史上第一個詞人，他的時代距白居易劉禹錫不到四十年。其在詞壇上面所創造的成績是很可驚異的。

庭筠字飛卿，太原人。大中初，應進士，不第。後爲方城尉。生平頗不得意。爲人放浪不羈，喜縱酒狎妓。舊唐書稱其『士行塵雜，不修邊幅，能逐管絃之音，爲側艷之詞』。他的詩與詞均負時望。與李義山，段成式齊名，時人號爲『三十六體』。實則他的詩遠不如李義山，詞則獨勝。著有握蘭，金荃等集，皆不傳。今其詞散見于花間等集。

庭筠的詞，善于抒寫綺艷之情，例如：

南歌子

手裏金鸚鵡，胸前繡鳳凰。偷眼暗形相：不如從嫁與，作鴛鴦。

又

轉盼如波眼，娉婷似柳腰。花裏暗相招。憶君腸欲斷，恨春宵！

又

似帶如絲柳，團酥握雪花，簾卷玉鉤斜。九衢塵欲暮，逐香車。

劉融齋稱 筠的詞「精艷絕人」，這批評自是不錯的。但我們須知他的詞也不盡是屬於側艷一方面，他寫哀感之情也很能動人，例如：

憶江南

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，腸斷白蘋洲！

酒泉子

花映柳條，閑向綠萍池上，凭欄干，窺細浪，雨蕭蕭。　近來音信兩疎索，洞房空寂寞。掩銀屏，垂翠箔，度春宵。

溫庭筠是詞壇的開山大師，他最努力于詞的創造。同時的詩人如李義山，杜牧等，都不曾注意這個新體，只有溫庭筠獨具慧心，向這方面盡其心力，結果乃造成了比李義山杜牧的詩還要偉大的貢獻。黃昇稱庭筠：『詞極流麗，宜爲花間集之冠』。不錯，在晚唐五代，溫庭筠眞不能不說是先進的領袖詞人呢。

溫氏以外，晚唐從事於詞的作者並不多，值得舉例的有司空圖，皇甫松，韓偓，張曙諸人。

司空圖字表聖，泗洲人。咸通中進士，官禮部員外郎，遷郎中。晚居中條山。自號耐辱居士。其詞如酒泉子：

買得杏花，十載歸來方始坼。假山西畔藥欄東，滿枝紅。　旋開旋落旋成空，白髮多情人更惜，黃昏把酒祝東風，且從容。

皇甫松字子奇，皇甫湜之子。花間集傳其詞十一首，有天仙子，浪淘沙，楊柳枝，摘得新，夢江南，採蓮子等調。今舉其夢江南（即憶江南）一首為例：

蘭燼落，屏上暗紅蕉。閑夢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瀟瀟。人語驛邊橋。

韓偓字致堯，萬年人。龍紀元年進士，累官至兵部侍郎。自號玉山樵人。著香奩集甚有名。詞如生查子：

侍女動妝奩，故故驚人睡。那知本未眠，背面偷垂淚。　嬾卸鳳凰釵，羞入鴛鴦被。時復見殘燈，和淚墜烟穗。

張曙小字阿灰，張禕之姪，成都人。龍紀元年進士。詞如浣溪紗：

枕障熏爐隔繡帷，二年終日兩相思，杏花明月始應知。　天上人間何處去？舊歡新夢覺來時，黃昏微雨畫簾垂。

這幾位作者傳詞雖不多，卻都是寫得很好的。到了五代，詞的風氣益開展了。

二 西蜀詞

五代在政治上是黑暗的時代，在文學上却是光明的時代。我們所說五代的文學，當然是以詞爲主幹，詞以外是不值得稱述的。五代詞的發展，可分爲兩個時期，前期是西蜀詞的時期，後期是南唐詞的時期。這一方面是由於這兩個地方在五代是比較安靜的地方；一方面也因爲這兩國的君主，都喜歡詞，都獎勵詞人，因此詞乃得到充分的發展。

現在先講西蜀詞。

西蜀的第一個詞人，無疑的是韋莊。他的詞不僅在五代堪稱大家，即在全部詞史上也是極矜貴的一個。

莊字端己，杜陵人，唐乾甯元年進士，授校書郎。入蜀，王建辟掌書記。後建稱帝，用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，累官至宰相。他的爲人是深於情而風流自許的，故

所作亦多吟詠愛的悲歡。其詞如：

菩薩蠻

勸君今夜須沈醉，尊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，酒深情亦深。須愁春漏短，莫訴金杯滿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？

思帝鄉

春日遊，杏花吹滿頭。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？妾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。縱被無情棄，不能羞。

女冠子

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別君時：忍淚佯低面，含羞半斂眉。不知魂已斷，空有夢相隨。除卻天邊月，沒人知。

又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夢見，語多時。依舊桃花面，頻低柳葉眉。半羞還半喜

，欲去又依依。覺來知是夢，不勝悲！

相傳韋莊有寵姬，姿質艷麗，能詞翰，爲王建所奪。這兩首女冠子是他追念之作，讀來令人生淒怨之感。他還有荷葉杯，小重山等詞，也是寫這件悲劇，都很動人。

後人論韋莊，往往以溫韋並稱。實則頗不相同。韋莊的詞沒有溫詞那麼濃艷，描寫較爲質樸直致，而表現較爲深刻。有人說溫詞如濃妝的女人，韋詞如淡妝的女人，這比喻是不錯的。

與韋莊約略同時的西蜀詞人，有牛嶠，牛希濟，顧夐，李珣，毛熙震，鹿虔扆諸家。

牛嶠字松卿，一字延峯，隴西人。唐乾符五年進士。歷官拾遺，補尚書郎。王建稱帝，官至給事中。其詩很有名。詞僅見花間集，凡三十一首，例如江城子：

鵁鶄飛起郡城東，碧江空，半灘風，越王宮殿，蘋葉藕花中。簾捲水樓魚浪起，千片雪，雨濛濛。

牛希濟乃嶠兄之子，事蜀爲御史中丞。降於後唐，明宗拜爲雍州節度副使。素以詩詞擅名。花間集傳其詞十一首，例如生查子：

春山煙欲收，天澹稀星小。殘月臉邊明，別淚臨淸曉。　語已多，情未了，迴首猶重道：記得綠羅裙，處處憐芳草。

顧敻字里不詳，前蜀時爲刺史，後蜀官至大尉。花間集傳其詞五十五首。他的詞也喜歡寫閨情，有些寫得很好的，例如訴衷情：

永夜拋人何處去？絕來音。香閣掩，眉斂，月將沈。爭忍不相尋？怨孤衾。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

李珣字德潤，梓州人。蜀之秀才。頗具詩名。其詞花間集傳三十七首，尊前集傳十八首。作風蕭疏有處士風致，不似五代人作品。例如漁父：

避世垂綸不計年，官高爭得似君閑？傾白酒，對靑山，笑指柴門待月還。

毛熙震字里亦不詳，蜀人。事後蜀爲秘書監。其詞花間集傳二十九首，周密稱他

詞多『新聲』，例如清平樂：

春光欲暮，寂寞閑庭戶。粉蝶雙雙穿檻舞，簾捲晚天疎雨。 含愁獨倚閨幃，玉爐煙斷香微。正是銷魂時節，東風滿院花飛。

鹿虔扆字里亦不詳，仕後蜀爲永泰軍節度使，進檢校太尉，加太保。其所傳詞僅六首，倪瓚稱他：『偶爾寄情倚聲，而曲折盡變，有無限感慨淋漓處。』如臨江仙：

金鎖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無蹤。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 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，暗傷亡國，清露泣香紅。

五代詞人，大都競寫艷詞。像鹿虔扆這樣沈痛有力的作品，眞是鳳毛麟角呢。

西蜀最後一個有名的詞人是歐陽炯。

炯，益州華陽人。事後蜀累官翰林學士，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。歸宋後，授散騎常侍。宋史稱其『性坦率，無檢操，雅善長笛。』他的詞花間集傳十七首，尊前集傳三十一首。所作多寫艷情，例如：

女冠子。

薄妝桃臉，滿面縱橫花靨，豔情多。綬帶盤金縷，輕裙透碧羅。含羞眉乍斂，微語笑相和。不會頻偷眼，意如何？

更漏子

玉闌干，金甃井，月照碧梧桐影。獨自個，立多時，露華濃濕衣。一晌凝情望，待得不成模樣。雖叵耐，又尋思：爭生嗔得伊？

此外西蜀詞人尚有毛文錫，薛昭蘊，魏承班，尹鶚，閻選等，其詞皆見花間，尊前等集。

三 南唐詞

南唐建國江南，其國君李璟，李煜，皆愛好文學，喜延文士。士之避亂失職者，皆以南唐為歸。故南唐文物，冠絕當時。

南唐最負盛名的詞人，一爲馮延己，一爲李煜。

馮延己一名延嗣，字正中。其先彭城人，唐末南渡，家于新安，徙居廣陵。事南唐累官中書侍郎左僕射同平章事，後改太子太傅。史稱其著樂章百闋，今所傳者爲宋陳世修輯的陽春集。他的詞已經不是花間集派的風味了。

蝶戀花

幾日行雲何處去？忘了歸來，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？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飛來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亂春愁如柳絮，悠悠夢裏無尋處。

又

莫道閑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河畔青蕪堤上柳，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。

虞美人

玉鈎鸞柱調鸚鵡，宛轉留春語。雲屏冷落畫堂空。薄晚春寒，無奈落花風。
搴簾燕子雙飛去，拂鏡塵鸞舞。不知今夜月眉彎，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？

采桑子

小堂深靜無人到，滿院春風。惆悵牆東，一樹櫻桃帶雨紅。　愁心似醉兼如病，欲語遲慵。日暮疏鐘，雙燕歸棲畫閣中。

馮氏之詞，已開北宋晏殊歐陽修一派的新詞風，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上說：「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。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」

南唐二主，實詞中之二王。中主李璟，雖傳詞無多，然如其攤破浣溪沙，則特為高妙：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！　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簌簌淚珠多少恨，倚闌干。

後主李煜，被稱爲詞中之『南面王』，爲五代詞人中之最具有權威者。初名從嘉，改名煜，字重光，隴西人。李璟之第六子。在位十五年。其爲人，『天骨秀穎，神氣清粹，酷好文辭，洞曉音律』。（徐鉉語）蓋天生之藝人，非政治家也。亡國後，宋太祖封爲違命侯，至太宗即位，進封爲隴西郡公。後以詞多懷念故國，爲太宗所忌，賜牽機藥毒死。（九三六——九七八）死後追封爲吳王。

後主的詞有兩個時期。在他貴爲國君的時候，居于深宮之內，處于婦女之叢，那時，他的生活有的是快活，他的作品有的是曼艷。我們且看他這時期的詞吧：

玉樓春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。鳳簫吹斷水雲閑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臨春誰更飄香屑，醉拍闌干情味切。歸時休放燭火紅，待踏馬蹄清夜月。

一斛珠

晚妝初過，沈檀輕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顆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

袖裏殘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涴。繡床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唾。

後主這類的艷詞，在描寫上我們雖承認其成功，然尚非他最偉大的代表作。後主在詞裏面最偉大的表現，是在他政治上失敗以後，過『以眼淚洗面』的悲苦生活時所寫下來的作品。這時，他已一掃曼艷之迹，變爲哀怨淒涼了。試讀其離國以後的詞：

相見歡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！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！　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又

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　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　雕

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

浪淘沙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　獨自莫凭欄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

樂府紀聞謂後主：『每懷故國，詞調愈工。其賦浪淘沙，虞美人云云，舊臣聞之有泣下者。』由此即可見其詞之深刻，動人之深至。

後主與溫庭筠，韋莊，為晚唐五代詞中三傑，而後主獨高。周濟論詞雜著上說：『王嬙西施，天下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；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，端己淡妝也，後主則粗頭亂服矣。』王國維人間詞話上說：『溫飛卿之詞句秀也，韋端己之詞骨秀也，李重光之詞神秀也。』這兩個批評都是能夠認識後主詞的偉大的。

與後主同時入宋的南唐詞人，張泌最著名。

泌（一作佖）字子澄，淮南人。初官勾容尉。後主召爲監察御史，進中書舍人。歸宋後，官郎中。其詞花間集傳二十七首，尊前集傳一首。他亦以艷詞擅名，其得意之作爲江城子詞：

碧欄干外小中庭，雨初晴，曉鶯聲，飛絮落花，時節近清明。睡起卷簾無一事，勻面了，沒心情。

又

浣花溪上見卿卿，臉波秋水明，黛眉輕，綠雲高綰，金簇小蜻蜓。好是問他來得麼？和笑道：莫多情。

這種詞，描繪是很靈活尖新的，但嫌風格稍低一點。

四　五代詞人補誌

五代詞人，略如上述。其他有詞流傳者，君主如後唐莊宗李存勗，前蜀主王衍，

後蜀主孟昶等，作詞雖不多，然皆精美。今舉存留的一葉落詞爲例：

一葉落，搴朱箔，此時景物正蕭索。畫樓月影寒，西風吹羅幕，吹羅幕，往事思量著。

至于詞人之不屬于西蜀南唐者，尙有和凝，歐陽彬，孫魴，庾傳素，成彥雄。成幼文，徐昌圖，孫光憲等，就中以和凝與孫光憲較爲知名。

和凝字成績，鄆州須昌人。他歷仕後唐，後晉，後漢三朝，官至宰相。他好爲曲子，人稱爲「曲子相公」。有香奩集，不傳。今其詞散見花間，尊前等集，類皆妖艷之作，例如江城子：

竹裏風生月上門。理秦箏，對雲屏，輕撥朱絃，恐亂馬嘶聲。含恨含嬌獨自語：今夜約，太遲生。

孫光憲字孟文，貴平人。自號葆光子。高從誨據荊南，署爲從事。歷事三世，累官檢校秘書，兼御史大夫。入宋爲黃州刺史。他是一個博學家。其詞花間集錄六十首

，尊前集錄二十三首，在五代詞人中要算是作品最豐富的。

思帝鄉

如何？遺情情更多。永日水堂簾下斂雙蛾，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，看盡滿池疎雨打團荷。

浣溪沙

蓼岸風多橘柚香，江邊一望楚天長，片帆煙際閃孤光。 目送征鴻飛杳杳，思隨流水去茫茫，蘭紅波碧憶瀟湘。

在『靡靡之音』的五代，歌詞競趨艷治，像孫光憲的這種詞要算是風格很高的。此外的五代作者，大都僅以一二詞流傳，或竟只有片詞斷語存留者，這裏不復加以敍述了。

第三章　宋詞(上)

北宋繼續着五代的詞風而益加發展，可以說是詞的黃金時代。當時，上自帝王名相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知道作詞，提倡詞或欣賞詞，其盛可想。

紀昀在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謂北宋詞凡三變，其言曰：

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，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。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。

我們認爲蘇軾之後，周邦彥李清照等作詞，均以樂府爲主，也是一變。因此，我們把北宋詞分爲下列四期：(一)小詞時期（即宋初因襲晚唐五代詞風的時期）；(二)曼詞時期（柳永等；）(三)詩人的詞的時期（蘇軾等；）(四)樂府詞的時期（周邦彥等。）往下即依此加以敍述。

一　北宋詞的第一期

第一時期的北宋詞，完全是承受着晚唐五代的作風而繼續發展。

我們知道晚唐五代詞有兩個明顯的特徵：其一，晚唐五代完全是小詞的時代，我們從溫庭筠的金匳集，讀到馮延己的陽春錄和南唐二主詞；從花間集讀到尊前集，除了僞稱唐莊宗作的一首歌頭外，簡直找不出第二首百字以上的長詞，都是三四十字或五六十字的小詞。其二，晚唐五代的詞風完全是『婉約』『綺艷』的風味，後人謂『詞主婉約』，『詞爲艷科』的一些話，便是以晚唐五代的詞爲根據說出來的。

初期的北宋詞，一方面是繼續用晚唐五代小詞的形式，一方面又保留了晚唐五代『婉約』『綺艷』的作風。

*　　*　　*　　*

晏殊是這時期之先進作家，大詞人歐陽修張先和范仲淹都是他的門下，晏幾道是

他的兒子。就詞風而論，這些詞人也多少受着他一點影響。簡直可以說他是這時期詞壇的領袖。

殊字同叔，江西撫州臨川人。七歲能文，景德初，以神童召試，賜進士出身。仁宗時，官拜集賢殿學士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諡元獻。（九九一——一〇五五）宋史稱他：『平居好賢；當時知名之士，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。……性剛簡，奉養清儉。文章贍麗，應用不窮。尤工詩，閑雅有情思。晚歲，篤學不倦』。著文集二百四十卷。

據我們看來，晏殊的詩接近『西崑派』，殊無可取；遠不如他的詞婉約贍麗。劉攽中山詩話說：『元獻尤喜馮延己歌詞，其所自作，亦不減延己。』可以說，晏殊的詞，全從五代人詞中得來，而受馮延己的影響特大。如果我們把他的詞混入馮延己的詞裏去，直要使我們莫辨其是誰做的。詞例：

清平樂

金風細細，葉葉梧桐墜。綠酒初嘗人易醉，一枕小窗濃睡。 紫薇朱槿初殘，斜陽却照闌干。雙燕欲歸時節，銀屏昨夜微寒。

踏沙行

碧海無波，瑤台有路，思量便合雙飛去。當時輕別意中人，山長水遠知何處！綺席凝塵，香閨掩霧，紅箋小字憑誰附？高樓月盡欲黃昏，梧桐葉上蕭蕭雨。

又

小徑紅稀，芳郊綠遍，高台樹色陰陰見。春風不解禁楊花，濛濛亂撲行人面。翠葉藏鶯，珠簾隔燕，爐香靜逐遊絲轉。一場愁夢酒醒時，斜陽却照深深院。

破陣子

燕子來時新社，梨花落後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點，葉底黃鸝一兩聲，日長飛絮輕。 巧笑東鄰女伴，采桑徑裏逢迎。怪疑昨宵春夢好，元是今朝鬥草贏，笑從雙臉生。

蝶戀花

檻菊愁煙，蘭泣露，羅幕輕寒，燕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諳離別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彩箋無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？

讀過馮延己的陽春集，再來讀晏殊的珠玉詞，一定會駭然，以爲這就是馮延己的詞。其實這是不足怪的。不僅晏殊模擬馮延己的詞，就是歐陽修，張先，范仲淹，晏幾道，那一個詞人不深刻地受了馮延己詞的影響？我們知道五代有兩個超絕的詞人，一個是南唐後主李煜，一個便是馮延己。李煜的詞，已是聖品，人所難學。馮延己的詞，婉約風流，饒有情致，可以模擬。故初宋那些詞人都去模擬他，故王國維人間詞話說他：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」。說馮延己開北宋一代風氣，似乎說得過火一點。但北宋第一時期之詞壇，卻完全是被馮延己的詞風支配着了的。

* * * *

歐陽修字永叔，廬陵人，自號醉翁。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，以太子少師致仕，晚號六一居士，謚文忠。（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）他是宋代有名的政治家兼文學家，生平事蹟，詳具宋史本傳，這裏不贅。

歐陽修文學的造詣是多方面的：他的古文是八大家之一，負有極高的文譽，那是不用說了的；他也能詩，在宋代要算是有名的詩人；他的賦也寫得很好；只有詞，在許多古人看來，那只算是歐陽修的末技了。但在我們看來，則完全相反，歐陽修只有詞才能夠表現他文學上最高的造詣。我們與其說歐陽修是古文家，是詩人；則不如說他是詞人，更足以表現作者文學的價值。

為什麼許多古人都不能認識歐陽修詞的偉大呢？這是有大原因的。宋代的人，總以為豔詞是離經叛道，名家有此，實足為盛德之累，所以他們常常去替名家的豔詞掩諱。如晏殊是很愛寫豔詞的，他所作浣溪紗的『淡淡梳妝薄薄衣，天仙模樣好容儀』；訴衷情的『東城南陌花下，逢着意中人』，又『心心念念，說盡無憑，只是相思』；踏莎

行的『當時輕別意中人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，』這明明是寫兒女之情，他的兒子晏幾道反說『先君平日小詞雖多，未嘗作婦人語也。』歐陽修也是最愛寫艷詞的一個，偏偏又有些閑人來替他辯護。曾慥樂府雅詞序說：『歐公一代儒宗，風流自命。詞章窈窕，世所矜式。乃小人或作艷語，謬為公詞。』陳質齋道：『歐陽公詞，多與花間陽春相混，亦有鄙褻之語厠其中，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也。』蔡絛說『今詞之淺近者，前輩多謂是劉煇僞作』。（西清詩話）

其實，自晚唐五代詞興以來，至于北宋初期，詞壇只有婉約綺艷的風氣；要作詞，也只有用心去寫婉約綺艷的小詞，別無他路可走。歐陽修原是『風流自賞』的人，在這個豔詞風氣籠罩之下，自然也要去作艷詞。那是不足奇的。我們覺得歐陽修的豔詞，很可以表現他詞的一部分的價值，偏偏那般人却說這不是他作的，那眞是冤枉了我們的詞人了！

現在，請看作者的詞：

(1)　南歌子

鳳髻金泥帶，龍紋玉掌梳；走來窗下笑相扶，愛道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？　弄筆偎人久，描花試手初，等閑妨了繡工夫，笑問「鴛鴦二字怎生書」？

浪淘沙

今日北池遊，漾漾輕舟，波光瀲灩柳條柔。如此春來春又去，白了人頭。　好妓好歌喉，不醉難休。勸君滿滿酌金甌。縱使花前常病酒，也是風流。

玉樓春

湖邊柳外樓高處，望斷雲山多少路。闌干倚遍使人愁，又是天涯初日暮。　輕無管繫狂無數，水畔花飛風裏絮。算伊渾似薄情郎，去便不來來便去。

歐陽修也是承受五代的詞風，受陽春花間諸集的影響很大的。所以他的詞往往和陽春集花間集相混。我們且再舉他的幾首抒情小詞作例：

長相思

花似伊，柳似伊，花柳青青人別離，低頭雙淚垂！長江東，長江西，兩岸鴛鴦兩處飛，相逢知幾時？

歸國謠

何處笛？深夜夢回情脈脈，竹風簷雨寒窗隔。離人幾歲無消息。今頭白，不眠特地重相憶！

踏莎行

候館梅殘，溪橋柳細，草熏風暖搖征轡。離愁漸遠漸無窮，迢迢不斷如春水。寸寸柔腸，盈盈粉淚。樓高休近危欄倚。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玉樓春

樽前擬把歸期說，未語春容先慘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離歌且莫翻新闋，一曲能教腸寸結。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。

蝶戀花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烟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

【按】蝶戀花一詞，或謂馮延己作，但考李清照漱玉詞自註有云：『余極愛歐公庭院深深句，』因用之作臨江仙詞起句。是此詞實歐陽修之作。

歐陽修的詞，意境沈着，情致纏綿，語句婉轉流利，在北宋第一時期的詞壇，要算是最値得珍貴的一個作家。

* * * *

張先字子野，烏程人。（或作吳興人）少遊京師，得晏殊的賞識，辟為通判。嘗知吳江縣，官至都官郎中。因有『桃李嫁春風郎中』和『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』之名。他又號張三影。

【按】古今詩話載：『有客謂子野曰：「人皆謂公張三中」，即心中事，眼中

淚，意中人也。公曰：「何不目之爲張三影？」客不曉。公曰：「雲破月來花弄影，嬌柔嬾起，簾壓捲花影；柳徑無人，墮飛絮無影；此皆余生平所得意也。」」

張先活了八十多歲，蘇軾在杭州猶及見他。葉夢得石林詩話說：

張先郎中能爲詩及樂府，至老不衰。居錢塘，蘇子瞻作倅時，先年已八十餘，視聽尙精强，家猶蓄聲妓。子瞻嘗贈以詩云：「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」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。先和云：「愁似鰥魚知夜永，嬾同蝴蝶爲春忙」，極爲子瞻所賞。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，遂掩其詩聲。……

張先本是一位詩人，他的生平也是過的詩的生活，惟詩名爲詞名所掩，後人遂只知他是一位詞人。（九九〇——一〇七八）。

張先是跨北宋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作者，他的小詞接近晏殊歐陽修一派；他的長詞接近柳永一派。關于作者的長詞，且讓下一章去敍述，我們這裏來看看他的小詞

吧：

南鄉子

何處可魂消，京口終朝兩信潮。不管離人千叠恨，滔滔，催促行人動去橈。記得舊江皐，綠楊輕絮幾條條。春水一篙殘陽闊，遙遙，有個多情立畫橋。

相思令

蘋滿溪，柳遶堤，相送行人溪水西，回時隴月低。　煙霏霏，風淒淒，重倚朱門聽馬嘶，寒鷗相對飛。

菩薩蠻

夜深不至春蟾見，令人更更情飛亂。翠幕動風亭，時疑響屧聲。　花香聞水榭，幾誤飄衣麝。不忍下朱扉，遶廊重待伊。

生查子(彈箏)

含羞整翠鬟，得意頻相顧。雁柱十三絃，一一春鶯語。　嬌雲容易飛，夢斷知

何處？深院鎖黃昏，陣陣芭蕉雨。

青門引

乍暖還輕冷，風雨晚來方定。庭軒寂寞近清明。殘花中酒，又是去年病。 樓頭畫角風吹醒，入夜重門靜。那堪更被明月，隔牆送過秋千影！

李端叔說：『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。』這似乎是比較適當的批評。

* * *

晏幾道字叔原，號小山。晏殊的第七子。曾監潁昌許田鎮。以他的年代論，本不是這時期的人物了；但他的作風，還是隸屬于這時期旗幟之下的。江西通志稱他：『能文章，善持論，尤工樂府。其小山詞清壯頓挫，見者擊節，以爲有臨淄公風。』不錯，晏幾道的詞是受了乃父的影響的。

燕歸梁

蓮葉雨，蓼花風，秋恨幾枝紅。遠烟收盡水溶溶，飛雁碧雲中。 衷腸事，魚

牋字，情緒年年相似。凭高雙袖晚寒濃，人在月橋東。

采桑子

西樓月下當時見，淚粉偷勻，歌罷還顰，恨隔爐煙看未眞。　別來樓外垂楊縷，幾換青春。倦客紅塵，長記樓中粉淚人。

臨江仙

夢後樓台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來時：酒醒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。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綵雲歸！

點絳唇

妝席相逢，旋勻紅淚歌金縷。意中曾許，欲共吹花去。　長愛荷香，柳色殷橋路，留人住。淡烟微雨，好個雙棲處！

清平樂

留人不住，醉解蘭舟去。一棹碧濤春水路，過盡曉鶯啼處。　渡頭楊柳青青，

枝枝葉葉離情。此後錦書休寄，畫樓雲雨無憑。

菩薩蠻

個人輕似低飛燕，春來綺陌時相見。堪恨兩横波，惱人情緒多。　長留青鬢住，莫放紅顏去。占取艷陽天，且教伊少年。

晏幾道與晏殊雖然是父子關係，但他們的個性與生活，很不相同。晏殊的個性很剛簡，晏幾道的個性很浪漫；晏殊是過的政治家的生活，晏幾道是享受文學家的生活。黄庭堅序小山詞說：「叔原固人英也，其癡亦自絕人。……仕宦之連蹇，而不一傍貴人之門，是一癡也。論文自有體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，此又一癡也。費資千百萬，家人寒飢，而面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癡也。人百負之而不恨，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，此又一癡也。」因為晏幾道是一個沒有失卻赤子之心的癡人，他的詞也帶着幾分癡氣，這是和晏殊詞風不同的地方。例如；

蝶戀花

醉別西樓醒不記，春夢秋雲，聚散眞容易。斜月半窗還少睡，畫屏閒展吳山翠。衣上酒痕詩裏字，點點行行，總是淒涼意。紅燭自憐無好計，夜寒空替人垂淚！

鷓鴣天

小令尊前見玉簫，銀燈一曲太妖嬈。歌中醉倒誰能恨，唱罷歸來酒未消。春悄悄，夜迢迢，碧雲天共楚宮遙。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。

又

彩袖殷勤捧玉鍾，當年拚却醉顏紅。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。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我們讀了小山詞的「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，」「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，」當可想見作者不羈的風度。

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晏氏父子，仍步溫韋，小晏精力尤勝。」這是不錯的，我們

也覺得晏幾道的詞做得比他父親好。

* * * *

上面敘述的都是詞人的詞。在這個時期的詞壇裏面，也有不是專門作詞的人，閒爲小詞，往往清新可喜。如寇準（字平仲，下邽人）的江南春：

波渺渺，柳依依，孤村芳草遠，斜日杏花飛。江南春盡離腸斷，蘋滿汀洲人未歸。

錢惟演（字希聖，吳越王錢俶之子）的玉樓春：

城上風光鶯語亂，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綠楊芳草幾時休，淚眼愁腸先已斷。 情懷漸變成衰晚，鸞鏡朱顏驚暗換。昔年多病厭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淺。

黃昇花菴詞選謂此暮年作詞，極悽惋。又如韓琦（字稚圭，安陽人）的點絳唇：

病起懨懨，庭前花影添憔悴。亂紅飄砌，滴盡真珠淚。 惆悵前春，誰向花前醉？愁無際！武陵凝睇，人遠波空翠。

范仲淹（字希文，吳縣人）的蘇幕遮：

碧雲天，紅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　黯鄉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。明月樓高休獨倚。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

這些作者，不是名相，便是名將。他們寫起詞來，也不免帶幾分兒女的情態。可知這時期的詞風，完全是以婉約綺艷為主。此外如趙抃的折新荷引，陳堯佐的踏莎行，王琪的望江南，葉清臣的賀聖朝，宋祁的浪淘沙，賈昌朝的木蘭花令，司馬光的西江月，都是很好的艷詞。大概這時期的作品，多具有「情致嫵媚，音調諧叶，詞句清婉」的幾種特色。小詞到了這個時期，可以說是登峯造極淋漓盡致的發展了。

二　北宋詞的第二期

北宋第一時期的詞，是繼承五代詞風的時期，是小詞發達的時期；北宋第二時期

的詞，是創造新詞風的時期，是長的慢詞起來的時期。

柳永是這時期的主幹詞人，也就是慢詞的創造者。本來在柳永以前，也有長詞的紀錄，但都蕪不佳。宋翔鳳說：

先于耆卿柳永如韓稚圭范希文作小令，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詞，羅長源謂多插入柳詞，則未必歐作。余謂慢詞當始于耆卿矣。（樂府餘論）

吳曾也說：

按詞自南唐以來，但有小令。詞當起于宋仁宗朝。中原息兵，汴京繁庶，歌台舞席，競賭新聲。耆卿失意無俚，流連坊曲。遂盡收俚俗語言，編入詞中，以便伎人傳習。一時動聽，散播四方。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，慢詞遂盛。（能改齋漫錄）

慢詞是什麼？樂府餘編說：『慢者曼也，謂曼聲而歌者也。』這是說慢詞就是曼艷之詞。

由上面那幾段話，我們知道慢詞(一)是長詞；(二)是新聲；(三)是艷詞；(四)是俚俗語言。柳永就是慢詞的首創者。

在這裏我們最要注意的，是『新聲』二字。李清照詞論說：『始有柳屯田永者，變舊聲，作新聲，出樂章集，大得聲稱于世。』所謂新聲，當然是指新的聲樂。我們就李清照的話和前面的話聯串起來，便很顯然的知道：當柳永的時代實有兩種樂，一種是五代傳下來已經不流行了的舊樂，一種是在當代流行的新樂。晏殊歐陽修輩的詞只適應舊聲，所以在當代不很流行。柳永的詞不跟死了的舊聲樂走，自創新律，以叶新聲；而且以俚俗語言作詞，迎合一般社會趨時愛新的心理，故能『一時動聽，散播四方，』故其樂章集『大得聲稱于世。』

柳永初名三變，字耆卿。(或以爲初名永，後改名三變)福建崇安人。(或作樂安)仁宗景祐元年進士。(一〇三四)他的生卒不可考，大約是十一世紀上半期的人。官至屯田員外郎，故世號柳屯田。葉夢得避暑錄話稱他：『爲舉子時，多遊狹邪。

善爲歌詞。教坊樂工，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詞，始行于世。」可見他少年時詞譽已是很高了。但他一生的落拓，就是作詞之累。吳曾能改齋漫錄載：

> 仁宗留意儒雅，務本向道，深斥浮艷虛華之文。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，播傳四方。嘗有鶴冲天詞云：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」及臨軒放榜，特落之曰：「且去淺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」

後來他改名爲永，方纔中了景祐元年的進士。陳師道後山詩話載：

>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，作新樂府。……仁宗頗好其詞，每對宴，必使侍從歌之再三。三變聞之，作宮詞號醉蓬萊，因內官達後宮，且求其助，仁宗聞而覺之，自是不復歌其詞矣。

黃昇花菴詞選又載：

> 永爲屯田員外郎，會太史奏老人星見。時秋霽，宴禁中。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，內侍屬柳應制。柳方冀進用，作此詞奏呈。上見首有漸字，色若不懌。讀

至『宸游鳳輦何處』，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，上慘然。又讀至『太液波翻，』曰『何不言波澄』？投之于地，自此不復擢用。

柳永政治上的活動，既然再三失意，便不能不拋棄浮名的幻想，去換『淺斟低唱』了。從此便永遠流連于歌舞場中，消磨他的年華了。他的詞大都是替歌妓們寫的。方與勝覽稱他：『卒於襄陽。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羣妓合金葬之于南門外，每春月上冢，謂之弔柳七。』但獨醒雜志的記載則與此不同：『柳耆卿……旣死葬于棗陽縣花山。遠近之人，每遇清明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，謂之弔柳會。』王士禎詩云：『殘月曉風仙掌路，何人為弔柳屯田。』則柳永墓應在儀眞之仙人掌。這幾說未是孰是。總之，一代的詞人是這樣潦倒以終了。

攻擊柳永詞的人，總是說柳詞愛寫『閨幃淫媟之語。』在我們看來，柳永愛寫『閨幃之語。』是不錯，但不能即說是『淫媟』。其詞如：

晝夜樂

洞房記得初相遇，便只合長相聚。何期小會幽歡，變作離情別緒。況值闌珊春色暮，對滿目亂花狂絮。直恐好風光，盡隨伊歸去。 一場寂寞憑誰訴？算前言總輕負。早知恁地難拚，悔不當初留住。其奈風流端正外，更別有繫人心處。一日不思量，也攢眉千度。

八聲甘州

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 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。歎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。爭知我倚闌干處，正恁凝愁！

雨霖鈴

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方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。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靄沈沈楚天闊。 多情自古傷離

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。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！

婆羅門令

昨宵恁和衣睡，今宵又恁和衣睡。小飲歸來初更過，醺醺醉。中夜後，何事還驚起？　霜天冷，風細細，觸疎窗，閃閃燈搖曳。　空牀展轉重追想，雲雨夢，任攲枕難繼。寸心萬緒，咫尺千里。好景良天，彼此空有相憐意，未有相憐計。

這些詞不但不能說是『淫媟』，而且很雅。不過這所謂雅，不是指文字雅俗之雅，而是指『意境完美』的雅。如『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，』是一個多麽有詩意的境界！如『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，』又是多麽有詩意的境界。柳永特別的技能，是工于描寫，無論什麽俗字俗句，一經柳永運用，便成了活躍的描繪，所以許多人都稱讚他『工於舖敍。』不懂得柳永的人，不是說『耆卿詞雖極工，

然多雜以鄙語』（孫敦立語）便是說『耆卿詞鋪敘展衍，備足無餘，較之花間所集，韻終不勝。』（李端叔語）這都是皮相之談。周濟在他的論詞雜著說得最好：『其鋪敘委婉，言近意遠，森秀幽深之趣在骨。』項平齋的話亦是不錯的，他說柳詞和杜甫的詩一樣，『皆無表德，只是實說。』因爲是『實說，』所以能夠代表時代。范鎭嘗說：『仁宗四十二年太平，鎭在翰苑十餘載，不能出一語詠歌，乃于耆卿詞見之。』（方輿勝覽）眞的，在北宋詞中人，只有柳永詞能夠把那時太平景象逼眞地表現出來。例如：

望海潮

東南形勝，江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烟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隄沙，怒濤卷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競豪奢。 重湖疊巘清佳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簫鼓，吟賞烟霞。異日圖將好景，歸去鳳池誇。

鶴冲天

黃金榜上，偶失龍頭望。明代暫遺賢，如何向？未遂風雲便，爭不恣狂蕩？何須論得喪？才子詞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　煙花巷陌，依約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尋訪。且恁偎紅倚翠，風流事，平生暢。青春都一餉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

前一首是描寫笙歌繁華，後一首是描寫風流浪漫，都寫得好。傳說此詞流播到金，金主亮看了『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』之句，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。（據錢塘遺事）可見柳詞流傳之廣，動人之深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：『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：「凡有井水處，即能歌柳詞」。』是則柳永的詞簡直名滿天下了。

因為柳永的詞是比較俚俗化的文藝，所以能夠流傳於民間，至于名滿天下。但因為其詞俚俗的緣故，便有許多人說他風格不高。那是不錯，柳詞風格並不能算高。可是，風格不高，實不足為柳詞病。古今詞人風格之高無如姜夔。然我們讀姜詞總如霧裏看花一樣，沒有能夠十分使我們感興的。詞的第一要義是描寫；如果離開了描寫而

陵風格，眞是含其本而齊其末。陳質齋對于柳永有一個很恰當的批評：

柳詞格不高，而音律諧婉，詞意妥帖，承平氣象，形容盡致，尤工于羈旅行役。

宋翔鳳的批評更好：

柳詞曲折委婉，而中具渾淪之氣。雖多鄙語，而高處足冠橫流。……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，不如東坡輩以餘事爲之也。

* * * *

當着柳永創製慢詞的時候，張先也跟着有作。其詞如：

卜算子慢

溪山別意，煙樹去程，日落采蘋春晚。欲上征鞍，更掩翠簾回而相眄，惜彎彎淺黛長長眼。奈畫閣歡遊，也學狂花亂絮輕散。 水影橫池館，對靜夜無人，月高雲遠。一餉凝思，兩眼淚痕還滿。難遣！恨私書又逐東風斷！縱夢澤層樓

萬尺，望湖城那見？

謝池春慢

繚牆重院，時聞有啼鶯到。繡被掩餘寒，畫幕明新曉。朱檻連空闊，飛絮無多少。徑莎平，池水渺，日長風靜，花影閑相照。　塵香拂馬，逢謝女，城南道。秀艷過施粉，多媚生輕笑。鬥色鮮衣薄，碾玉雙蟬小。歡難偶，春過了。琵琶流怨，都入相思調。

因為張先工小詞，又能寫長詞，所以有人說他「上結晏歐之局，下開蘇秦之先。」又因為在這時期只有柳永和張先寫長詞，所以後人總喜歡拿他倆並稱。晁補之說：「子野與耆卿齊名，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。然子野韻高，是耆卿所乏處。」我以為張先韻高而才短，決不能和描繪的聖手柳永相比擬。

* * * *

秦觀是繼柳永張先而起的慢詞作家。他字少游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人。少豪儁

慷慨，溢于文詞。登進士第。元祐初，蘇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，除太學博士，秘書省正字，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紹聖初，坐黨籍削秩，貶放于處州，徙郴州，横州，雷州等處。後放還至藤州，醉死于光化亭。（一〇四九——一一〇〇）。有淮海詞一卷。他本是蘇門四學士之一，在四學士中，蘇軾尤與他相友善，稱爲今之詞手。但他的詞却與蘇軾完全不同調，而傾向柳永的作風，長詞尤近柳永一派。

望海潮

梅英疏淡，冰澌溶洩，東風暗換年華。金谷俊遊，銅駝巷陌，新晴細履平沙。長記誤隨車，正絮翻蝶舞，芳思交加。柳下桃蹊，亂分春色到人家。　西園夜飲鳴笳，有華燈礙月，飛蓋妨花。蘭苑未空，行人漸老，重來事事堪嗟！煙暝酒旗斜，但倚樓極目，時見棲鴉。無奈歸心，暗隨流水到天涯。

滿庭芳

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

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。斜陽後，寒鴉數點，流水遶孤村。　消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。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

秦觀的詞，擅長寫情，他的艷詞寫得好，愁苦之詞尤其寫得好，試舉幾首為例：

河傳

亂花飛絮，又望空門合，離人愁苦。那更夜來，一霎薄情風雨，暗掩將春色去。　籬枯壁盡因誰做？若說相思，佛也眉兒聚。莫怪為伊，抵死縈腸惹肚，為沒教人恨處。

踏莎行

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？

王國維稱秦觀：「詞境最為淒婉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則

變而淒厲矣」。（人間詞話）馮煦也說：「淮海古之傷心人也」。（宋六十一家詞選序）

他不僅工于長調，其小詞綽約輕盈，亦多佳作，如：

如夢令

鶯嘴啄花紅溜，燕尾點波綠皺。指冷玉笙寒，吹徹小梅春透。依舊，依舊，人與綠楊俱瘦。

浣溪沙

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陰無賴似窮秋，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，寶簾閑掛小銀鉤。

秦觀在元祐間與黃庭堅齊名。若僅論詞，則許多詞話家都認定黃不如秦。晁補之且這樣說：「近來作者皆不及少遊」。蔡伯世亦云：「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，辭情相稱者，唯少遊而已」。由此即可想見秦觀之詞譽之高。

自經過柳永，張先，秦觀等，專致作長篇的慢詞，並且貢獻了許多好作品以後，這條新路便熱鬧起來，此後的詞人大都在長篇的詞裏面發揮他們的才華了。

* * *

三　北宋詞的第三期

北宋詞的第三期，是詞體的解放時期，是作詞如作詩的時期，名作家蘇軾便完全代表了這時期詞壇的特色。

紀昀四庫提要曾以蘇軾的詞來比韓愈的詩。我們且不必追問詞家之有蘇軾，是否如詩家之有韓愈。我們只要說明詞到了蘇軾眞是大變而特變了。柳永雖然創製了慢詞，但他的描寫，離不開『兒女之情；』他的作風，還是繼承花間集的綺約風調；還沒有打破『詞爲艷科』的觀念。到了蘇軾才把『詞爲艷科』的狹隘範圍完全打破，才擴大詞體的描寫，才拿詞來寫胸襟懷抱，才變婉約的作風爲豪放的作風。胡寅說：

詞曲至東坡，一洗綺羅薌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度。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浩歌，逸懷浩氣，超乎塵垢之外。于是花間爲皂隸。而耆卿爲輿台矣。

因爲蘇軾的詞，過于奔放佚出，不受格律的拘束，所以人都稱蘇詞爲「曲子中縛不住者。」陸游說：

世言東坡不能歌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。晁以道謂紹聖初，與東坡別于汴上。東坡酒酣，自歌古陽關。則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。

蘇軾寫詞是拿來表現自己的，不是寫給樂工歌伎們唱的，所以只求寫得好，不問合不合音律。於是一變音樂底詞而爲文學底詞。許多人爲傳統觀念所蔽，以爲詞決不可以離音樂而獨立。因此否認蘇軾這一派的詞是正宗，說是別派，謂其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其實，詞失却音樂性的時候，不過沒有音樂上的價值。只要寫得好，我們決不能否認其文學的價值。所以紀昀的批評蘇詞也說「尋源溯流，不能不謂之別格。然謂之不工則不可。」我們覺得只要詞工，便是具備了文學最高意義，什麼「

別派』，什麼『不協音律』，均不足以病詞人。

這是我們在敘述蘇派的詞人以前應有的認識。

蘇軾字子瞻，眉山人。自號東坡居士。（一〇三六——一一〇一）他的事蹟俱見宋史本傳，知道的人很多，這裏不復贅敘。他也是多方面的文學家，文章詩賦都做得很好。他在詞史上的地位尤高。因爲有了蘇軾起來，詞體才擴張很大的領域，才得大大的解放。僅僅這一點，我們已經不能忽視蘇軾對於詞的工作成績；更何況他的作品又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呢。

我們讀了晚唐五代的詞，讀了北宋初期晏殊歐陽修的詞和第二時期柳永張先的詞，再來讀蘇軾的詞，一定要發現新的欣賞趣味，一定會精神一振。因爲蘇詞引導我們離開了百餘年來都是這樣溫婉綺靡的路，而走向一條雄壯奔放的新路。這條新路是可以使我們鼓舞，可以使我們興奮，而不是叫我們昏醉在紅燈綠酒底下的『靡靡之音』。例如：

念奴嬌（赤壁懷古）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；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間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

水調歌頭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偏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蘇軾的詞是多方面的，他隨興趣之所至，有時抒情，有時敘事，有時說理，一切的材料都是他詞裏面的描寫材料，他什麽詞都寫得好。有人說他不會寫情詞，說他的

詞是「關西大漢，執鐵綽板，唱大江東去，」不是「十七八女孩兒，按紅牙拍」所歌唱的。(據吹劍續錄)這就是譏笑蘇軾不能作兒女情語。其實，蘇軾的情詞寫得很好。王士禎說；「枝上柳綿，恐屯田緣情綺靡，未必能過。孰謂東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？」

往下且看他的詞：

蝶戀花

花褪殘紅青杏小，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。牆裏鞦韆牆外道；牆外行人，牆裏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杳，多情却被無情惱！

又

蝶懶鶯慵春過半，花落狂風，小院殘紅滿。午醉未醒紅日晚，黃昏簾幕無人捲。雲鬢鬅鬆眉黛淺，總是愁媒，欲訴誰消遣？未信此情難繫絆，楊花猶有東

風管。

卜算子（高黃州定慧院寓居作）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時見幽人獨往來，縹渺孤鴻影。驚起却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

如夢令

爲向東坡傳語，人在玉堂深處。別後有誰來，雪壓小橋無路。歸去，歸去，江上一犂春雨。

浣溪紗

道字嬌訛語未成，未應春閣夢多情，朝來何事綠鬟傾？綵索身輕長趁燕，紅窗睡重不聞鶯，困人天氣近淸明。

賀黃公詞筌說：『如此風調，令十六七女郎歌之，豈在曉風殘月之下？』眞的，我們讀了這些小詞，不知道豪放的蘇軾那裏去了？他的長詞也很有綺麗之作：

洞仙歌

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開，一點明月窺人；人未寢，欹枕釵橫鬢亂。　起來攜素手，庭戶無聲，時見疏星渡河漢。試問夜如何？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繩低轉。但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！

水龍吟（次韻章質夫楊花詞）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無情有思，縈損柔腸。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，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鶯呼起。　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踪何在？一池萍碎，春色三分：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！

* * * *

如此看來，蘇軾也是寫情的能手，不過他作風的方面很多，不專以此見長耳。

與蘇軾齊名的有黃庭堅。他的詞雖不如蘇軾的偉大。但就豪放恣肆一點說，他最

與蘇詞的風格有幾分相同的。

庭堅字魯直，號山谷，洪州分甯人。登進士第，爲葉縣尉，除北京國子監教授。累官秘書丞，國史編修官。後坐事貶涪州別駕，安置黔州。建中靖國初，召知太平州，後除名編管宜州。尋卒。（一〇四五——一一〇五）著山谷詞二卷。

他的詞受了蘇軾很深的影響，喜自由寫作而脫略音律，所以晁補之譏其「著腔子唱好詩」。然其具有氣力之表現，要爲不易企及。如水調歌頭：

瑤草一何碧！春入武陵溪。溪上桃花無數，枝上有黃鸝。我欲穿花尋路，直入白雲深處，浩氣展虹霓。祇恐花深裏，紅霧溼人衣。　坐玉石，倚玉枕，拂金徽。謫仙何處？無人伴我白螺杯。我爲靈芝仙草，不爲朱唇丹臉，長嘯亦何爲？醉舞下山去，明月逐人歸。

在山谷詞裏面，可惜這類的作品並不多。作者最喜歡寫的是男女之私情，有許多是世所艷稱的。如：

沁園春

把我身心，為伊煩惱，算天便知。恨一回相見，百回做計，未能偎倚，早覓東西。鏡裏拈花，水中捉月，覷着無由得近伊。添憔悴，鎮花銷翠減，玉瘦香肌。　奴兒又有行期。你去即無妨，我共誰？向眼前常見，心猶未足；怎生禁得，眞個分離？地角天涯，我隨君去，掘井為盟無改移！君須是，做些兒相度，莫待臨時。

少年心

對景惹起愁悶，染相思，病成方寸。是阿誰先有意？阿誰薄倖？斗頓恁少喜多嗔！　合下休傳音問，你有我，我無你分。似合歡桃核，眞堪人恨：心裏有兩個人人！

如此寫得露骨，風格自然不高。當代的人大都對庭堅這種詞表示不滿，他的好友陳師道便說：『時出俚淺，可稱傖父』。文字的俚淺原不足為病，但思意過于粗俗，

則詞品乃流于下乘了。庭堅的詞便深中此病而被人斥爲「淫詞」。

蘇黃以後，更找不出用作詩方法來大刀闊斧地作詞的豪放詞人，這一派直到南宋辛棄疾等才繼續發揮光大起來。

* * * *

蘇門濟濟多士，能詞者甚多。除秦觀，黃庭堅以外，尚有晁補之，陳師道，張耒等。受知于蘇軾的詞家，則有李之儀，程垓，毛滂諸人。其不屬蘇門而同時以詞著稱者，尚有賀鑄，謝逸等。這許多詞人把元祐時期造成爲極盛的詞壇，如詩歌之有建安時期一樣。

晁補之，字无咎，鉅野人。舉進士，元祐初除秘書省正字，通判揚州，召還爲著作郎。紹興末坐黨籍徙潤州等處。後起知泗州卒。（一〇五三——一一一〇）補之爲人才氣飄逸，不循功名，常自悔「儒冠曾把身誤」。詞有琴趣外篇六卷。例如臨江仙（信州作）：

綠暗汀洲三月暮，落花風靜帆收。垂楊低映木蘭舟。半篙春水滑，一段夕陽愁。灞水橋東回首處，美人新上簾鉤。青鸞無計入紅樓。行雲歸楚峽，飛夢到揚州。

補之詞高曠處可接近蘇軾，其貶玉溪時所作之迷神引，極為悲壯，堪稱補之的代表作。其詞如下：

黯黯青山紅日暮，浩浩大江東注。餘霞散綺，回向烟波路。使人愁，長安遠，在何處？幾點漁燈，小迷近塢；一片客帆，低傍前浦。　暗想平生，自悔儒冠誤。覺阮途窮，歸心阻，斷魂素目，一千里傷平楚。怪竹枝歌，聲聲怨，為誰苦！猿鳥一時啼，驚島嶼燭暗，不成眠，聽津鼓。

陳質齋云：「無咎詞佳者固未遜秦七，黃九」。

陳師道，字履常，一字無巳，號後山，彭城人。元祐初為徐州教授，遷太博學士，終秘書省正字。（一〇五三——一一〇一）他的詩有名於世，詞有后山長短句二卷

。以小詞爲最擅長，例如淸平樂：

藏藏摸摸，好事爭如莫。背後尋思渾是錯，猛與將來放著。 吹花卷絮無蹤，晚妝知爲誰紅？夢斷陽台雲雨，世間不要東風。

師道嘗自矜許：『他文未能及人，獨于詞不減秦七，黃九』，實則其詩文大可以與秦，黃相抗衡，而詞則未免略遜一籌也。

張耒，字文潛，淮陰人。第進士，歷官起居舍人，以直龍圖閣知潤州，坐黨籍謫官，晚監南嶽廟，主管崇福宮。（一〇五二——一一一二）有宛溪集。其傳詞甚少，例如風流子：

亭皋木葉下，重陽近，又是擣衣秋。奈愁入庾腸，老侵潘鬢，謾簪黃花，花也應羞。楚天晚，白蘋烟盡處，紅蓼水邊頭。芳草有情，夕陽無語，雁橫南浦，人倚西樓。 玉容知安否？紅箋共錦字，兩處悠悠。空恨碧雲離合，青鳥沉浮。向風前懊惱：芳心一點，寸眉兩葉，禁甚閑愁？情到不堪言處，分付東流！

張耒所傳的幾首詞都寫得好，他的作風顯然接近柳永一派。

李之儀，字端叔，自號姑溪居士，無棣人。徽宗初，提舉河東常平，編管太平，徙唐州，終朝請大夫。有姑溪詞二卷。他在當世無盛名，而所作小詞極可觀。例如：

清平樂

蕭蕭風葉，似與更聲接。欲寄明璫非爲怯，夢斷蘭舟桂楫。　學書但寫鴛鴦，却應無那愁腸。安得一雙飛去，春風芳草池塘。

卜算子

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。　此水幾時休？此恨何時已？只願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負相思意。

紀昀稱之儀：『小令尤清婉峭蒨，殆不減秦觀』。

程垓，字正伯，眉山人。爲蘇軾中表。家有擬舫名書舟，故詞集號書舟詞。楊慎盛稱其酷相思、四代好，折紅英數詞，今舉酷相思一首爲例：

月掛踈林寒欲墜，正門外催人起。奈離別如今眞個是，欲住也留無計，欲去也來無計。 馬上臨情衣上淚，各自個供憔悴。問江路梅花開也未？春到也須頻寄，人到也須頻寄。

垓詞頗具豪放之致，紀昀云：『蘇，程爲中表，耳濡目染，有自來也』。

毛滂，字澤民，江山人。嘗知武康縣，又知秀州。以詩文樂府受知于蘇軾。著東堂詞。其惜分飛一首最有名：

淚濕闌干花著露，愁到眉峯碧聚。此恨平分取，更無言語空相覷。 斷雨殘雲無意緒，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處，斷魂分付潮回去。

陳質齋云：『滂他詞雖工，未有能及此者』。

賀鑄，字方回，衞州人。元祐中通判泗州，又倅太平州，退居吳下，自號慶湖遺老。（一〇六三——一一二〇）著東山寓聲樂府三卷。他的詞以青玉案一首最有名：

凌波不過橫塘路，但目送芳塵去。錦瑟年華誰與度？月臺花榭，瑣窗朱戶，惟

有春知處。 碧雲冉冉衡皋暮，綵筆新題斷腸句。試問閑愁都幾許？一川烟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

鑄此詞傳誦一時，士大夫皆服其『梅子黃時雨』句之工，稱之為賀梅子。作者其他的小詞亦多工者。

謝逸，字無逸，自號溪堂，臨川人。第進士後，絕意仕進，閑居多從衲子遊，以詩文自適。著溪堂詞。其江城子最著名：

杏花村館酒旗風，水溶溶，颺殘紅。野渡舟橫，楊柳綠陰濃。望斷江南山色遠，人不見，草連空。 夕陽樓外晚烟籠，粉香融，淡眉峯。記得年時，相見畫屏中。只有關山今夜月，千里外，素光同。

紀昀稱作者此詞：『語意清麗，良非虛美』。更有謂謝逸的詞尚在晁補之張耒之上者，那就未免過譽了。

四　北宋詞的第四期

詞人有兩種：有樂工的詞，有文人的詞。樂工的詞，是能協樂能歌的，但多半做得不好；文人的詞，做是做得很好了，却往往不能協樂。詞的進展，是由樂工的詞，進爲文人的詞。詞到了北宋，那些文人都拿詞來作閑暇的吟哦，不復被之管絃了。詞與樂府便漸漸分離起來。除了一個柳永專門作樂府詞，給那些歌伎們去唱外，大多數的文人的詞，都一步一步離開音樂的立場，專門去賣弄文字上的技巧了；到了蘇軾黃庭堅一般詩人，他們大刀闊斧，淋漓肆放的去做詞，不屑咬文嚼字，不管聲調格律，便越離樂府越遠了。以至于他們的詞不復能歌。

北宋的詞壇，可以說是建設在『文學底賞鑑』上面；不是建設在『樂府』的上面

直到北宋的末年，詞與樂府才再合攏起來；樂府詞才復興起來。

樂府詞的能夠復興，我們不能不歸功于宋徽宗。徽宗自己是一個富有藝術天才的文人，又是很愛好音樂的人。他創造一個大晟府，叫一般懂得音樂的文人去主持。他們的詞完全依照音樂的曲拍去做，造成北宋末年一種詞的新風氣。

如宋徽宗，周邦彥及女詞人李清照等，都是這時候的樂府詞家。

宋徽宗的詞有兩種境地，在沒有被虜以前，他是享受着最美滿的皇帝生活，那時的詞完全是曼艷綺麗之作，是一種境地；後來他失掉了至尊的權威，身作囚犯，在北地備受精神物質之苦，這時的詞淒涼悱惻，令人欲淚，又是一種境地。代表他前期生活的作品，如探春令：

簾旌微動，峭寒天氣，龍池冰泮。杏花笑吐香猶淺，又還是春將半。　清歌妙舞從頭按，等芳時開宴。記去年對着東風，曾許不負鶯花願。

代表他後期生活的作品，如燕山亭（北行見杏花）：

裁剪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艷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

易得凋零，更多少，無情風雨。愁苦！閑院落淒涼，幾番春暮？ 憑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。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，除夢裏，有時曾去。無據！和夢也新來不做。

眼兒媚（北地）

玉京曾憶舊繁華，萬里帝王家。瓊樓玉殿，朝喧弦管，暮列笙琶。 花城人去今蕭索，春夢遶胡沙。家山何處？忍聽羌管，吹徹梅花。

我們看前面的「記去年對着東風，曾許不負鶯花願，」是何等的曼麗！到後面的「憑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，」又是何等的淒涼！徽宗眞是一位天生才人，這兩種不同境地的詞，都描寫得極好。只可惜他遺傳下來的詞太少了。其所作如鬬寄謠引的諸首，都是宋史樂志明載，曾「被諸樂府」的。

* * *

周邦彥是兩宋最偉大的樂府詞家，他的作品爲後來一切樂府詞人的模式。兩宋際

都的藏一新賦稱他：「三百年來以樂府獨步。貴人，學士，市儈，妓女，皆知其詞爲可愛。」

邦彥字美成，號淸眞。錢塘人。宋史文苑傳稱『美成疏雋少檢，不爲州里所重。』可見他少年時是很浪漫的。元豐初：以太學生進汴都賦，神宗召爲太學正。其後浮沈州縣三十餘年。徽宗頒大晟樂，召邦彥人爲秘書監，進徽猷閣待制，提舉大晟府。徙處州卒。（一〇六〇——一一二五）

邦彥精通音樂，故徽宗用他提舉大晟府。文苑傳也稱他『好音樂，能自度曲。製樂府長短句，詞韻淸蔚。』他的作品，下字用韻，皆有嚴格的法度，所以後人尊奉他的作品爲詞律。

往下我們且舉作者幾首負盛名的詞作例：

蘭陵王（詠柳）

柳陰直，烟裏絲絲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。登臨望故國，

誰識京華倦客？長亭路，年去歲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 閑尋舊蹤跡。又酒趁哀絃，燈照離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風快，半篙波暖，回頭迢遞便數驛。望人在天北。 悽惻，恨堆積。漸別浦縈回，津堠岑寂。斜陽冉冉春無極。念月榭[illegible]手，露橋聞笛。沈思前事，似夢裏，淚暗滴。

六醜（落花）

正單衣試酒，悵客裏光陰虛擲。願春暫留，春歸如過翼，一去無迹。為問家何在？夜來風雨，葬楚宮傾國。釵鈿墮處遺香澤。亂點桃蹊，輕翻柳陌，多情更誰追惜？但蜂媒蝶使，時叩窗槅。 東園岑寂，漸蒙籠暗碧，靜繞珍叢底，成歎息！長條故惹行客，似牽衣待話，別情無極。殘英小，強簪巾幘，終不似一朵釵頭顫嫋，向人欹側。漂流處，莫趁潮汐。恐斷紅尚有相思字，何由見得？

瑞龍吟

章臺路，還見褪粉梅梢，試花桃樹。愔愔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

黯凝佇，因念箇人癡小，乍窺門戶。侵晨淺約宮黃，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前度劉郎重到，訪鄰尋里，同時歌舞，惟有舊家秋娘，聲價如故。吟牋賦筆，猶記燕台句。知誰伴名園露飲，東城閒步，事與孤鴻去。探春盡是傷離意緒，官柳低金縷。歸騎晚，纖纖池塘飛雨，斷腸院落，一簾風絮。

邦彥的長調是極負盛名的，那些讚美邦彥的人，都是極力在讚美他的這些長調。他們又喜歡拿邦彥來比擬柳永，至有「周情柳思」之稱。其實邦彥的詞，喜歡使事，喜歡堆砌，遠不如柳永的描寫善于鋪敍，富有情調。只是在「懂得音樂，喜歡狎妓，愛寫兒女之情」的幾點上，這兩位作者是相同的。

依我看來，作者的長調，實不如他的小詞較能代表他的藝術。例如：

傷情怨

枝頭風信漸小，看暮鴉飛了。又是黃昏，閉門收返照。　江南人去路渺，信未通，愁已先到。怕見孤燈，霜寒催睡早。

玉樓春

玉匳收起新妝了，鬢畔斜枝紅裊裊。淺顰輕笑百般宜，試着春衫猶更好。　裁金簇翠天機巧，不稱野人簪破帽。滿頭聊插片時狂，頓減十年塵土貌。

又

桃溪不作從容住，秋藕絕來無續處。當時相候赤闌橋，今日獨尋黃葉路。　煙中列岫青無數，雁背夕陽紅欲暮。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。

紅窗迥

幾日來眞個醉，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，花影被風搖碎。擁春醒乍起。　有個人人生得濟楚，來向耳邊問道「今朝醒未」？情性兒慢騰騰地，惱得人又醉。

一落索

眉共春山爭秀，可憐長皺。莫將淸淚濕花枝，恐花也如人瘦。　情潤玉簫閑久

，知音稀有。欲知日日倚闌愁，但問取亭前柳●

虞美人

疏籬曲徑田家小，雲樹開清曉。天寒山色有無中，野外一聲鐘起送孤篷。添衣策馬尋亭堠，愁抱惟宜酒。菰蒲睡鴨占陂塘，縱被行人驚散又成雙。

邦彥的詞，有的很雅，有的近俗，大約貴人學士最歡迎他的雅詞，市儈妓女則愛他的俗詞。

稱道邦彥詞的眞是多。由他們的批評，簡直把這位作家抬作天字第一號的詞人了：周濟論詞雜著：「美成思力，獨絕千古。如顏平原書，雖未臻兩晉，而唐初之法，至此大備。後有作者，莫能出其範圍矣。」周濟又說：「鉤勒之妙，無如清眞。他人一鉤勒便薄，清眞愈鉤勒愈渾厚。」強煥序片玉詞說：「美成詞撫寫物態，曲盡其妙。」陳質齋說：「美成詞多用唐人詩語，隱括入律，混然天成。長調尤善鋪敘，富艷精工。詞人之甲乙也。」張炎說：「美成詞渾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詩句。」賀黃公說：

「周清真詞有柳欹花嚲之致，沁人肌骨，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。」彭羨門說：「美成詞如十三女子，玉艷珠鮮，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。」

邦彥詞本是值得我們贊美的，但這些批評，卻不免過于誇張。如說邦彥喜歡用唐人詩語，實是他作詞的大毛病，故劉克莊說：「美成頗偷古句。」又如說邦彥的詞高出秦觀，也是錯誤，近人王國維說：「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少游雖作艷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娼妓之別。」（人間詞話）平心而論，邦彥詞雖有不少缺點，然才力渾厚，「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，」終不失為一流作家。若以樂府詞方面說，邦彥尤有偉大的造詣。

* * *

李清照是樂府詞人中最偉大的一個，牠能以嚴格的規律，寫成很自然的白話詞，其成績更在周邦彥之上。

清照自號易安居士，濟南人。生于神宗元豐四年（一〇八一）。她于文藝，具有慧

校，小時候已自不凡了。二十一歲，與大學生趙明誠結婚。這要算是清照一生最美滿的時代。由她的詞「笑語檀郎，今夜紗幬枕簟涼」，「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；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」，可以看出那時她倆夫婦是在享受最甜蜜的新婚生活。

青春的年華是格外容易消逝的，不知不覺的便把我們女詞人的少年送掉了。她四十七歲的那年，她夫婦跟着北宋之亡而南渡。不幸趙明誠即死于那年。

憂思餘生的李清照，從此便悲涼以終其殘生了。

李清照的漱玉詞，有人說是婉約派之宗，（王士禎語）這是一點也不錯的。清照自己是個夠溫柔的女性，她寫出來的自然不是英雄的詞，而是兒女的詞；不是粗豪的詞，而是婉約的詞。

清照的詞有兩個不同的時期。她少年時的詞是在北方做的，多半抒寫閨中閑情清愁之作；她晚年之詞是在南方做的，多半是愁苦的哀吟。前後兩個時期的詞的情調是完全兩個樣子的。

我們且舉牠幾首少年時的詞作例：

如夢令

常記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歸路。興盡晚回舟，誤入藕花深處。爭渡，爭渡，驚起一灘鷗鷺。

又

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捲簾人，却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

一剪梅

紅藕香殘玉簟秋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。雲中誰寄錦書來？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纔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

醉花陰（九日）

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　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

清照的詞在當時便很有名了的。相傳她的丈夫趙明誠也能詞，卻不甘居清照之下，想勝過她。他把自己苦吟出來的幾十首詞，插以清照的重陽醉花陰詞，去給友人陸德夫看，陸德夫玩誦再三，最後指出絕妙的三句：『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』，正是李清照之作。

清照不僅工小詞，她的長詞也是寫得很好的：

鳳凰臺上憶吹簫

香冷金猊，被翻紅浪，起來慵自梳頭。任寶奩塵滿，日上簾鉤。生怕離懷別苦，多少事，欲說還休。新來瘦，非關病酒，不是悲秋。　休休！這回去也，千萬遍陽關，也則難留。念武陵人遠，煙鎖秦樓。惟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終日凝眸。凝眸處　從今又添一段新愁。

聲聲慢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　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？

李清照最會寫愁情，最會寫相思之情，她不但運用辭句很巧妙，而且最長于創造新辭。如『寵柳嬌花』、『綠肥紅瘦』、『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』，這些句子都是清新奇麗之甚。其壺中天慢詞云：

蕭條庭院，又斜風細雨，重門須閉。寵柳嬌花寒食近，種種惱人天氣。險韻詩成，扶頭酒醒，別是閒滋味。征鴻過盡，萬千心事難寄。　樓上幾日春寒，簾垂四面，玉闌干慵倚。被冷香消新夢覺，不許愁人不起。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，多少遊春意。日高煙斂，更看今日晴未？

這首詞的意境不能不說是平凡的，然而字句却都是極新鮮的。李清照描寫的本領，却是能夠把那些用慣了用舊了的淺而且俗的文字，綴成一些極清新鮮麗的詞句，這是作者運用文字有特別技巧的地方。

往下，我們再看清照晚年的詞：

如夢令

誰伴明窗獨坐？我共影兒兩個。燈盡欲眠時，影也把人拋躲。無那，無那，好個淒涼的我！

武陵春

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　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汎輕舟。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！

浪淘沙

簾外五更風，吹夢無踪。畫樓重上與誰同？記得玉釵斜撥火，寶篆成空。　回

首衆金紫，兩潤煩濃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羅襟前日淚，彈與征鴻！

我們如明白李清照晚境淒涼的生活，便知道這些詞完全是寫實的作品。清照的生平，可以說和李後主完全是一樣，前半期是喜劇，後半期是悲劇。兩人的詞也有很多的共同點：李後主不喜歡用典，喜歡用自己造的詞句來描寫；李清照也不喜歡用典，喜歡用自己造的詞句來描寫。李後主的詞多是用通俗的字句，來表現極深摯的情感；李清照的詞也多是用通俗的字句表現極深摯的情感。詞家之有二李，真可以說是詞史上的雙璧呢。

* * * *

北宋末年的婉約詞人，除周邦彥，李清照而外，尚有晁補之，康與之等，然其作品則甚不逮了。

第四章　宋詞(下)

詞至南宋，更加緊地繁衍起來。

就詞集之流傳至今者加以計算：毛晉輯宋六十一家名詞，北宋只有二十三家，南宋却得三十八家。王鵬運四印齋彙刻詞于毛刻三十八家之外，又得南宋詞三十二家。朱祖謀彊村叢書又于王刻之外，復得七十一家。丟開別的刻本不算，單就這三家所刻，南宋詞人作集，已有一百四十一家。這還是指遺留下來的專集而言。至于選集，有黃昇的中興以來絕妙詞選，始於康與之，終於洪瑹，共八十九家；周密的絕妙好詞選，始於張孝祥，終於仇遠，共一百三十二家，這都是南宋有名的詞家，所謂文人的詞。至於那優伶歌妓，販夫走卒的詞，還不計算呢。故單就詞量數的發達方面講，北宋比南宋又『瞠乎其後』了。

南宋詞何以這樣特殊地發達起來呢？

南宋詞之有「特殊」的發展，其最大的原因，不能不歸功于宋徽宗倡導詞學之力。我們知道北宋那些帝王，都是極力提倡禮法道德，厭惡浮華的。柳永的詞被黜于仁宗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。徽宗自己是一個富有才華，愛好文學的皇帝，他不但會作詞，喜歡作詞；而且引用詞人，召周邦彥爲大晟樂正。有了這一個强有力的詞的提倡者，把文學的趨向，完全轉移到詞壇裏來了。向來不做詞人也做起詞來了。後來北宋陷于金，這些詞人都跑到南方來了。于以造成南渡詞壇的發達。

一 南渡詞壇

南宋詞最發達的時期，當推南渡時期。

當着北宋詞人還沒有南渡的時候，那時中原無事，社會昇平，他們的生活都是沈醉在笙歌艷舞的繁華裏面，他們的作品也都是些「靡靡之音」。不料綺華的好夢是這般容易消逝的，金人鼙鼓動地來，把宋室臣民，趕得倉皇南渡。這時老皇帝被擄了，

新皇帝只偏安江南，眼望着中原之地，被踐踏于異族。有血性的人，看了都要難過，都要感慨生哀的。因此，他們的作品都帶着一種悲壯感慨的調子。這可以說是南渡詞人的詞的特徵。(自然也有例外的)往下我們且依次來詮叙南渡詞人的作品吧。

*　*　*　*

陳與義是宋代大詩人之一。字去非，其先居京兆，後遷洛陽，(或謂其先蜀人)自稱洛陽陳某，號簡齋。他天資卓偉，兒時已能作文，得着很好的文聲。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授開德府教授，尋遷大學士，擢符寶郎。南渡後，避亂襄漢，轉湖湘，踰嶺嶠。高宗召爲兵部侍郎，後累升擢。紹興七年，參知政事。(一〇九〇——一一三八)卒時才四十九歲。著有簡齋集。宋史稱其『尤長於詩。體物寓興，清邃紆餘，高舉橫厲，上下陶謝韋柳之間。』其詞亦負盛名，所作無住詞一卷雖只十八首小詞，却首首可傳。最負盛名的是一首虞美人和一首臨江仙詞：

虞美人(大光祖席醉中賦)

張帆欲去仍搔首，更醉君家酒。吟詩日日待春風，及至桃花開後却怱怱。歌聲頻爲行人咽，記著尊前雪。明朝酒醒大江流，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！

臨江仙（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）

憶昔午橋橋上飲，坐中多是豪英。長溝流月去無聲，杏花疏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。二十餘年如一夢，此身雖在堪驚！閑登小閣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漁唱起三更。

此詞乃與義南渡後所作，那時少年意氣，感慨自多。如定風波（重陽）：

九日登高有故常，隨晴隨雨一傳觴。多病題詩無好句，孤負黃花今日十分黃。記得眉山文翰老，曾道四時佳節是重陽。江海滿前懷古意，誰會闌干三撫獨淒涼！

黃日升花菴詞選稱與義的詞『可摩坡仙蘇軾之壘。』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稱其詞『淸婉奇麗。』方回瀛奎律髓說：『以詞論，則師道爲勉强學步，庭堅爲利鈍互陳，

皆迥非與義之敵矣。」紀昀四庫全書提要亦稱與義的無住詞爲：「吐言天拔，不作柳嚲鶯嬌之態，亦無蔬筍之氣，殆于首首可傳。」

* * * *

葉夢得是一個富有經濟才的人。字少蘊，蘇州吳縣人。他幼年嗜學，喜談論，登紹聖四年進士第，調丹陽尉。徽宗時，以蔡京薦，累遷翰林學士，擢升龍圖閣直學士。南渡後，遷翰林學士兼侍讀，除戶部尙書。晚年請老，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。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。卒于湖州，贈檢校少保。（一〇七七——一一四八）

夢得自號石林居士，著有石林詩話，頗不滿意于蘇黃一派的詩。但他的詞却很有蘇軾那一派豪放的風味：

滿庭芳

楓落吳江，扁舟搖蕩，暮山斜照催晴。此心長在，秋水共澄明。底事經年易謝？撚遺恨，悄悄誰平。臨風處，佳人萬里，霜笛與誰橫？長城誰敢犯？知君

五字，元有詩聲。笑茅舍何時歸此眞成？絲鬢朱顏老盡，柴居在，行卽終行。聊相待，狂唱醉舞，雖老未忘情。

水調歌頭

霜降碧天靜，秋事促西風。寒聲隱地初聽，中夜入梧桐。起瞰高城回顧，寥落關河天里，一醉與君同。疊鼓鬧淸曉，飛騎引雕弓。 歲將晚，客爭笑，問衰翁：平生豪氣安在？走馬爲誰雄？何似當筵虎士，揮手弦聲響處，雙雁落遙空。老矣眞堪惜，回首望雲中。

關注序葉夢得石林詞說：「其詞婉麗，卓有溫李之風。晚歲落其華而實之，能于簡淡時出雄傑，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。」毛晉也說：「石林詞卓有林下風，不作柔語殢人，眞詞家逸品也。」

他的小詞也有寫得很好的：

蝶戀花

薄雪消時春已半，踏遍蒼苔，手挽花枝看。一縷遊絲牽不斷，多情更覺蜂兒亂。 盡日平波回遠岸，倒影浮光，却記冰初泮。酒力無多吹易散，餘寒向晚風驚慢。

菩薩蠻（湖光亭晚歸）

平波不盡蒹葭遠，清霜半落沙痕淺。烟樹晚微茫，孤鴻下夕陽。 梅花消息近，試向南枝問。記得水邊春，江南別後人。

葉夢得詞有『格』而乏『韻』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點，拿他來比陶潛，實在是不倫不類，但在南渡的詞人中，總要算一個很有氣魄的詞人。

* * * *

范成大字致能，吳郡人。生於北宋欽宗靖康元年，（一一二六）卒於南宋光宗紹熙四年。（一一九三）紹興中進士。累官權吏部尚書，參知政事。尋帥金陵，以病請閑。進資政殿學士，領洞霄宮，加大學士。死時年六十八。（一一二六——一一九三）

他是南宋大詞人之一，擅寫田園山水的聖手，他的詞，特別是小詞，很長于描繪自然。

鷓鴣天

嫩綠重重看得成，曲闌幽檻小紅英。酴醿加上蜂兒鬧，楊柳行閑燕子輕。春婉娩，客飄零，殘花殘酒片時清。一杯且買明朝事，送了斜陽月又生。

醉落魄

棲烏飛絕，絳河綠霧星明滅。燒香曳簟眠清樾，花影吹笙，滿地淡黃月。好風碎竹聲如雪，昭華三弄臨風咽，鬢絲撩亂綸巾折。涼滿北窗，休共軟紅說！

秦樓月

窗紗薄，日穿紅幔催梳掠。催梳掠，新晴天氣，畫檐閒鵲。 海棠逗曉都開卻，小雲先開闌干角。闌干角，楊花滿地，夜來風惡。

范成大的詞很有飄逸高妙的境界，如其詩，亦如其人。因為作者在政治上生活豪

適意，生平沒有甚麼失意的悲劇，他的心靈永遠是閑適的，所以他的詞寫出來也永遠是這樣有幽逸之趣。

* * * * *

向子諲字伯恭，臨江人。以恩補官。南渡初，歷徽猷閣直學士，能知平江府。金使議和將入境，子諲不肯拜金詔，忤秦檜意，乃致仕，卜居於清江五柳坊楊遵道之別墅，號所居曰薌林，自稱薌林居士。（一〇八六——一一五三）

子諲的詞有兩個不同的時期，前期是在江北的舊詞，後期是在江南的新詞。當北宋的末年，中原雖已危機四伏，但表面上仍是太平景象。恰好徽宗又是一位享樂主義的皇帝，笙歌艷舞，一味追逐繁華。那時向子諲少年顯貴，不知凄涼感慨為何物，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一些曼艷的小詞：

浣溪紗

曾是襄王夢裏仙，嬌癡恰恰破瓜年，芳心已解品朱絃。　淺淺笑時雙靨媚，低

盈立處綠雲偏，稱人心事盡人憐。

相見歡

亭亭秋水芙蓉，翠圍中，又是一年風露笑相逢。　天機畔，雲錦亂，思無窮。路隔銀河，猶解嫁西風。

梅花引（戲代李師明作）

花如頰，梅如葉，小時笑弄階前月。最盈盈，最惺惺，閑愁未識，無計定深情。　十年空省春風面，花落花開不相見。要相逢，得相逢，須信靈犀，中自有心通。

這時的向子諲完全是沈醉在綺華的好夢裏面。及南渡後，一方面國破家亡之慘，很悲哀的刺激他的心靈；同時，他又指揮戰場，身經苦戰，在金人圍困的城裏死守很久，在亂軍中逃出來幾乎被殺。這許多痛苦生活，把他訓練成一個慷慨豪放的人生；所以他南渡以後的詞，也變成慷慨豪放的風調。胡寅序酒邊詞，至以子諲列之於蘇軾一派

向鎬是南渡詞人之一，他的生平事蹟無可考。朱彝尊詞綜記他：「字豐之，河內人，有樂齋詞二卷。」今其樂齋詞已大部分散佚了。從殘餘下來的向鎬詞中，我們能夠看出他的作品的藝術，是有高貴的價值的：

如夢令

夢斷綠窗鶯語，消遣寄愁無處。小檻俯青郊，恨滿楚江南路。歸去，歸去，花落一川烟雨。

又

樓上千峯翠巘，樓下一灣清淺。寶篆酒醒時，枕上月華如練。留戀，留戀，明日水村煙岸。

又

野店幾杯空酒，醉裏兩眉長皺。已自不成眠，那更酒醒時候！知否？知否？直是爲他消瘦。

向鎬在當代既不是文人學士之列，又沒有做過大官，故其名不顯。但他的詞的好處，却是無法否認的。雖散佚甚多，終不至於失傳。不用誇張的話來形容，「直致近俗」四個字，便是向鎬詞最好的批評。茲再舉他的一首詞作例：

朝中措

平生此地幾經過，家近奈情何？長記月斜風勁，小舟猶渡煙波。　而今老大，歡消意減，只有愁多。不似當時心性，夜長聽徹漁歌。

* * * *

周紫芝字少隱，宣城人。舉進士，歷任樞秘院編修，右司員外郎，知興國軍。他曾經從張耒，李之儀學詩，他的詞學晏幾道。（紫芝自云：「予少時酷喜小晏詞。」）紀昀的四庫全書提要謂：「紫芝填詞，本從晏幾道入，晚乃刊除穠麗，自爲一格。」其

詞如：

清平樂

烟凝斂翠，柳下門初閉。門外一川風細細，沙上暝禽飛起。　今宵水畔樓邊，風光宛似當年。月到舊時明處，共誰同倚闌干？

又

青春欲暮，柳下將飛絮。月到堦前梅子樹，啼得杜鵑飛去。　人歸不掩朱門，一成過了黃昏。只有殘燈紅蠟，照人猶自消魂。

秦樓月

東風歇，香塵滿院花如雪。花如雪，看看又是黃昏時節。　無言獨自添香鴨，相思情緒無人說。無人說，照人只有西樓斜月。

生查子

春寒入翠帷，月淡雲來去。院落半晴天，風撼梨花樹。　人醉掩金鋪，閑倚秋

千杜。滿眼是相思，無說相思處。

周紫芝的詞終究不曾脫掉小晏詞的風調，尤其是他寫的幾首鷓鴣天詞，幾乎令人疑是小山集裏面的作品：

鷓鴣天

花褪殘紅綠滿枝，嫩寒猶透薄羅衣。池塘雨細雙鴛睡，楊柳風輕小燕飛。 人別後，酒醒時，午窗殘夢子規啼。尊前心事誰人問，花底閑愁春又歸！

又

一點殘紅欲盡時，乍涼秋氣滿屏幃。梧桐葉上三更雨，葉葉聲聲是別離。 調寶瑟，撥金猊；那時同唱鷓鴣詞。如今風雨西樓夜，不聽清歌也淚垂！

孫競序竹坡詞，稱其「清麗婉曲」。他的詩在南宋也有名。

*　　*　　*　　*

陳克字子高，臨海人。紹興中爲敕令所删定官。自號赤城居士，僑居金陵。他道

留下來的一卷赤城詞，雖然篇幅不多，每一首都是值得我們玩味的。作者本來是一個詩人，李庚稱他的詩很有「情致」，但遠不如他的詞之工。我們隨便舉他的幾首詞作例：

好事近（石亭探梅）

尋遍石亭春，黯黯暮山明滅。竹外小溪深處，倚一枝寒月。淡雲疏雨若無情，得折便須折。醉帽風鬟歸去，有餘香愁絕。

謁金門

春寂寂，綠暗溪南溪北。溪水沉沉天一色，鳥飛春樹黑。腸斷小樓吹笛，醉裏看朱成碧。愁滿眼前遮不得，可憐雙鬢白！

菩薩蠻

綠蕪牆繞青苔院，中庭日淡芭蕉捲。蝴蝶上階飛，風簾自在垂。玉鉤雙語燕，寶甃楊花轉。幾處簸錢聲，綠窗春夢輕。

臨江仙

枕帳依依殘夢，齋房忽忽餘酲。薄衣團扇繞階行。曲闌幽樹，看得綠陰成。檐雨為誰凝咽？林花似我飄零。微吟休作斷腸聲。流鶯百囀，解道此時情。

陳克是一個多情善感的詞人，眼前的一切都足以引起他的悲哀。如：「餘香」，「吹笛」，「屏冷」，「燈昏」，「檐雨」，「林花」，都是他哀吟的資料。他的詞表現想像力是很強的。

他不僅愁詞寫得好，艷詞也寫得好：

浣溪紗

淡墨花枝掩薄羅，嫩藍裙子窣湘波，水晶新樣碾風荷。 問着似羞還似惡，惱來成笑不成歌，芙蓉帳裏奈君何。

謁金門

春漏促，誰見兩人心曲。罷畫屏風銀蠟燭，淚珠紅簌簌。 懊惱歡娛不足，只

許夢中相逐。今夜月明何處宿，畫橋春水綠。

周濟論詞雜著對於陳克有很誇張的批評：「子高不甚有重名，然格韻絕高，昔人謂晏周之流亞。晏氏父子，俱非其敵。以方美成，則又擬於不倫。其溫韋高弟乎？」陳克實在是南宋一個可貴的詞家，但說晏殊晏幾道的詞都比不上他，則未免獎飾過分了些吧。

*　*　*　*

呂渭老，一作濱老字聖求，嘉興人。他南渡後的詩，感慨極深，如「愛國憂身到白頭，此生風雨一沙鷗」，又「倘喜山河歸帝子，可憐麋鹿入王宮」。可是，他的詞卻失掉這種感慨了。在他的聖求詞裏面有時還可以發現極豔的詞，例如：「裙長步漸遲，扇薄羞難掩。袿褪倚郎肩，問路眉先斂。踏青南陌回，倚醉閑嬌豔。今夜更同行，忍笑勻妝臉」。（生查子）不過這種詞不能代表呂渭老完全的作風。楊慎詞品稱其「望海潮，醉蓬萊，撲蝴蝶近，惜分釵，薄倖，選冠子，百宜嬌等闋，佳處不減少游

，東風第一枝（詠梅）不減東坡之綠毛么鳳。』惜分釵乃作者自製新譜，其詞最足以代表呂渭老：

春將半，鶯聲亂，柳絲拂馬花迎面。小堂風，暮樓鐘，草色連雲，暝色連空，重重！秋千畔，何人見？寶釵斜照春妝淺。酒霞紅，與誰同？試問別來，近日情悰：忡忡！

趙師秀稱渭老詞：『婉媚深窈，視美成耆卿，伯仲耳。』我們且不必拿渭老去比美成耆卿，或是比秦少游蘇東坡，那是無多意義的比較；總之渭老的詞的情致是很深的。他又喜歡用白話來寫詞，而且寫得好：

蝶戀花

花枝撩人紅入眼，可是東君要人腸寸斷？欲訴深情春不管，風枝雨葉空撩亂。謾插一枝飛一盞，小賞幽期，破我平生願。珍約未成春又短，但憑蝴蝶傳深怨。

小重山

雨洗棃花濕畫簷，知他因甚地，瘦厭厭？玉人風味似冰蟾，愁不見，煙霧曉來添。煩惱昨時諳，新來一段事，未心甘。滿懷離緒過春蠶。燈殘也，誰見我眉尖！

一落索

蟬帶殘聲棲別樹，晚涼房戶。秋風有意染黃花，下幾點淒涼雨。渺渺雙鴻飛去，亂雲深處。一山紅葉爲誰愁？供不盡相思句。

呂渭老的小詞長詞都寫得很好。

*　*　*　*

蔡伸字伸道，莆田人。宣和中，官彭城倅，歷左中大夫。他曾與向子諲同官彭城，所以唱酬之作不少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稱：『伸詞固遜子諲，而才致筆力，亦略相伯仲』。其實，以我們的眼光看來，蔡伸詞的缺點只是格調不高，他的才華較子諲遠

怕要著勝一籌。詞例：

卜算子

前度月圓時，月下相攜手。今夜天邊月又圓，夜色如清晝。 風月渾依舊，水館空回首。明夜歸來試問伊：曾解相思否？

西地錦

寂寞悲秋懷抱，掩重門悄悄。清風皓月，朱闌畫閣，雙鴛池沼。 不忍今宵重到，惹離愁多少？蓬山路杳，藍橋信阻，黃花空老。

長相思

我心堅，你心堅，各自心堅石也穿，誰言相見難？ 小窗前，月嬋娟，玉困花柔並枕眠，今宵人月圓。

相見歡

樓前流水悠悠，駐行舟，滿目寒雲衰草使人愁！ 多少恨？多少淚？謾遲留。

何似翛然拆捨去來休。

昭君怨

一曲雲和松響，多少離愁心上？寂寞掩屏帷，淚沾衣！　最是銷魂處，夜夜綺窗風雨。風雨伴愁眠，夜如年！

蒼梧謠

天！休使圓蟾照客眠。人何在？桂影自嬋娟。

這些詞都寫得很好。大概作者受歐陽修晏幾道的詞的影響很不少，不再歡使專用典，而清新綿約，情致嫣然。實南渡詞人中的健者。

* * * *

趙長卿自號仙源居士，宋之宗室。他的詞有惜香樂府十卷。毛晉稱其：「不棲志繁華，獨安心風雅，……雖未敢與南唐二主相伯仲，方之徽宗，則迥出雲霄矣」。長卿的詞自是南宋一大家，毛晉所稱是不錯的；但說比徽宗「迥出雲霄，」乃是荒謬之

論。其實，長卿正不必壓倒徽宗，才佔着詞壇上名貴的地位。我們試讀他的詞：

畫堂春（長新亭）

小亭烟柳水溶溶，野花白白紅紅。惱人池上晚來風，吹損春容。 又是清明天氣，當年小院相逢。憑欄幽思幾千重，殘杏香中。

清平樂

紫簫聲斷，窗底春愁亂。試著春衫羞自看，窄似年時一半。 一春長病厭厭，新來愁病重添。香冷倦熏金鴨，日高不捲珠簾。

長相思

欲愁眉，恨依依，腸斷關情怨別離，雲中過雁悲。 瘦因誰？病因誰？屈指無言忖後期，此時人怎知？

卜算子（亭上納涼）

新月掛林梢，暗水鳴枯沼。時見疎星落畫簷，幾點流螢小。 歸意了無多，故

作連環遶。欲寄新詩問採菱，水闊烟波渺。

蝶戀花(登樓晚望聞歌聲淸婉而作)

閑上西樓供遠望，一曲新聲，巧媚，誰家唱？獨倚危欄聽半餉，長江快瀉澄無浪。淸淚恰同春水漲，拭盡重流，觸緒如何向？不覺黃昏燈已上，舊愁還是新愁樣。

臨江仙

過盡征鴻來盡雁，故園消息茫然。一春憔悴有誰憐？懷家寒食夜，中酒落花天。見說江頭春浪渺，殷勤欲送歸船。別來此處最縈牽。短篷南浦雨，疏柳斷橋烟。

長卿也是一位白話詞人，他大約沒有做過官，得以盡情去享受自己的生活，盡情去做詞，所以寫下來了十卷之多的惜香樂府，在南渡詞人中要算是詞成績最多的一個。

張元幹字仲宗，別號蘆川居士，長樂人。（一作三山人）紹興中因胡銓上書乞斬秦檜被謫，元幹作賀新郎詞送之，坐是除名。元幹在當時本是李綱主戰那一派的人，秦檜當國後，他們滿腔愛國傷時的忿氣，無處發洩，恰好遇着胡銓為秦檜的事情被謫，他便寫了一首長詞送胡銓，把自己懷念故國，感慨山河，鬱抱不平之氣，毫無顧忌的盡情抒寫出來：

賀新郎（送胡邦衡待制赴衡州）

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，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？九地黃流亂注，聚萬落千村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況人情老易悲難訴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

涼生暗柳催殘暑，耿斜河，疏星淡月，斷雲微度。萬里江山知何處？回首對床夜語。雁不到，書成誰與？目盡青天懷今古。肯兒曹，恩怨相爾汝。舉大白，聽金縷。

這首詞雖不是元幹最好的作品，而悲壯慷慨，最足以象徵元幹的人格。至於代表作者

存茲篇方面成功的詞，我們要另舉幾首作例：

菩薩蠻

拍堤綠漲桃花水，靚臉穠笑東風裏。絲雨濕芳錢，淺寒生禁煙。　江山留不住，卻載笙歌去。醉倚玉搔頭，幾曾知旅愁。

又

春來春去催人老，老夫爭肯輸年少。醉後少年狂，白髭殊未妨。　插花還起舞，管領風光處。把酒共留春，莫教花笑人。

如夢令

臥看西湖煙渚，綠蓋紅妝無數。簾捲曲闌風，拂面荷香吹雨。歸去，歸去，笑損花邊鷗鷺。

踏莎行（別意）

芳草平沙，斜陽遠樹，無情桃李江頭渡。醉來扶上木蘭舟，將愁不去將人去。

薄劣東風，夭斜飛絮，明朝重覓吹笙路。碧雲香裏小樓空，春光已到銷魂處。

清平樂

明珠翠羽，小綰同心縷。好去吳淞江上路，寄與雙魚尺素。 蘭橈飛取歸來，

愁眉待得伊開。相見嫣然一笑，眼波先入郎懷。

毛晉評元幹詞云：『人稱其長於悲憤，及讀花菴、草堂所選，又極嫵秀之致，眞堪與片玉、白石，並垂不朽。』

* * * *

張孝祥字安國，號于湖，原爲蜀之簡州人。徙居歷陽烏江，亦稱烏江人。生於南宋紹興初年。少負才華。紹興二十四年廷對第一，授承事郎，因忤秦檜，屢遭遷黜。及檜卒，始得陞遷。累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，兼督府參贊軍事，領建康留守。尋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，進顯謨殿直學士。孝宗初年卒。時方三十六歲，故孝宗有『用才不

盡」之歎。此詞在當代很負盛名，爲朱敦儒所激賞。朝野遺記稱其在建康留守席上，賦六州歌頭一闋，感憤淋漓，主人爲之罷席而入。其詞云：

長淮望斷，關塞莽然平。征塵暗，霜風勁，悄邊聲，黯銷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數，非人力。洙泗上，絃歌地，亦羶腥。隔水氈鄉，落日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看名王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遣人驚。 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？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。渺神京。干羽方懷遠，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騖，若爲情。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，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，有淚如傾！

作者是一位極力主張北伐的人，此詞忠憤慷慨，適足以代表其人格與懷抱。魏了翁稱孝祥聲名著於湖湘，過洞庭賦念奴嬌，在集中最爲傑特。其詞云：

洞庭青草，近中秋，更無一點風色。玉界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素月分輝，明河共影，表裏俱澄澈。悠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。 應念嶺表經年，孤

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。短髮蕭疏襟袖冷，穩泛滄溟空闊。盡吸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爲賓客。叩舷獨嘯，今夕不知何夕？

孝祥的小詞又是一種風味：

西江月（丹陽湖）

問訊湖邊春色，重來又是三年。東風吹我過湖船，楊柳絲絲拂面。世路於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。寒光亭下水連天，飛起沙鷗一片。

眼兒媚

曉來江上荻花秋，做弄箇離愁：半竿殘日，兩行珠淚，一葉扁舟。須知此去應難過，直待醉方休。如今眼底，明朝心上，後日眉頭。

湯衡序孝祥的詞說：『于湖平昔爲詞，未嘗著稿，筆酣興健，頃刻即成。』我們讀過于湖詞，也覺得淋漓奔放，一氣呵成，是孝祥詞的優點。其缺點則在過於疏忽文字上的技巧。

以上共選錄詞人十二家。此外尚有最重要的詞人朱敦儒，辛棄疾，陸遊，劉過等，則在下面另有較詳細的敘述。至於不甚重要的作者，則放在宋詞人補誌一段去講了

* * * *

一　南宋的白話詞

南宋偏安已定後的詞壇，顯然形成兩個不相同的詞派，一派是專作白話詞，一派是專作古典詞。南宋的前期，是白話詞發展的時期；南宋的後期，是古典詞盛行的時期。

請先講南宋的白話詞。

這一派的詞，是繼承蘇軾的作風而來的。其好處就是能夠用活潑的文字，來表現作者的眞性情。用詞而不爲詞所使。使每一個詞人的個性風格，都能在詞裏面活繪出

來。這，一方面把詞的應用的範圍擴大了，一方面又把詞的文學價值抬高了。南宋的白話詞人，最珍貴的要算朱敦儒，辛棄疾、陸游，劉過，劉克莊，朱淑貞諸人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首先我們要介紹樵歌的作者朱敦儒。

敦儒字希真，河南洛陽人。他的生卒年都不可考，（據胡適的考證，他大概於時神宗元豐初年，約當一〇八〇；死於孝宗淳熙初年，約當一一七五年。）他少年時，志行很高，以布衣而負朝野的重望。靖康中，被召至京師，朝廷給他以學官的位置，他說：『麋鹿之性，自樂閑曠，爵祿非所願也。』辭還山。南渡後，高宗詔舉草澤才德之士，又有人薦朱敦儒，說是『有文武才，』高宗召他，他又辭不就。避亂客南雄州。後來經過好幾次的徵召，他的老朋友也勸他去輔翼皇帝做『中興』的事業，他才動心，才去應徵。賜進士出身，為秘書省正字，又兼兵部郎官。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

。後以「專立異論」的罪狀，爲諫議大夫汪勃所劾，遂遭罷免。紹興十九年（一一四九）上疏乞歸。秦檜當國的時候，喜用文人，復除敦儒爲鴻臚少卿。檜死後，敦儒也致廢了。評朱敦儒的人，往往譏其晚節不終。其實朱敦儒的個人，實在是名利心很淡的，從他的詞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。

鷓鴣天

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懶慢帶疏狂。曾批給露支風敕，累奏留雲借月章。詩萬首，酒千觴，幾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樓金闕慵歸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陽。

朝中措

先生筇杖是生涯，挑月更擔花。把住都無憎愛，放行總是煙霞。飄然歸去，旗亭問酒，蕭寺尋茶。恰似黃鸝無定，不知飛到誰家？

好事近

漁父長身來，只共釣竿相識。隨意轉船回棹，似飛空無跡。蘆花開落任浮生

，長醉是良策。昨夜一江風雨，都不曾聽得。

又

猛向這邊來，得個信音端的。天與一輪釣線，領煙波千億。紅塵今古轉船頭，鷗鷺已陳跡。不受世間拘束，任東西南北。

好了，不再舉例了，像這樣的詞在朱敦儒的樵歌裏面眞是不知多少，處處都表現作者的性格是浪漫的，是任性的，是無拘無束的。我們明白了作者是這一種閑散詩人的性格，然後才能夠進而賞鑑他的詞。

樵歌的好處，簡言之，就是白話的好處。

在北宋的詞人中，也有不少曾寫白話詞的，如歐陽修蘇軾們都常常寫近乎白話的詞，但總嫌文雅氣太重。只有一個柳永是專門寫白話詞的。但他作詞喜歡寫長調，過於鋪敍，人家都嫌他風調不高。在宋人中一方面能用純粹的白話來寫詞，同時詞的風調又高的，怕只有朱敦儒和辛棄疾兩人吧。辛棄疾不免用典使事，有時還要掉掉書袋

；朱敦儒則專寫純粹的白話詞：

柳枝

江南岸，柳枝；江北岸，柳枝；折送行人無盡時，恨分離，柳枝。 酒一杯，柳枝；淚雙垂，柳枝；君到長安百事違，幾時歸？柳枝。

敦儒的長調，不很寫得好，小詞則多傑作。

如夢令

一夜秋風秋雨，客恨客愁無數。我是臥雲人，悔到紅塵深處。難住，難住，拂袖青衫歸去。

相見歡

瀧州幾番清秋，許多愁！歎我等閑白了少年頭！ 人間事，如何是？去來休！自是不歸；歸去有誰留？

好事近

搖首出紅塵，醒醉更無時節。活計綠簑青笠，慣披霜衝雪。晚來風定釣絲閑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鴻明滅。

臨江仙

生長西都逢化日，行歌不記流年。花間相過，酒家眠；乘風遊二室，弄雪過三川。莫笑衰顏雙鬢改，自家風味依然。碧潭明月水中天。誰閑如老子，不肯作神仙。

朱敦儒一味是享受他那種瀟灑玩世的生活，他的詞自然也是那一套味兒。可是，我們的詞人，不幸生在這個大變亂時代，有時，當他想到中原淪于異族，故鄉不可復歸的時候，也不免引起他無邊的感慨來：

相見歡

金陵城上西樓，倚淸秋，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。中原亂，簪纓散，幾時收？試倩悲風，吹淚過揚州。

桃源憶故人

西樓幾日無人到，依舊紅闌綠繞。樓下落花誰掃？不見長安道。　碧雲望斷無音耗，倚偏欄干殘照。試問淚彈多少？濕偏樓前草！

采桑子（彭浪磯）

扁舟去作江南客，旅雁孤雲，萬里煙塵，回首中原淚滿巾。　碧山對晚汀洲冷，楓葉蘆根，日落波平，愁損辭鄉去國人。

這種性質的詞在樵歌裏面誠然是不多，但很可以代表作者一個時期的作風。

敦儒的詞，曾經被許多詞論家稱讚的。黃昇花菴詞選說：『希眞京都名士，詞章擅名，天資曠遠，有神仙風致。』汪叔耕稱樵歌：『多塵外之想，雖雜以微塵，而其清氣自不可沒。』近人胡適說：『詞中之有樵歌，很像詩之有擊壤集。（邵雍的詩集）但以文學的價值而論，朱敦儒遠勝邵雍了。將他比陶潛，或更確切吧？』（詞選）

現在我們要講到南宋的白話大詞家辛棄疾。

王維國在他的人間詞話評辛棄疾說：『南宋詞人，白石（姜夔）有格而無情，劍南（陸遊）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惟一幼安（辛棄疾）可耳。』王氏的批評，似乎還不能使我們十分滿意，辛棄疾不但是南宋第一大詞人，在全宋的詞人中，也要算最偉大的作家了，豈僅『與北宋人頡頏』而已。

辛棄疾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濟南歷城人。生于宋高宗紹興十年（一一四〇），那時宋室已經南渡十餘年，造成偏安之局了。棄疾是在金人統治之下生長的。小時與黨懷英同學，人稱『辛黨』。後來黨懷英仕金，棄疾則歸南。那正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，適金主亮大敗北退，被殺，耿京在山東起兵，自稱天平節度使，節制山東河北諸軍，用棄疾掌書記，從此我們這位少年英雄的事業便開始了。有一次，一個被棄疾招撫來歸耿京的僧端義，一夕忽竊印而逃，耿京嚇得惶恐無狀，欲殺棄疾。棄疾立即限期追斬僧端義以復命。這件事獲得耿京的最大信仰。後來棄疾勸耿京附南宋，耿京便派他

奉表歸南，不幸這時耿京忽為其部下張安國所殺以降金，棄疾馳返海州，立即聚集舊部，夜襲金營，生擒張安國回來，戮之于市。這件事又受高宗的激賞，差他為江陰簽判。從這時起他做了十幾年安定的官，到四十歲的時候，他已經做到湖南安撫使了。那時正湖湘盜起，聲勢浩大，孝宗命他去討撫。他依次剿殺了賴文政諸大盜。于時，棄疾便設計創設飛虎營，以屏障東南半壁。這件事經過了許多的反對，而且破壞，孝宗竟降了金字牌來阻止的詔令。棄疾乃不顧君命，以最敏捷的手段，在最短時期，招集步軍二千人，馬軍五百人，成功他的飛虎營。軍成，雄鎮一方，為江上諸軍之冠。後來，棄疾『銳圖緩進』，孝宗也沒有話說。

他在江西做安撫使的時候，恰遇江右大饑，他也用很簡單的方法救濟了多數的民衆。朱熹稱贊他「雖只麤法，便有方略。」

他和陳同甫與朱熹都很要好，同甫是常受他援濟的。朱熹死的時候，「偽學禁方嚴，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。棄疾為文往哭之曰：「所不朽者，垂萬世名。孰謂公死？

凜凜猶生！』（宋史四百零一卷本傳）我們知道辛棄疾是充滿了英雄思想的人，雖一級一級的升做高官，但他是不願意老守着偏安的局面的，他和岳飛們一樣的抱着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的宏願，所以韓侂胄倡議伐金，他是最贊成的一個。不幸棄疾這時已經很老了，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，再不能去衝鋒陷陣了，只有抑鬱無聊，只有感慨生哀，只有將心頭沉痛蒼涼之感，抒之于詞。我們讀他的鷓鴣天：
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𩨱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 追往事 歎今吾！春風不染白髭鬚。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哦！在這首詞裏面，包涵了這位老英雄多少靑年囘憶的哀感！可是，『春風不染白髭鬚』，老終歸是老了。棄疾死時，正是韓侂胄的北伐軍敗後，主和的人殺了韓侂胄的頭去向金人求和的那年（一二〇七）；他身後的恩榮都被主張北伐的關係全被剝削了。直到宋末德祐初年，朝廷始允許謝枋得的請求，追贈少師，謚忠敏。

因爲辛棄疾是一個英雄豪邁的個性，所以他的詞也是豪放肆溢。梨莊說：『稼軒

當弱宋末造，負管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，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于詞。」這是不錯的，辛棄疾的詞雖不必全部都是抒寫忠憤之作，但其作品，很多是追懷往事，哀歎今朝的悲歌，例如：

破陣子（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）

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：沙場秋點兵。　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；可憐白髮生！

永遇樂（京口北固亭懷古）

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孫仲謀處。舞榭歌台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　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？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

賀新郎（別茂嘉十二弟）

綠樹聽鵜鴂，更那堪，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啼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，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裂，向河梁，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與我，醉明月？

這裏的詞，那一首不是緬懷往事？那一首不是感慨生哀？尤其是永遇樂的「元嘉草草」—很明顯的攻擊南宋偏安之錯誤，很坦白的說出南宋君主的昏庸，沒有以此賈禍，總算是萬幸呢。其實，辛棄疾也未嘗不知道種詞要犯侮君之罪，但當他無限哀感，無以自遣其情的時候，便不知不覺地寫下來了。

辛棄疾的長詞，當懷古的時候，往往是激揚奮厲；當抒情的時候，又往往悱惻淒婉，充滿了殉情主義的傾向：

摸魚兒

更能消，幾番風雨，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！春且住，見說道，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，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妒；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；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閑愁最苦，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。

祝英台近（晚春）

寶釵分，桃葉渡，煙柳暗南浦。怕上層樓，十日九風雨。斷腸片片飛紅，都無人管；更誰勸，啼鶯聲住？鬢邊覷；試把花卜歸期，才簪又重數。羅帳燈昏，哽咽夢中語：「是他春帶愁來。春歸何處？却不解帶將愁去！」

沈謙說：「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工，至「寶釵分，桃葉渡」一曲，昵狎溫柔，魂銷意盡，才人技倆，眞不可測！」

辛棄疾原是一個文人。他雖做了幾件英雄事業，做了高官，但他沒有功利觀念，是一個視富貴如浮名，功名如塵土的文人，是一個愛自由，愛狂放，愛浪漫的文人。他最喜歡，無拘無束，遊山遊水，什麼都不顧，什麼都不管，做一個羲皇以上的人。他這種浪漫生活態度，在他的詞裏面到處表露出來：

賀新郎

甚矣吾衰矣！悵平生交遊，只今餘幾？白髮空餘三千丈，一笑人間萬事，問何物，能令公喜？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。情與貌，略相似。一尊搔首東窗裏，想淵明停雲詩就，此時風味。江左沉酣求名者，豈識濁醪妙理？回首叫，雲飛風起。不恨古人吾不見，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。知我者二三子。

沁園春

盃，汝前來！老子今朝，點檢形骸：甚長年抱渴，咽如焦釜；于今喜睡，氣似奔雷。汝說，劉伶，古今達者，醉後何妨死便埋？渾如許，歎你于知己，眞少

思哉！更憑歌舞為媒，算合作人間鴆毒猜。況怨無大小，生于所愛；物無美惡，過則為災。與汝成言，勿留亟退，吾力猶能肆汝杯！杯再拜，道：「麾之即去，有召須來。」

這樣狂妄縱放的作品，不但在詞裏面稀有，在全部的中國文學裏面這種作品也是不多。我們所賞鑒的，是這種作品能夠表現作者一個活潑淋漓的個性出來。並且試用遊戲的態度來寫作品，打破了必以莊嚴的態度來創作文學的信念，讓我們知道文學的領域實在很大，可以有好多趣味不同的描寫，並不一定限于道德的範疇。棄疾的生活有那末繁複，他的詞的描寫也有那末繁複：他有英雄氣壯的詞，也有兒女情長的詞；有血和淚的詞，也有滑稽遊戲的詞；有壯烈的金戈鐵馬的詞，也有悠淡的田園即景的詞。特別是這種游戲滑稽的詞，古人似多不肯那樣去寫過。辛棄疾在這方面有最大的成功，我們且看他的寫法：

夜遊宮（苦俗客）

縱個相知可喜，才廝見，說山說水。顛倒爛熟只道是。怎奈何，一回說，一回美。有個尖新的，說底話，非名即利。說的口乾罪過你！且不罪，俺略起，去洗耳。

尋芳草（嘲陳萃叟憶內）

有得許多淚，更閑却，許多鴛被。枕頭兒，放處都不是，舊家時，怎生睡？更也沒書來，那堪被，雁兒調戲。道無書，却有書中意：排幾個，人人字。

戀繡衾

長夜偏冷，添被兒，枕頭兒移了又移。我自是，笑別人的；却原來，當局者迷。如今只恨因緣淺，也不曾抵死恨伊。合手下安排了，那筵席須有散時。

醜奴兒

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，愛上層樓，爲賦新詩强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味，欲說還休；欲說還休，却道「天涼好個秋！」

又

近來愁似天來大，誰解相憐？誰解相憐？又把愁來作個天。　都將古今無情事，放在愁邊；放在愁邊，却自移家向酒泉。

從表面看，這都是些富有滑稽趣味的小詞；其實內裏所抒寫的都是眞摯的情感。許多人都贊美辛棄疾的長調，但我們讀了他的這般清新的小詞以後，又覺得辛棄疾的絕妙之作，在小詞而不在長調了。

辛棄疾的文藝，無形中受陶潛詩的影響自然不少。陶潛最工田園詩，辛棄疾也很擅長於寫山水田園的詞：

清平樂（博山道中卽事）

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裏吳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媼？　大兒鋤豆溪東，中兒正織雞籠。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看剝蓮蓬。

西江月（夜行黃沙道中）

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。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。

辛棄疾這枝筆眞是無施而不可的，我們看他懷古的時候，是何等悲涼；寫愁情的時候，是何等淒苦；寫滑稽的時候，又是何等的富有情趣；但在這裏却又運轉他那枝生花的妙筆，來描繪大自然界的一切風光景色了。『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看剝蓮蓬，』眞是絕妙的田家即景；『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，』這十三個字寫盡了一個夏天的太平景象；『路轉溪橋忽見，』又是一幅絕妙的詩的畫圖展開。詞的描寫到了辛棄疾，不能不說已盡藝術之能事了。

辛棄疾之所以有如此的藝術上的造詣，這固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的文藝天才；又有繁複激盪的生活背境，但同時我們又不可忽視辛棄疾對於古文藝的研求。他不但在人格上，作風上，受陶潛的薰染極深，同時也受了五代小詞的影響，受了時代略早的白話詞人朱敦儒的影響，還受了同鄉女詞人李清照的影響。不過辛棄疾雖然受這些先進

作家的影響，却不是模擬他們。有時效某人之體，略仿其作風，還是用自己的詞句，寫自己的意思，所以辛棄疾的詞，還是辛棄疾的詞。

辛棄疾作詞也不是粗率的，有時是一氣呵成，有時也十分推敲。岳珂桯史云：「辛棄疾自誦其賀新涼，永遇樂二詞，使座客指摘其失。珂謂賀新涼詞首尾二腔，語句相似；永遇樂詞，用事太多，棄疾乃自改其語，日數十易，累月猶未竟。其刻意如此」可見棄疾的詞不是輕易產出來的。

* * *

陸游是南宋一位最偉大的詩人。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。十二歲即能詩文。以蔭補登仕郎，賜進士出身。范成大帥蜀，游爲參議官。嘉泰初，詔同修國史，陞秘書監，升寶章閣待制，致仕卒。（一一二五——一二一〇）。游爲人頗浪漫不拘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自號放翁。他的詞如其爲人，例如鵲橋仙：

華燈縱博，雕鞍馳射，誰記當年豪舉？酒徒一一取封侯，獨去作江邊漁父。

輕舟八尺，低篷三扇，占斷蘋州烟雨。鏡湖原自屬閑人，又何必官家賜與！

又

一竿風月，一簑烟雨，家在釣台西住。賣魚生怕近城門，況肯到紅塵深處。潮生理櫂，潮平繫纜，潮落浩歌歸去。時人錯把比嚴光，我自是無名漁父。

陸游的小詞，很能夠將他那種飄然的疏放生活，很生動的表現出來，似乎不是別的詞家所能企及的。

長相思

橋如虹，水如空，一葉飄然烟雨中，天教稱放翁。側船篷，使江風，蟹舍參差漁市東，到時聞暮鐘。

點絳唇

采藥歸來，獨尋茅店沽新釀。暮烟千嶂，處處聞漁唱。醉弄扁舟，不怕黏天浪。江湖上，這回疏放，作個閑人樣。

這樣的疎狂，自然怪不得人家要譏笑他了。不過，我們如果認定陸游只是這麽一個疎狂的獨樂主義者，那就錯了。

我們要知道陸游本來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子。他生出來不久，徽欽二帝便被虜，中原之地全被金占領，宋高宗已經在南宋造成了偏安的局面了。他是看不慣這種偏安的局面的，他主張北伐，恢復中原。那時恰好韓侂胄當國，倡議伐金。陸游因爲主張上的契合，很贊助他，并替他寫了一篇南園記。這件事許多人譏笑陸游的晚節失修，其實，却不知道他是抱了恢復中原的宏願去歸附韓侂胄的。從陸游的晚年詞裏，還很淸楚的可以看出作者心頭的抱負出來：

夜遊宮（記夢）

雪曉淸笳亂起，夢遊處不知何地。鐵騎無聲望似水。想關河，雁門西，靑海際。睡覺寒燈裏，漏聲斷，月斜窗紙。自許封侯在萬里。有誰知？鬢雖殘，心未死！

訴衷情

當年萬里覓封侯，匹馬戍梁州。關河夢斷何處，塵暗舊貂裘。　胡未滅，鬢先秋，淚空流。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洲。

雙頭蓮（呈范至能待制）

華鬢星星，驚壯志成虛，此身如寄。蕭條病驥，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。夢斷故國山川，隔重重烟水，身萬里。舊社凋零，靑門俊遊誰記？　盡道錦里繁華，歎官閑晝永，柴荊添睡，清愁自醉。念此際，付與何人心事？縱有楚柁吳檣，知何時東逝？空悵望鱠美菰香，秋風又起。

作者本是想做一番英雄事業的人，但沒有機會去試用，只看着「酒徒一一取封侯」，他便變了一個江湖間的閑散人，去過頹放的生涯了。但他的心頭却仍然是熱烈的。我們讀他的這些詞，悲歌感慨，令人擊節。到了晚年，一切的夢都空了，回想少年時代的事總是異常的難堪：

鵲橋仙（夜聞杜鵑）

茅簷人靜，蓬窗燈暗，春晚連江風雨。林鶯巢燕總無聲，但月夜常啼杜宇。催成清淚，驚殘孤夢，又揀深枝飛去。故山猶自不堪聽，況半世飄然羈旅。

這時我們放浪的詩人，也感覺飄泊生活的悲傷了。同時還有一件事，也永遠使他不能抱住樂天主義的夢的，便是他少年時代有一段愛情上失意的創痕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他初娶表妹唐氏爲妻，愛情甚篤，但不喜于其姑，竟出之。陸游爲了此事悒鬱終身。到了晚年，還是「猶吊遺蹤一悵然」，他好些詞是抒寫這方面的悲哀的：

釵頭鳳

紅酥手，黃縢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。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錯錯！　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莫莫！

上西樓

江頭綠暗紅稀，燕交飛。忽到當年行處，恨依依。 灑清淚，歎人事，與心違。滿酌玉壺花露，送春歸。

陸游的詞具有壯美與優美的兩種境界，故楊慎詞品稱其「纖麗處似淮海，雄快處似東坡」；劉克莊後村詩話也稱他：「其激昂感慨者，稼軒不能過；飄逸高妙者，與陳簡齋朱希眞相頡頏；流麗綿密者，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。」這都是平允之論。

* * * *

劉過字改之，號龍洲道人，襄陽人。（或說是太和人，或說是新昌人）。他也是極力主張北伐的人，曾上書請光宗過宮，並致書宰相陳恢復方略。不用。乃放浪湖海，嘯傲自適。宋子虛稱他為天下奇男子。他沒有做過什麼大官，他的生年卒月都不可考。岳珂桯史稱其「以詩鳴江西」。可惜他的詩不傳，因此劉過在文學史上便成為一個純粹的詞人了。

他是一個辛派的詞人。黃昇花菴詞選說：「改之，稼軒之客，詞多壯語，蓋學稼

軒者也」。劉過本是很崇拜辛棄疾的，至有「古豈無人，可以似吾稼軒者誰」之語。但我們要知道，辛劉都是所謂慷慨悲歌之士，他們以道義相結合；雖然時相酬唱，似不能便說劉過的詞係學辛棄疾。不過，因爲他們都是豪邁的性情，所以詞的作風自然地有了共同的趨向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也說劉過詞「雖跌宕淋漓，實未嘗全作辛體」。他的詞有一首寄辛棄疾的沁園春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：

斗酒彘肩，風雨渡江，豈不快哉！被香山居士，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。坡謂西湖正如西子，濃抹淡妝臨照台。二公者皆掉頭不顧，只管傳杯。白云「天竺去來，圖畫裏，崢嶸樓閣開。愛縱橫二澗，東西水遶；兩峯南北，高下雲堆」。逋曰不然。暗香浮動，不若孤山先訪梅。須晴去訪稼軒未晚，且此徘徊。

這首詞岳珂譏其「白日見鬼」，本不算一首很好的詞，但由此可以看出劉過作詞的「自然放肆」的精神，不受絲毫拘束的精神。他那樣淋漓奔放的才氣，決不是模擬底下討生活的，什麼規律都不能縛住他。且舉他一首六州歌頭作例：

鎮長淮，一都會、古揚州。昇平日，朱簾十里，春風小紅樓。誰知艱難去，邊塵暗，胡馬擾，笙歌散，衣冠渡，使人愁！屈指細思：血戰何成事？萬戶封侯！但瓊花無恙，開落幾經秋。故壘荒坵似含羞！ 悵望金陵宅，丹陽郡，山不臨綢繆。興亡夢，榮枯淚，水東流，甚時休？野灶炊烟裏，依然是宿貔貅。歎烽火，今蕭索，尚淹留。莫上醉翁亭，看濛濛雨，楊柳絲柔。笑書生無用，富貴拙身，謀騎鶴來游。

這是一首感慨很深的長詞。往下，且看他的小詞：

唐多令（重過武昌）

蘆葉滿汀洲，寒沙帶淺流。二十年重過南樓。柳下繫船猶未穩，能幾日，又中秋。 黃鶴斷磯頭，故人曾到否？舊江山渾是新愁。欲買桂花同載酒，終不似，少年游。

長相思

燕高飛，燕低飛，正是黃梅青杏時，榴花開滿枝。　夢歸期，數歸期，想見青樓天四垂，有人攢黛眉。

天仙子（初赴省別妾于三十里頭）

別酒醺醺渾易醉，回過頭來三十里。馬兒不住去如飛，牽一憩，坐一憩，斷送煞人山與水。　是則是功名終可喜，不道恩情拚得未？雲迷村店酒旗斜。去也是？住也是？煩惱自家煩惱你！

醉太平

情高意眞，眉長鬢青。小樓明月調箏，寫春風數聲。　思君憶君，魂牽夢縈。翠銷香暖雲屏，更那堪酒醒！

劉過的詞也和辛棄疾一樣，有悲壯和飄逸的兩種境界，但均不能造其極，所以終究是第二流的詞人。

*　*　*　*

劉克莊也是南宋一個有名的詩家。字潛夫，號後村，福建莆田人。克莊少時即負文名，以蔭仕。因做梅花詩被劾免官，閑居了好些年數。故他的詞有『老子平生無他過，爲梅花受取風流罪』之句。

後來理宗很激賞他文學，賜他同進士出身，除秘書少監，令與尤焴同任史事。此後知遇日隆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。他活了八十三歲才死，他的兩隻眼睛早瞎了。（一一八七——一二六九）

克莊也是一位志切恢復中原的英雄，他的詞如：『兩河蕭瑟惟狐兔，問當年祖生去後，有人來否？多少新亭揮淚客，誰夢中原塊土。算事業須由人做！應笑書生心膽怯，向車中閉置如新婦，空目送，塞鴻去。』（賀新涼後半闋）很可以看出劉克莊的壯志。

終于英雄事業沒有如願，我們的詞人很快的老了，這時只有拿詞詩來消磨他的晚年。我們讀過他的後村別調，很知道此老也愛寫曼艷的小詞，閑情正不淺呢。

清平樂(贈陳參議師文侍兒)

宮腰束素，只怕能輕舉。好築避風臺護取，莫遣驚鴻飛去。　一團香玉溫柔，笑顰俱有風流。貪與蕭郎眉語，不知舞錯伊州。

卜算子(海棠爲風雨所損)

片片蝶衣輕，點點猩紅小。道是天公不惜花，百種千般巧。　朝見樹頭繁，暮見樹頭少。道是天公果惜花，雨洗風吹了。

長相思(寄遠)

朝有時，暮有時，潮水猶知日兩回，人生長別離！　來有時，去有時，燕子猶知社後歸，君行無定期！

又(贈品)

風蕭蕭，雨蕭蕭，相送淮亭折柳條，春愁不自聊！　煙迢迢，水迢迢，準擬江邊駐畫橈，舟人頻報潮。

憶秦娥（暮春）

游人絕，綠陰滿野芳菲歇。芳菲歇，養蠶天氣，采茶時節。　枝頭杜宇啼成血，陌頭楊柳吹成雪。吹成雪，淡烟微雨，江南三月。

劉克莊的詞和辛棄疾劉過一樣有『掉書袋』的毛病，——限于長詞——同時，他的詞也和辛劉一樣把自己浪漫頹放的態度，很率真的表現出來：

一剪梅（余赴廣東，實之夜餞于風亭）

束縕宵行十里強，挑得詩囊，抛了衣囊。天寒路滑馬蹄僵，元是王郎，來送劉郎。　酒酣耳熱說文章，驚倒鄰牆，推倒胡床。旁觀拍手笑疏狂。疏又何妨？狂又何妨？

又（袁州解印）

陌上行人怪府公，還是詩窮？還是文窮？下車上馬太匆匆，來是春風，去是秋風。　階銜免得帶兵農，嬉到昏鐘，睡到齋鐘。不消提嶽與知宮，喚作山翁，

喚作溪翁。

長相思

勸一杯，復一杯，短鍤相隨死便埋，英雄安在哉？　眉不開，懷不開，幸有江邊舊釣台，拂衣歸去來。

論者謂劉克莊詞：「直致近俗，乃效稼軒而不及者」，（張炎樂府指迷語）此語殊屬非是。劉克莊詞的造詣，或許沒有辛棄疾的偉大，但他的詞自有他的生命，爲南宋一大詞家，不能說是辛棄疾的模擬者，雖然他的作風很有辛詞的風味。

* * *

朱淑貞爲宋代有名的女作家之一。他的生世不甚可攷，有說是海甯人；有說是錢塘人，世居姚村。歷代詞人姓氏稱其與魏夫人爲詞友（魏夫人乃北宋丞相曾布妻，周況頤蕙風詞話因此推論她是北宋人）但據其斷腸集紀略，則說淑貞是朱熹的姪女，這也似乎不確。（四庫全書提要謂：「朱子自爲新安人，流寓閩中。考年譜世系，亦別

無兄弟，著籍海甯。」

她自號幽棲居士，嫁與市儈為妻，『匹偶非倫，弗遂素志』。著有斷腸集十卷。詩甚佳，其詞尤美：

生查子（元夕——此詞亦見歐陽修集）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 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

清平樂

惱烟撩露，留我須臾去。攜手藕花湖上路，一霎黃梅細雨。 嬌癡不怕人猜，和人睡倒人懷。最是分攜時候，歸來懶傍妝台。

這樣豔麗的詞，在斷腸集裏面應該說是例外。朱淑貞大部份的詞都是悲涼淒苦的調子

蝶戀花（送春）

樓外垂楊千萬縷，欲繫青春，少住春還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，隨春且看歸何處？　滿目山川聞杜宇，便做無情，莫也愁人意。把酒送春春不語，黃昏却下瀟瀟雨。

眼兒媚（春怨）

遲遲風日弄輕柔，花徑暗香流。清明過了，不堪回首，雲鎖朱樓。　午牕睡起鶯聲巧，何處喚春愁？綠楊影裏，海棠亭畔，紅杏梢頭。

浣溪紗（春夜）

玉體金釵一樣嬌，背燈初解繡裙腰，衾寒枕冷夜香銷。　深院重關春寂寂，落花和雨夜迢迢，恨情和夢更無聊！

謁金門

春已半，觸目此情無限。十二闌干閑倚偏，愁來天不管。　好是風和日暖，輸與鶯鶯燕燕。滿院落花簾不捲，斷腸芳草遠。

宋代的女作家，除開「李清照」，要算朱淑貞是第一個了。但朱熹說：「本朝婦人能文者，唯魏夫人及李易安」，而不提及朱淑貞。大約朱淑貞在當代文名不甚著，所以連生平也難查考了。

三　南宋的樂府詞

樂府詞家吳文英說：「音律欲其協，否則長短句耳；下字欲其雅，否則纏令體耳。」這幾句話把樂府詞的要點完全說出來了。樂府詞有兩個特徵：其一，是能協樂叶律，唱起來很好聽；其二，是字面很美，看起來很好看。樂府詞的好處在這裏，壞處也在這裏。

本來詞有內外二義：在外的意義，是考究形式的美，注重音律與字面；在內的意義，是考究內容的充實，注重情感與意境。這二者是很難完全兼顧的。如果要絕對的表現情感與意境，就不能十分顧及音律與字面；如果要十分注重音律與字面，就不能

不犧牲情感與意境。詩人的詞，只求表現情感與意境的美；樂府家的詞只求完成音律與字面的美。用文學的眼光看來，樂府詞最大的缺點，就是沒有內容，情感與意境都不能在樂府詞裏面充分地表現出來。

南宋注重內容的白話詞，已經在前面敘述過；這裏讓我們來講南宋的樂府詞吧。南宋的樂府詞是怎樣起來？這倒是要追究的。談到這個問題，不能不先講講這時南宋的局面。我們知道自從韓侂胄伏誅後，主張北伐的人，都貶的貶了，死的死了，再沒有人敢倡恢復中原之議了。與金和議成後，南宋偏安之局于以大定。在這個偏安既定的局面之下，健忘的南宋人，把『不共戴天之仇』都忘却了，士大夫們又來擬『洪爐而高歌』了，一般文人詞客又拿詞來作笙歌燕樂的工具了。詞既然跟着笙歌燕樂跑，樂府詞自然要發展起來。樂府詞發展以後，我們祇念着詞調的鏗鏘，看着字句的華美；不惜南渡詞人那種悲涼感慨的作風失掉了，就是寫兒女之情也寫不好了。可是，十三世紀的中國詞壇，（宋甯宗初年至南宋末年）却完全是這種樂府詞的風氣支配着

姜夔是南宋樂府詞的領導者。

夔字堯章，鄱陽人。（或以爲德興人）幼時，隨他的父親居古沔甚久。其後學詩于蕭千巖，因寓吳興。與白石洞爲鄰，自號白石道人，又號石帚。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。後因奈而嘗國，卽隱居箬坑之千山不仕。嘯傲山水，往來湖湘淮左，與范石湖楊萬里諸人相爲吟咏酬唱。他的詩做得很好，楊萬里稱爲詩壇的先鋒。他又精通音樂，嘗作自度腔。他生平沒有做過官，卽以音樂與詩詞自遣。嘗有詩云：

自作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曲終過盡松林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橋。

小紅者范石湖之婢，有色藝。姜夔爲石湖製暗香，疏影二詞，石湖卽以小紅爲贈。姜夔每自製新詞，卽自吹簫，小紅輒歌而和之，晚年，他帶着小紅遊遍江南諸勝地。以疾卒于蘇州（或云西湖）。

姜夔一生的生活是這樣閑適而富有詩意。他的詞在當代最負盛名，只因過于雕琢，有時反不如他的詩，例如他的雪後夜過垂虹橋詩云：

笠澤茫茫雁影微，玉峯重疊護雲衣。長橋寂寞春寒夜，只有詩人一舸歸！

這首詩是紹熙辛亥除夕做的，過了五年，他又當着冬天的雪夜過垂虹橋，因賦慶宮春詞：

雙槳蓴波，一簑松雨，暮愁漸滿空闊。呼我盟鷗，翩翩欲下，背人還過木末。那回歸去，蕩雲雪孤舟夜發。傷心重見，依約眉山，黛痕低壓。采香徑裏春寒，老子婆娑，自歌誰答？垂虹西望，飄然引去，此興難遏。酒醒波遠，正凝想明璫素襪，如今安在？惟有闌干，伴人一霎。

這是在同樣境地做的詩和詞，而且據姜夔說他的這首詞是『過旬塗稿乃定』的作品，可是詞仍不如詩。

姜夔的詞有兩類：一類是塡詞，一類是自度曲。他的塡詞，既束縛于文字，又束

糊于音律，能讀的作品很少，勉强選出幾首作例：

鷓鴣天

巷陌風光縱賞時，籠紗未出馬先嘶。白頭居士無呵殿，只有乘舟小女隨。花滿市，月侵衣，少年情事老來悲。沙河塘上春寒淺，看了游人緩緩歸。

醉吟商小品

又正是春歸，細柳暗黃千縷。暮雅啼處，夢逐金鞍去。一點芳心休訴，琵琶解語。

齊天樂（詠蟋蟀）

庾郎先自吟愁賦，淒淒更聞私語。露溼銅鋪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聽伊處。哀音似訴。正思婦無眠，起尋機杼。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？ 西窗又吹暗雨，爲誰頻斷續？相和砧杵。候館吟秋，離宮弔月，別有傷心無數。豳詩漫與。笑籬落呼燈，世間兒女。寫入琴絲，一聲聲更苦！

齊天樂一詞已嫌過于雕刻了。

姜夔的自度曲以暗香疏影二詞爲最負聲名，張炎至稱爲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的絕唱。但在我們看來、這兩首詞只一味用典使事，沒有內容，似乎不能代表姜夔的藝術的優點。我們不妨另選作者的幾首自度曲來作例：

淡黃柳（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，巷陌淒涼，與江左異。唯柳色夾道，依依可憐。因度此闋，以紓客懷。）

空城曉角，吹入垂楊陌。馬上單衣寒側側。看盡鵝黃嫩綠，都是江南舊相識。正岑寂，明朝又寒食。强擕酒小喬宅。怕梨花落盡成秋色。燕燕飛來，問春何在？唯有池塘自碧。

揚州慢（淳熙丙申至日，予過維揚。夜雪初霽，薺麥彌望。入其城則四顧蕭條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漸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懷愴然，感慨今昔，因度此曲。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。）

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，盡薺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漸黃昏，淸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 杜郎俊賞，算如今，重到須驚。縱豆蔻詞工，青樓夢好，難賦深情。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，年年知爲誰生？

長亭怨慢（余頗喜自製曲，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協以律。故前後闋多不同。桓大司馬云：「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，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潭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」此語予深愛之。）

漸吹盡，枝頭香絮。是處人家，綠深門戶。遠浦縈迴，暮帆零亂，向何許？閱人多矣，誰得似，長亭樹？樹若有情時，不會得靑靑如此！ 日暮，望高城不見，只見亂山無數。韋郎去也，怎忘得，玉環分付：第一是早早歸來，怕紅萼，無人爲主。算只有幷刀，難剪離愁千縷。

姜夔自度曲的好處，是能夠不束縛于音律。（作者自云「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

協以律。」壞處是文字方面仍不免雕刻太甚。而且他的小序也是一種小小的毛病。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白石好爲小序，序即是詞，詞仍是序。反覆再觀，如同嚼蠟矣。」

姜夔的詞學，向來是很高的，稱道他的人很多：范石湖說：「白石有裁雲縫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聲。」黃昇說：「詞宜清空，不要質實。姜白石如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跡」。朱彝尊說：「詞人言詞，必稱北宋。然詞至南宋，始極其至。姜堯章氏最爲傑出。」宋翔鳳說：「詞家之有姜石帚，猶詩家之有杜少陵。」王國維說：「古今詞人格調之高，莫如白石。」我們看了這些過于誇張的贊美，實在不能滿意。平心而論，姜夔的詞有他的好處，也有他的壞處。好處有二：第一是格調高，因爲姜夔詞主「清空」，「清空」則能「古雅峭拔」，故格調甚高。第二是用事巧妙；如疏影詞的「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，想佩環月下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」。係用少陵詩。「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」，係用壽陽事。皆「用事不爲所使」。（張炎的話）這都是姜詞的好處。可是，這些好處並沒有重大的意義。作詞最大的目

的，自然不是專門講究格調就好了，也不是把字面弄得很美的就對了，是要求描寫的深刻有力，能夠把作者的情感與意境逼眞地表現出來。正因爲姜夔的詞專門講格調，主「淸空」，如「野雲孤飛」，完全不落實際，沒有具體的象徵，故描寫不深入，不逼眞。如暗香疏影那種作品，明明是詠梅花，却沒有一句道着梅花，我們讀了如「霧裏看花」一樣，是謂雖高而詞斯下矣。至于喜歡用典與使事，適以暴露作者才氣之短，更不是我們所願意稱道的了。

姜夔在當代既負很高的詞譽，其影響自然亦很大的。朱彝尊說：「詞莫善于姜夔，宗之者張輯，盧祖皐，史達祖，吳文英，蔣捷，王沂孫，張炎，周密，陳允平，張翥，楊基，皆具夔之一體。基之後，得其門者寡矣。」照這樣看來，在姜氏還沒有起來以前，南宋詞壇是辛棄疾爲盟主；及姜夔的詞負盛以後，他便繼着辛棄疾而主盟後半期的南宋詞壇了。自此以後至於南宋末年，完全是樂府詞的時代了。

* * * *

紀的四庫全書提要說：『詞首鄱陽姜夔，句琢字鍊，始歸醇雅。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。』現在，讓我們來敘述姜夔的羽翼高觀國史達祖的詞吧。

高觀國字賓王，山陰人，有竹屋癡語一卷。他的詞雖同姜派。而自有其清新獨立的風格。例如：

卜算子

屈指數春來，彈指驚春去。檐外蛛絲網落花，也要留春住。　幾日喜春晴，幾夜愁春雨。十二雕窗六曲屏，題徧傷春句。

菩薩蠻

春風吹綠湖邊草，春光依舊湖邊道。玉勒錦障泥，少年遊冶時。　烟明花似繡，且醉旗亭酒。斜日照花西，歸鴉花外啼。

清平樂

春寒雨溼，燕子低飛急。雲壓前山羣翠失，烟水滿湖輕碧。　小逕相見溪頭，

淸寒不到靑樓。請上琵琶絃索，今朝破得春愁。

杏花天

霧烟消處寒猶嫩，乍門巷愔愔晝永。池塘芳草魂初醒，秀句吟春未穩。仙源阻，春風瘦損。又燕子，來無芳信。小桃也自知人恨，滿面羞紅難禁。

觀國作詞不十分刻畫，也不似姜夔那樣用勁去使事，所以他的小詞往往淸新可愛。詞之作者，雖姜夔亦不能勝。其詞名不及姜氏，與史達祖齊名，時稱「高史」。

* * * * *

史達祖字邦卿，號梅溪，汴人。生約當紹興末年，死于開禧末年。少舉進士不第。韓侂冑當國時，達祖做他的省吏。擬旨擬帖，俱出其手。曾隨李壁使金。韓侂冑伏誅後，達祖被黥死。（據葉少翁四朝聞見錄）達祖有梅溪詞一卷。他與高觀國唱和甚多。陳造批評他倆說「竹屋梅溪詞，要是不經人道語，其妙處，少游美成不及也」。其實他倆雖然齊名，作風却絕不相同。我們且往下讀史達祖的詞：

西江月

西月澹窺樓角，東風暗落簷牙。一燈初見影紗窗，又是重簾不下。　幽思屢隨芳草，閑愁多似楊花。楊花芳草遍天涯，綉被春寒夜夜。

釵頭鳳（寒食飲綠亭）

春愁遠，春夢亂，鳳釵一股輕塵滿。江烟白，江波碧，柳戶清明，燕簾寒食，憶憶憶！　鶯聲曉，簫聲短，落花不許春拘管。新相識，休相失。翠陌吹衣，畫樓橫笛，得得得！

玉樓春（賦梨花）

玉容寂寞誰爲主，寒食心情愁幾許。前身清淡似梅妝，遙夜依微留月住。　香迷蝴蝶飛時路，雪在秋千來往處。黃昏著了素衣裳，深閉重門聽夜雨。

作者的詠物詞是很負盛名的，張炎最贊美他的東風第一枝（咏雪）和雙雙燕（咏燕）二詞，謂其『全章精粹，不留滯于物。』我們且舉雙雙燕詞作例：

雙雙燕（詠燕）

過春社了，度簾幙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　芳徑芹泥雨潤，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。應是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蛾，日日畫欄獨凭。

姜夔稱史達祖的詞：『奇秀清逸，有李長吉之韻，蓋能融情景于一家，會句意于兩得。』張鎡題梅溪詞云：『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，而無訑蕩污淫之失，端可分鑣清真，平睨方回；而紛紛三變輩，幾不足比數！』這種批評未免太誇張了。周濟說：『梅溪喜用「偷」字，品格便不高。』這又未免過于吹毛求疵了。平心而論，史達祖為人雖不足取，詞的格調也不高，然才華贍麗，工于描繪，不能不算南宋一作手。

* * * *

吳文英是姜派詞人中的健將。

文英字君特，號夢窗，四明人。其生平事跡不甚可考。嘗從姜夔遊，他的詞亦宗姜氏。尹惟曉序他的詞說：「求詞于吾宋，前有清眞，後有夢窗。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」可見文英的詞在當代已很有名了。他的作品最豐富：流傳下來的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。所作詞專門用與使事，所以沈伯時批評他：「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易知。」在夢窗詞裏面的長調，沒有一首是可讀的；只間有小詞，脫下了古典的衣裳，清蔚可誦：

玉樓春（京市舞女）

茸茸貍帽遮梅額，金蟬羅剪胡衫窄。乘肩爭看小腰身，倦態強隨閑鼓笛。　問稱家住城東陌，欲買千金應不惜。歸來困頓殢春眠，猶夢婆娑斜趁拍。

唐多令

何處合成愁，離人心上秋。縱芭蕉不雨也颼颼。都道晚涼天氣好，有明月，怕登樓。　年事夢中休，花空烟水流。燕辭歸，客尚淹留。垂柳不縈裙帶住，漫

長是，繫行舟。

這類的詞在吳文英的詞集裏面，簡直是鳳毛麟角。他最喜歡作長調。在他的長調裏面，往往只顧用典與用事的淺巧，東說一件事，西又說一件事，全不顧及詞意的脈絡線索，甚于令讀者神昏目眩，莫知所云。周濟還贊美他說：「夢窗詞之佳者，天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；撫玩無斁，追尋已遠。」這簡直是荒謬絕倫的批評了。關于吳文英的詞，張炎有幾句話說得最好：「夢窗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來不成片段」。嚴格說起來，姜派詞人的詞，多半是拆碎下來，難成片段的，但以吳文英陷溺最深，他的作品最不能表現情感和意境。我們說他是姜派的健將，但他卻將姜派詞的缺點暴露無遺了。所以同派的張炎也毫不客氣的反對他的作品。

四　晚宋詞壇

（一）宋詞到了晚宋，猶之乎唐詩到了晚唐。唐詩經過盛唐詩人的發揚光大，經過中唐

詩人的開拓變遷，到了晚唐的詩人找不着出路了，便走上專門賣弄文字的技巧的路上去了，便形成晚唐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的作風了。宋詞也是一樣，經過北宋詞人的發揚光大，經過南渡詞人的開拓變遷，到了南宋偏安之局大定（公元一二〇七年韓侂冑伏誅，與金議和成功）以後的詞人——姜夔吳文英這一般詞人——找不着詞的出路了，又漸漸走上賣弄文字的技巧的路上去了，到了晚宋便完全變成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的詞境，如晚唐詩一樣。

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最注重的自然是文字的技巧，詞的字面必須特別使其美麗，這是姜夔吳文英輩的詞倡導起來的風氣。到了宋末，這種靡艷的風氣已普遍于詞壇了。我們只要看晚宋那些詞人的作集，題名都是很考究，如王沂孫的花外集（一名碧山樂府），周密的蘋洲漁笛譜，陳允平的日湖漁唱，張炎的山中白雲詞，都是些很美麗的題目。他們的作品完全是表現文字的美。

此外音律的諧協，也是唯美派的晚宋詞人所沒有忽視的。張炎在他的詞源裏面說

他的父親曾賦瑞鶴仙，有『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，閑了尋香兩翅』之句，『撲』字不協，改爲『守』字，乃協；他又有『鎖窗深』之句，『深』字不協，改爲『幽』字，又不協，再改『明』字乃協。據我們看，改是改得協律了，但意義却相差萬里了。因爲晚宋詞人，多半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薰染着姜夔與文英輩的影響，以爲離開了樂府便沒有詞，只有樂府詞才算詞，所以那樣的注重音律的諧協，而忽視詞的情感與意境。

單就形式的美一方面說，（包括文字的音律的美與字面的美二者而言）晚宋的詞是值得我們欣賞的。往下我們且分別來介紹晚宋詞人及其詞。

* * *

王沂孫字聖與，號碧山，又號中仙，會稽人。宋亡後，仕于元，爲慶元路學正。他的詞很爲後人所稱說，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『中仙最多故國之感，故著力不多，天分高絕，所謂意能尊體者也。』張惠言則稱他的詠物詞『有君國之憂』。例如：

高陽台

殘雪庭陰，輕寒簾影，霏霏玉管春葭。小帖金泥，不知春在誰家。相思一夜窗前夢，奈個人水隔天遮。但淒然滿樹幽香，滿地橫斜。江南自是離愁苦，況遊驄古道，歸雁平沙。怎得銀箋，殷勤與說年華。如今處處生芳草，縱憑高不見天涯。更消他幾度東風，幾度飛花。

作者身遭亡國之痛，自然免不掉悲傷之感。但在碧山樂府裏面有「君國之憂」的作品，實在不多。他的詠物詞尤其與「故國之感」毫不相涉，至多我們只能夠指出他高陽台這一類的作品有些兒感慨，但感慨也是很稀薄的。如摸魚兒，不但沒有一點感慨，而且是寫花柳的閑情，卻寫得很好：

洗芳林夜來風雨，匆匆還送春去。方纔送得春歸了，那又送君南浦。君聽取，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。君行到處，便快折湖邊千條翠柳，爲我繫春住。春還住，休索吟春伴侶。殘花今已塵土。姑蘇台下煙波遠，西子近來何許？能喚否？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。煩君妙語，更爲我將春，連花帶柳，寫入翠箋

句。

王沂孫是在元朝做過官的，他的詞自然不會一概是「故國之感」，我們更不能拿「多故國之感」的話來贊美他的詞。

蔣捷字勝欲，宜興人。（或作陽羨人）德祐年間舉進士。宋亡之後，他遁跡不仕，住竹山，人稱爲竹山先生。有竹山詞。

在晚宋詞人中，蔣捷要算是最能超脫的一個，他雖然被稱爲姜派的詞人，但他的詞能不爲文字與音律所拘束，自由肆放，頗有辛棄疾的精神。如沁園春的「結算平生風流債，請一錐勾，盡攻性之兵，花團錦陣；毒身之鴆，笑齒歌喉，」又如賀新郎的「鏡我看來何所似，一似韓家五鬼，又一似楊家瘋子」，這些例子誠然是好笑，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字有一種不可羈絆的肆溢精神。我們不妨另舉幾首能夠代表作者的幽俏的詞作例：

虞美人

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，斷雁叫西風。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。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。

解佩令（春）

春晴也好，春陰也好，著些兒春雨越好。春雨如絲，繡出花枝紅裊，怎禁他孟婆合皁？梅花風小，杏花風小，海棠風驀地寒峭。歲歲春光，被二十四風吹老。楝花風爾且慢到。

一剪梅（舟過吳江）

一片春愁待酒澆，江上舟搖，樓上簾招。秋娘渡與泰娘橋，風又飄飄，雨又蕭蕭。何日歸家洗客袍，銀字笙調，心字香燒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

毛晉稱竹山詞「語語纖巧，眞世說靡也，字字妍倩，眞六朝隃也。」紀昀亦稱：「其

詞練字精深，調音諧暢，爲倚聲家之榘矱。」這種批評，還是就姜派的眼光來讚美蔣捷，似乎沒有了解蔣捷詞的眞價値。不過蔣捷也不是沒有近乎婉約小巧的詞：

霜天曉角

人影窗紗，是誰來折花？折則從他折去，知折去，向誰家？ 檐牙枝最佳，折時高折些。說與折花人道：須插向，鬢邊斜。

虞美人（梳樓）

絲絲楊柳絲絲雨，春在溟濛處。樓兒忒小不藏愁，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。 天憐客子鄉關遠，借與花消遣。海棠紅近綠闌干，纔捲朱簾卻又晚風寒。

無論是寫近豪放的詞，或是近婉約的詞，蔣捷寫來總是明白曉暢，不曾流于晦澀難解，這也是和晚宋人詞不同的地方。

* * * *

周密字公謹，號草窗，濟南人，流寓吳興，居弁山，自號弁陽嘯翁，又號蕭齋，

又號西水漁夫。（一二三二——一三〇八）。他曾仕宋為義烏縣令，宋亡後，與王沂孫，王易簡，馮應瑞，唐藝孫，呂同老，李彭老，陳恕可，唐珏，趙汝納，李居仁，張炎，仇遠等，結為詞社，著有樂府補題。其詞與吳文英齊名，合稱二窗詞。

他的詞很着力模仿姜夔，他的長調很中了姜夔的毒。拿他來與吳文英並稱，真是再恰當也沒有。倒是他的小詞，很有些值得我們稱道的：

四字令（擬花間）

眉消睡黄，春凝淚妝，玉屏水暖微香，聽蜂兒打窗。　筝塵半妝，綃痕半方，愁心欲訴垂楊，奈飛紅正忙。

鷓鴣天（清明）

燕子時時度翠簾，柳寒猶未褪香綿。落花門巷家家雨，新火樓台處處煙。情默默，恨懨懨，東風吹動畫秋千。刺桐開盡鶯聲老，無奈春風只醉眠。

眼兒媚

飛絲半溼惹歸雲，愁裏又聞鶯。淡月秋千，落花庭院，幾度黃昏。十年一夢揚州路，空有少年心。不分不曉，懨懨默默，一段傷春。

清平樂

晚鶯嬌咽，庭戶溶溶月。一樹湘桃飛茜雪，紅豆相思漸結。看看芳草平沙，遊韉猶未歸家，自是蕭郎漂泊，錯教人恨楊花！

周濟評周密的詞說：「公謹只是詞人，頗有名心，未能自克，雖才情詣力，色色絕人，終不能超然遐舉。」

* * * *

陳允平字君衡，一字衡仲，號西麓，四明人。他的生平事蹟不可考。其詞有日湖漁唱與西麓繼周集。西麓繼周集完全是和周邦彥的清眞詞，毫無可取的作品，日湖漁唱裏也有不少可取的「壽」詞。現在，我們只選出幾首能夠代表作者的詞作例：

謁金門

春欲去，無計得留春住。縱有天涯渾柳絮，春歸還有路。　恨煞多情杜宇，愁煞無情風雨。春日悠悠人自苦，落花誰是主？

唐多令（秋暮有感）

休去采芙蓉，秋江煙水空。帶斜陽一片征鴻。欲頓閑愁無頓處，都著在兩眉峯。心事寄題紅，畫橋流水東。斷腸人無奈秋濃。回首層樓歸去懶，早新月，掛梧桐。

一落索

欲寄相思情苦，倩紅流去淚花。寫不盡離懷，都化作無情雨。　渺渺暮雲春樹，濃烟樹染。夕陽西下，杜鵑啼怨，截斷春歸處。

陳允平也是小詞可誦，而長調毫無是處的。大概晚宋的詞人，才氣短的居多。而當時却養成一種喜歡填長調的風氣。故結果總是堆砌成詞，毛病百出。我們只能夠在他們的小詞裏面，去發現幾首值得賞鑑的作品。其大多數的作品，特別是長詞，多半是沒

有文藝價值的。這顯然是宋詞的末運到了。

張炎是宋詞最後的一個殿軍。

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，循王張俊的六世孫。本西秦人，家居臨安。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。（一二四八）宋亡時，他只有二十九歲。在元朝他的際遇是很不好的，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說：

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，翩翩然飄阿錫之衣，乘纖離之馬，于時風神散朗，自以爲承平故家，貴遊少年不翅也。垂及強仕，喪其行資。則既牢落偃蹇。嘗以藝北遊，不遇。失意亟亟南歸，愈不遇。猶家錢塘十年。久之，又去東遊山陰，四明，天台間，若少遇者，既又棄之西歸。……

張炎本是「鐘鳴鼎食之家」的貴介子弟，宋亡不久，就喪失其資產。晚年落拓，到處飄泊，活到七十多歲才死。他在元朝生活了四十多年，他的詞大部分是在元朝做的。

張炎的詞，受家傳的影響很深。他的曾祖父張鎡很有文名，著玉照堂詞。他的祖

父張含也工文學。父親張樞，尤精音律，有寄閑集。張炎之成爲一個樂府詞家，成爲一個純姜派的詞人，固然是時代的關係，但家傳詞學于他也有很大的影響。他自己說『平生好爲詞章，用功踰四十年』。（詞源下）他的山中白雲詞，最爲世所稱。

張炎最初以春水詞得名，人稱爲張春水。（鄧牧說『春水一詞絕唱古今』）後又以孤雁詞傳誦一詩，人又稱爲張孤雁。按集中南浦（詠春水）與解連環（詠孤雁）二詞，幷不見佳，不知當時何以這樣負盛名。我們且另舉幾首所夠代表作者的作品爲例：

聲聲慢（與王碧山泛舟鑑曲，王鼓[illegible]吹簫，余倚歌而和。天闊秋高，光景奇絕，與姜白石垂虹夜遊，同一清致也。）

晴光轉樹，曉氣分嵐，何人野渡橫舟。斷柳枯蟬，涼意正滿西州。匆匆載花載酒，便無情也自風流。芳晝短，奈不堪深夜，秉燭來遊。　誰識山中朝暮，向白雲一笑，今古無愁。散髮吟商，此興萬里悠悠。清狂未應似我，倚高寒，隔

水呼鷗。須待月，許多情都付與秋。

高陽台（西湖春感）

接葉巢鶯，平波捲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遊，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。更淒然萬綠西冷，一抹荒煙。 當年燕子知何處，但苔深韋曲，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，于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，淺醉閑眠。莫開簾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鵑！

這是兩首長詞，前一首大約在宋未亡以前做的，才有「誰識山中朝暮，向白雲一笑，今古無愁」的句子；後一首大約是宋亡以後做的，才有「莫開簾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鵑」的句子。

張炎其他的長調，也不免雕琢過甚，偏重技巧的毛病。還是小詞多幾首好的，例如：

清平樂

香芳人杳，頓覺遊情少。客裏看春多草草，總被詩愁分了。　去年燕子天涯，今年燕子誰家？三月休聽夜雨，如今不是催花。

四字令

鶯吟翠屏，簾吹絮雲。東風也怕花嗔，帶飛花趕春。　鄰娃笑迎，嬉遊趁晴。明朝何處相尋？那人家柳陰。

珍珠令

桃花扇底歌聲杳，愁多少，便覺道花陰閑了。因甚不歸來？甚歸來不早？　滿院飛花休要掃，待留與薄情知道，知道，怕一似飛花，和春都老。

周濟對於張炎詞有一段極嚴酷的批評：「玉田才本不高，專恃磨礱雕琢，裝頭作腳，處處妥當。後人翕然宗之。然如南浦之賦春水，疏影之賦梅花，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。而戶誦不已，真耳食也。」若是就作者的長詞而言，則不但南浦疏影二詞是「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；」其大部的長詞，都是「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。」可是，若論

他的小詞，如上面所舉例，也未嘗沒有很好的作品。晚宋詞人，本來很少值得我們讚許的，但張炎還要算其中『差强人意』的一個詞人呢。

王沂孫，蔣捷，周密，陳允平，張炎這些詞人死掉以後，宋詞的生命便沒落了。此後的文人，都把他們的天才和精力，用于做曲子去了，詞壇便寂寞不堪回顧了。

五 宋代詞人補誌

宋代重要詞家，已如上述。今復舉其有作集流傳而作品較可觀者，補誌一部分於下。

趙介時，字德麟，宋之宗室，襲封安定郡王，其詞有聊復集一卷。茲舉其悼愛妾的一首清平樂爲例：

春風依舊，著意隋隄柳。搓得鵝兒黃欲就，天氣清明時候。去年紫陌青門，今宵雨魄雲魂。斷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幾個黃昏。

令時的詞在北宋雖無盛名，然其小詞之雋美者，實不在諸名詞人下。

晁沖之，字叔用，一字用道，鉅野人。舉進士。紹興初，以黨論被逐，隱具茨山下。有具茨集一卷。詞如臨江仙：

憶昔西池池上飲，年年多少歡娛。別來不寄一行書。尋常相見了，猶道不如初。

安穩錦屏今夜夢。月明好渡江湖。相思休問定何如。情知春去後。管得落花無？

沖之詞明淨而有情致，在元祐間亦屬一作手。

王觀，字通叟，高郵人。嘉祐進士，官翰林學士，以賦應制詞近褻被謫，自號逐客。有冠柳詞。其詞流麗而富有情思，今舉他的生查子為例：

關山魂夢長，塞雁音書少。兩鬢可憐青，一夜相思老。　歸傍碧紗窗，說與人人道：眞個別離難，不似相逢好。

葛勝仲，字魯卿，丹陽人。紹興初進士，元符初中宏詞科。累遷國子司業，終文華閣待制，知湖州卒諡文康。有丹陽詞，其詞境甚高，而微短于才，今舉其一首有名的

點絳唇（縣齋夜坐）爲例：

秋晚寒齋，藜牀香篆橫輕霧。閑愁幾許？夢逐芭蕉雨。　雲外哀鴻，似替幽人語。歸不去，亂山無數，斜日荒城鼓。

王安中，字履道，陽曲人。第進士，政和中擢御史中丞，後歸燕，旋又歸宋，紹興初，官左中大夫。其爲人雖反復炎涼不足道，然所作詞實不可埋沒。有初寮詞一卷。例如蝶戀花：

千古銅台今莫問，流水浮雲，歌舞西陵近。烟柳有情開不盡，東風約定年年信。　天與麟符行樂分，綬帶輕裘，雅宴催雲鬢。翠霧縈紆銷篆印，箏聲恰度秋鴻陣。

這兩句詞：「翠霧縈紆銷篆印，箏聲恰度秋鴻陣，」在當代是很被傳誦的。

趙師使，一名師俠，字介之，汴人。第進士。有坦菴長短句一卷。所作長于摹寫風景，體狀物態。今舉他的謁金門爲例：

沙畔路，記得舊時行處：藹藹疎烟迷岸樹，野航橫不渡。　竹裏疏花梅吐，照眼一川鷗鷺。家在清江江上住，水流愁不去。

紀昀評師使詞云：『今觀其集，蕭疏淡遠，不肯爲剪紅刻翠之文，洵詞中之高品；但微傷率易，是其所偏。』

康與之，字伯可，滑州人，流寓嘉禾。秦檜當國，與之附檜求進，擢台郎。專爲應制歌詞，諛艷粉飾，聲名掃地。檜死，坐貶。詞有順菴樂府。其小詞頗有可觀，例如訴衷情令：

阿房廢址漢荒邱，狐兔又羣遊。豪華盡成春夢，留下古今愁。　君莫上，古原頭，淚難收。夕陽西下，塞雁南來，渭水東流。

楊无咎，字補之，自號逃禪老人，又號清夷長者，清江人。他本有志于功名事業，因秦檜專權，恥于依附，高宗屢次徵他不去。他善畫，其詞在當時不甚有名，黃昇花菴詞選未刊他的詞。有逃禪詞一卷。例如：

相見歡

不禁枕簟新涼，夜初長，又是驚回好夢葉敲窗。　江南望，江北望，水茫茫，贏得一襟清淚伴餘香。

醉花陰

淋漓盡日黃梅雨，斷送春光暮。目斷向高樓，持酒停歌，無計留春住。　撲人飛絮渾無數，總是添愁緒。回首向春風，爭得春愁，也解隨春去。

先容的詞，描寫實在不錯，只可惜他的作集裏面應酬的作品太多了。

侯寘，字彥周，東武人。紹興中以直學士知建康。他在當世詞名亦不高，所作亦多應酬品，值得舉例的甚少。但偶為抒情之作，輒清麗可愛。例如風入松（西湖戲作）：

少年心醉杜韋娘，曾格外疏狂。錦箋預約西湖上，共幽深，竹院松莊。愁夜黛眉顰翠，惜歸羅帕分香。　重來一夢繞湖塘，空烟水微茫。同心眼底無蘇小，

記得遊，凝佇淒涼。入扇柳風殘酒，點衣花雨殘陽。

紀昀評侯寘云：「其詞婉約嫻雅，無酒樓歌館簪笏狼藉之態，其名雖不甚著，而在南宋詞家中，要不能不推爲作者。」

韓元吉，字无咎，號南澗，許昌人。隆興間官至吏部尙書，論者稱其政事文學，均爲一代冠冕。有芭焦詞一卷。例如霜天曉角（題采石蛾眉亭）：

倚天絕壁，直下江千尺。天際兩蛾橫黛，愁與恨，幾時極？暮潮風正急，酒闌聞塞笛。試問謫仙何處？靑天外，遠烟碧。

元吉詞氣魄沈雄，風格自高。

杜安世，字壽域，京兆人。其生平不詳。有壽域詞一卷。作品多可誦者，例如踏莎行：

雨霽風光，春分天氣，千花百草爭明媚。畫梁新燕一雙雙，玉籠鸚鵡愛孤睡。

薜荔依牆，莓苔滿地。靑樓幾處歌聲麗。驀然舊事上心頭，無言斂皺眉山翠。

洪咨夔，字舜俞，號平齋，於潛人。官至刑部尚書。有平齋詞。紀昀稱其所作淋漓激壯，終抑塞磊落之感。然如其眼兒媚一類的詞，則是以清麗見長的：

平沙芳草渡頭村，綠遍去年痕。遊絲下上，流鶯來往，無限銷魂。 綺窗深靜人歸晚，金鴨水沉溫。海棠影下，子規聲裏，立盡黃昏。

黃公度，字師憲，號知稼翁，莆田人。紹興進士，仕至考功員外郎。有知稼翁詞，今舉其青玉案爲例：

鄰雞不管離懷苦，又還是催人去。回首高城音信阻，霜橋月館，水村煙市，總是思量處。 裛殘別袖燕支雨，謾留得愁千縷。欲倩歸鴻分付與，鴻飛不住，倚闌無語，獨立長天暮。

洪邁稱公度的詞「婉約精麗。」

楊萬里，字廷秀，吉水人。官秘書監。因不肯附韓侂胄，不得志。他是南宋有名的詩人，其詞亦如蘇黃，爲曲子中縛不住者。有誠齋樂府一卷。例如好事近：

月未到誠齋，先到萬花川谷。不是誠齋無月，隔一庭修竹。　如今才是十三夜，月色已如玉。未是春光奇絕，看十五十六。

楊萬里眞可以說是一個道地的白話詞人。

葛立方，字常之，勝仲之子。官至吏部侍郎。有歸愚詞一卷。今舉其爲世所稱的卜算子爲例

裊裊水芝紅，脈脈蒹葭浦。淅淅西風澹澹烟，幾點疎疎雨。　草草展杯觴，對此盈盈女。葉葉紅衣當酒船，細細流霞舉。

紀昀謂立方詞：「多平實鋪敍，少淸新婉轉之意。然大致不失宋人風格。」

曾覿，字純甫，號海野老農，汴人，孝宗時官至開府儀同三司，加少保，用事二十年，權傾中外。其爲人奸邪不義，至爲談藝者所不齒。然才華富麗，實有可觀，著海野詞一卷。例如憶秦娥（邯鄲道上）：

風蕭瑟，邯鄲古道傷行客。傷行客，繁華一瞬，不堪思憶。　叢台歌舞無消息

，金樽玉管空陳迹。空陳迹，連天草樹，暮雲凝碧。

曾覩當見東都之盛，故其詞多淒涼感慨。只就詞而論，尚不失為南渡一作家。

王千秋，字錫老，號審齋，東平人，或稱為金陵人。毛晉說他的詞絕少綺艶之態。這似不是確實的話。我們讀了他的審齋詞，除了一部分酬賀之作外，大部分都是抒情詞，而且有寫得很綺艶的。詞例西江月：

老去頻驚節物，醒來依舊江山。清明雨過杏花寒，紅紫芳菲何限。　春病無人消遣，芳心有酒摧殘。此情拍手問闌干，為甚多愁我慣？

千秋一生落拓，飄泊他鄉，其名不顯于當代，其詞亦不為當代所稱，故黃昇花菴詞選未選其詞。但他的詞實在是值得我們誦讀的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稱：「其體本花間而出，入于東坡門徑，風格秀拔，要自不雜俚音，南渡之後，亦卓然為一作手。」

趙彥端，字德莊，號介菴，魏王延美七世孫。乾道淳熙間以直寶文閣，知建康府，終左司郎官。有介菴詞一卷。其賦西湖的謁金門最有名：

休相憶，明夜遠如今日。樓外綠煙村冪冪，花飛如許急。柳岸晚來船集，波底斜陽紅濕。送盡去雲成獨立，酒醒愁又入。

彥端的小詞頗多婉約風流之作。

楊炎正，字濟翁，或作名炎，號止濟翁，廬陵人。五十二歲始登第，爲甯遠簿，後除掌故之分。有西樵語業一卷。其詞頗多感慨，很帶幾分辛棄疾式的豪放意味，但我們却喜歡他的抒情小詞，例如鵲橋仙：

思歸時節，乍寒天氣，總是離人愁緒。夜來無奈被西風，更吹做一簾秋雨。

征衫拂淚，闌干醉倚，羞對黃花無語。寄書除是雁來時，又只恐書成雁去。

紀昀稱炎正詞：「屏絕纖濃，自抒清俊，要非俗艷所可比。」

沈端節，字約之，吳興人。曾分蕪湖，知衡州，官朝散大夫。有克齋詞，今舉其江城子爲例：

秋聲昨夜入梧桐，雨濛濛，灑窗風，短杵疏砧，將恨到簾櫳。歸夢未成心已遠，

雲不斷，水無窮。 有人應念水之東，鬢如蓬，理妝慵，寶鏡沈吟，膏沐為誰容？多少相思多少事，都盡在，不言中。

紀昀稱端節詞：「吐屬婉約，頗具風致。」毛晉謂：「克齋詞長于詠物寫景，殆梅溪竹屋之流歟。」

張輯，字宗瑞，鄱陽人。生平不詳。有東澤綺語債二卷。其詞多可誦者，例如釣船笛（寫好事近）

載酒岳陽樓，秋入洞庭深碧。極目水天無際，正白蘋風急。月明不見宿鷗驚，醉把玉欄拍。誰識百年心事，恰釣船橫笛。

輯詞在當代無重名，然風致清新，要為南宋中期不可多得之作者。

毛幵，字仲平，信安人，或作三衢人。為人傲世自許，與時多忤，官只止州倅。詩文均著名，小詞尤工，有樵隱詞一卷。其清平樂（見一婦人隊牌立雨中）最有名：

醉紅宿翠，髻嚲烏雲墮。管是夜來不睡？那更今朝早起？春風滿搦腰支，堦前

小立多時。恰恨一番春雨，想應濕透鞋兒。

盧祖皐，字申之，又字次夔，號蒲江，永嘉人。嘉定間爲軍器少監，權直學院。有蒲江詞一卷。例如謁金門：

閑院宇，獨自行來去。花片無聲簾外雨，峭寒生碧樹。　做弄清明時序，料理春酲情緒。憶得歸時停棹處，畫橋看落絮。

周濟評云：「蒲江小令，時有佳趣，長篇則枯寂無謂，蓋才少也。」

石孝友，字次仲，南昌人。生平遭遇坎坷，以詞得名。有金谷遺音一卷。以寫艷情之作爲多，例如惜奴嬌：

我已多情，更撞着多情底你。把一心十分向你盡。他們劣心腸，偏有你。共你撇了人，只爲個你。　宿世冤家，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。阿誰似你壞却才名？到如今，都因你。是你，我也沒星兒恨你。

論者以孝友比蔣捷，似乎不類，他實是黃庭堅一流的作風。

以上共補誌兩宋詞人二十四家。

第五章　金元明詞

金，元，明，這三個時代是新興的通俗文學流行時期，是正統的古典文學衰落時期。在這時期內，許多有天才的文人，都朝着新興的戲曲與小說去努力，去求新的創造，所以戲曲與小說的成績斐然。其仍在文章詩詞方面費力的，大都是主張復古主張模擬的文人，他們始終不能超出前人的範圍，故文章詩詞的成績均無甚可觀。

比較起來，恐怕還是詞的一方面比文章詩歌較爲令人滿意一點。特別是金，元二代，作詞的風氣雖不很濃，但他們的作品還不是一味模擬，有時竟能表現出一種特異的情調，給我們以清新的觀感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

往下，分開來敍述。

一，金詞

宋南渡後，中原便為金所佔有。金主大都是愛好中國文化的，如金主亮，世宗，章宗，都極力引用宋朝的文人去做官，他們自己都能做詩詞，有時並且做得很好，如金主亮的昭君怨（詠雪）：

昨日樵村漁浦，今日瓊川銀渚。山色捲簾看，老峯巒。 錦帳美人貪睡，不覺天孫剪水。驚問是楊花？是蘆花？

這種詞的風調，與宋詞有點兩樣，讀起來是另有意味的。

金之詞人，據中州樂府所著錄，有詞人三十六位，惜其詞集不皆流傳，今舉幾個較負盛名的詞人為代表。

吳激，字彥高，建州人。宋宰相栻之子。使金，留不遣，累官翰林待制。皇統初，出知深州卒。有東山集詞一卷。宇文叔通稱其『以樂府名天下。』他最有名的是一首人月圓（宴張侍御家有感：）

南朝千古傷心地，還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 恍然一夢，

天姿勝雪，宮鬢堆鴉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溼，同是天涯。

這首詞是寫故國之感的，相傳聞者皆爲之揮涕。黃昇云：『彥高詞精妙淒惋』。所作雖篇數不多，然精微盡善，在金代惟要算是首屈一指的詞人哩。

蔡松年，字伯堅，眞定人。累官至丞相，加儀同三司，封衛國公。卒後加封吳國公，謚文簡。有蕭閑公集。他的詞與吳激齊名，當時號爲『吳蔡體』。例如尉遲杯：

紫雲暖，恨翠雛，珠樹雙棲晚。小枝靜院，相逢的的，風流心眼。紅潮照玉盌，午香重，草綠宮羅淡。喜銀屏小語，私分斷月，春心一點。　華年共有好願，何時定？妝鬟暮雨零亂。夢似花飛，人歸月冷，一夜小山幽怨。劉郎與尋常不淺。況小似，桃花春溪遠。覺情隨曉馬東風，病酒餘香相半。

韓玉，字溫甫，北平人。擢第入翰林爲應奉文字，後爲鳳翔府判官。有東浦詞一卷。其詞多清新可誦，例如減字木蘭花（贈歌者）：

香檀素手，緩理新詞來伴酒。音調淒涼，便是無情也斷腸。　莫歌楊柳，記得

渭城朝雨後。客路茫茫，幾度東風蕙草長。

王庭珪，字子端，蓋州熊岳人。大定中登第，官至翰林修撰，晚年卜居黃華山，自號黃華老人。著黃華山人詞。其爲人風流蘊藉，冠冕一時，所作詞亦富于情韻，例如訴衷情：

夜涼淸露滴梧桐，庭樹又西風。薰籠舊香猶在，曉帳暖芙蓉。　雲淡薄，月朦朧，小朧朧，江湖殘夢，半在南樓畫角中。

元好問，字裕之，太原秀容人。興定五年進士，累官左司都事員外郎，天興初。入翰林知制誥。金亡不仕。世稱遺山先生。有遺山集。（一一九〇——一二五七）他在金代是一位有最權威的文學家，詩名極高，詞亦享盛名。例如：

點絳唇

醉裏春歸，綠窗猶唱留春住。問春何處？花落鶯無語。　渺渺余懷，漠漠烟中樹。西樓暮，一簾疏雨，夢裏尋春去。

邁陂塘

泰和五年乙丑年歲赴試幷州，道逢捕鴈者云：「今日獲一鴈，殺之矣。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，竟自投於地而死」。予因買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累石爲識，號曰雁邱，幷作雁邱詞。

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敎生死相許？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？歡樂趣，離別苦。就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。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隻影向誰去？橫汾路，寂寞當年簫鼓，荒烟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暗啼風雨。天也妬。未信與，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，爲留待騷人，狂歌痛飲，來訪鴈邱處。

張炎詞源云：「遺山詞深于用事，精于鍊句，風流蘊藉處，不減周秦」。斯評信然。

此外金之詞人較有名者，劉仲尹有龍山集詞，趙可有玉峯散人集，劉迎有山林長

語，黨懷英有竹溪集，王寂有拙軒集，段克己有遯庵樂府，段成己有菊軒樂府，李俊民有莊靖先生樂府。蔡珪的詞雖僅江城子一首，然特有風趣，茲錄如下：

鵲聲迎客到庭除，問誰與？故人車，千里歸來，塵色半征裾。珍重主人留客意，奴白飯，馬青芻。 東城入眼杏千株，雪模糊，俯平湖。與子花間，隨分倒金壺。歸報東垣詩社友，曾念我，醉狂無？

以上所錄作者北原籍皆中原之士。道地的金人中，除諸金主外，能文者以完顏璹的成就獨高。璹字子瑜，世宗之孫，越王之子。累官封密國公。自號樗軒居士。所著有如葊小藁。詞如青玉案：

凍雲封卻駝岡路，有誰訪溪梅去。夢裏疎香風暗度，覺來唯見，一窗涼月，瘦影無尋處。 明朝畫作江天暮，定向漁蓑得奇句。試問簾前深幾許？兒童笑道：黃昏時候，猶是廉纖雨。

拿金詞來比南宋詞，金詞當然較為遜色，決不能拿來和南宋的大詞家相比擬。但

他們作詞，不像姜夔張炎輩去咬文嚼字，千錘百鍊，故往往能夠寫出較爲清新俊逸的詞來。

二 元詞

有元一代，重新曲而輕視詞。相傳當時以曲試士之說雖不可靠，但曲之發展，實際上已壓倒了一切的文體而獨霸一時。當時著名的詩家，大都是詩人，而非戲曲家。元代的詩人大部分是崇信復古與摸擬的，由此即可知詞的發展是絕望了。

元詞之傳于今，有作集可讀者，尚有六十餘家，可見當時詞的作品在數量上仍然是很可觀的。但要找出幾個偉大的作家來，却很困難了。比較上可以代表元代詞壇的，只有下列幾位。

王惲，字仲謀，汲縣人。官至翰林學士、嘉議大夫，累進中奉大夫，贈翰林學士承旨，資善大夫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諡文定。有秋澗集詞四卷。所作以小詞爲佳。

平湖樂

秋風湖上水增波，水底雲陰過。憔悴湘纍莫輕和，且高歌。　淩波幽夢誰驚破，佳人望斷，碧雲暮合。道別後，意如何？

作者的長詞，則以春從何處來（見故宮人感賦）一篇最為人所激賞。

趙孟頫、字子昂，宋之宗室，賜第湖州，遂為湖州人。宋末為眞州司戶參軍。入元授兵部郎中，累官翰林學士承旨，榮祿大夫，卒追封魏國公，謚文敏。（一二五四——一三二二）他能詩能文，工書善畫，實一名才之藝人也。詞有松雪詞一卷。

蝶戀花

儂是江南遊冶子，烏帽青鞋，行樂東風裏。落盡楊花春滿地，萋萋芳草愁千里。扶上蘭舟人欲醉，日暮青山，相映雙蛾翠。萬頃湖光歌扇底，一聲吹下相思淚。

邵復孺稱孟頫的詞：『深得騷人風度。』

劉因，字夢吉，容城人。至元中，徵授承德郎，右贊善大夫。以母疾歸。卒後追封容城郡公，諡文靖。有靜修集詞一卷。

木蘭花

未開常探花開未？又恐幾開風雨至。花開風雨不相妨，爲甚不來花下醉？　今年休作明年計，明日已非今日事。春風欲勸坐中人，一片落紅當眼墜。

作者無心于功名富貴，朝廷屢次徵召，均固辭不赴。他懷抱着現世的樂天主義，故其詞亦多謳歌『淺斟低唱』之辭。

張埜，字埜夫，邯鄲人。有古山樂府二卷。他的詞以長調著稱，例如水龍吟（遊絲）：

落花天氣初晴，隨風幾縷來何處？飄飄冉冉，悠悠颺颺，欲留還去。雪繭新抽，齊絲暗墜，綴珠輕度。看垂虹百尺，縈迴不下，似欲繫春光住。　漫仗何人，收取付天孫，雲綃機杼。浮蹤浪跡，忍教長伴章台飛絮。惹起閑愁，織成離

恨，萬端千緒。望天涯盡日，柔情不斷，又閑凝暮。

倪瓚，字元鎮，無錫人。不仕，扁舟簑笠，往來湖泖間。自稱懶瓚，亦稱倪迂。善書，有淸閟閣遺稿詞一卷。他的詞長于小令，例如人月圓：

驚回一枕當年夢，漁唱起南津。畫屏雲嶂，池塘春草，無限消魂。 舊家應在，梧桐覆井，楊柳藏門。閑身空老，孤篷聽雨，燈火江村。

詞苑稱倪瓚的詞：「詞意高潔」。

邵亨貞，字復孺，號淸溪，華亭人。有蛾術詞選四卷。他的小詞頗有北宋人風味，例如：

憑欄人（題韓雲西贈伎小黃）

誰寫江南一段秋，妝點錢塘蘇小樓。樓中多少愁，楚山無盡頭。

浣溪沙

西子湖頭三月天，半篙新漲柳如烟。十年不上斷橋船。 百媚燕姬紅錦瑟，五

花苑馬紫絲韁，年年春色晴相逐。

張翥，字仲舉，晉寧人。至正初，以薦為國子助教。累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兼翰林學士。他長于詩，其詞尤為當代衆望所歸，有蛻巖樂府三卷。

摘紅英

簷聲寂，鳩聲急，柳烟一片梨雲濕。驚人困，數人恨，待到平明，海棠應盡。青無力，紅無跡，殘香粉膩那禁得？天難準，晴難穩，晚風又起，倚欄爭忍？

作者以模擬姜張為能事，其長詞雖為世人所稱道，然多不足觀。還是他的小詞較富情趣，較為自然。

薩都剌，字天錫，號直齋。本答失蠻氏，雁門人。登泰定進士，官京口錄事，終河北廉訪司經歷。有雁門集。他的小詞和長調都寫得好，才氣遠在張翥之上。

小欄干

去年人在鳳凰池，銀燭夜彈絲。沈水香消，梨雲夢暖，深院繡簾垂。今年冷

落江南夜，心事有誰知？楊柳風柔，海棠月淡，獨自倚欄時。

滿江紅（金陵懷古）

六代豪華春去也，更無消息。空悵望山川形勝，已非疇昔。王謝堂前雙燕子，烏衣巷口曾相識。聽夜深寂寞打孤城，春潮急。思往事，愁如織；懷故國，空陳迹。但荒煙衰草，亂鴉斜日。玉樹歌殘秋露冷，胭脂井壞寒螿泣。到如今，只有蔣山青，秦淮碧。

百字令（登石頭城）

石頭城上，望天低，吳楚眼空無物。指點六朝形勝地，惟有青山如壁。蔽日旌旗，連雲檣艣，白骨紛如雪。大江南北，消磨多少豪傑！寂寞避暑離宮，東風輦路，芳草年年發。落日無人松徑裏，鬼火高低明滅。歌舞尊前，繁華鏡裏，暗換青青髮。傷心千古，秦淮一片明月。

詞苑云：『天錫小闌干詞，筆情何減宋人。其石頭城懷古詞尤多感慨！』在元代的詞

人中，薩都剌怕要算是最值得珍貴了的吧。

此外之元詞人，尚有程鉅夫，仇遠，劉秉忠，詹玉，蕭允之，曾允元，虞集，趙雍，張雨等，但其作品皆無甚特色可供敘述了。

三　明詞

明代詞文，擅長南曲，詞壇與詩壇一樣的沒有生氣，許多詞人都是高標着『北宋』或『晚唐五代』的旗幟，徒然抄襲古人，不能自出新意，故沒有什麼好成績表現出來。在三百年的明代詞壇中，我們只能舉出下列的幾家，是讀者較為滿意的。

劉基，字伯溫，青田人。元進士。入明官至御史中丞，封誠意伯，諡文成。（一三一一——一三七五）其詩文均有名，詞亦為一代泰斗。所作詞附于誠意劉文公集。

千秋歲

淡煙平楚，又送王孫去。花有淚，鶯無語，芭蕉心一寸，楊柳絲千縷，今夜雨

，定化作相思樹。憶昔歡游處，觸目成千古。良會遠，知何許？百杯桑落酒，三疊陽關句。情未已，日明湖上迷津渚。

王世貞稱劉基詞『穠纖有致』，誠為不誣之語。

高啓，字季迪，長洲人，隱吳淞江之青邱，自號青邱子。洪武初，召入纂修元史，授編修，擢戶部侍郎。（一三三六——一三七四）有扣舷詞一卷。

行香子（芙蓉）

如此紅妝，不見春光，向菊前蓮後纔芳。鴈來時節，寒逼羅裳。正一番風，一番雨，一番霜。 蘭舟不採，寂寞橫塘。強相依，暮柳成行。湘江路遠，吳苑池荒。恨月濛濛，人杳杳，水茫茫。

論者稱高啓的詞：『大致以疎曠見長』。

楊基，字孟載，嘉州人。洪武初，知滎陽縣，擢山西按察副使。有眉菴詞。

多麗

閒鶯花，晚來何事簾朱？是東風，釀成新雨，參差吹滿樓閣。辟寒金，再稱寶勝，畫屏鎮，重護香帷。杏惜生紅，桃織淺碧，向人憔悴未舒發。念惟有淡黃楊柳，搖曳映珠箔。凭闌久，春鴻去盡，錦字誰託？　奈夢裏，清歌妙舞，覺來偏更情惡。聽高樓，數聲羌笛，管多少梅花飄落。鸞帶慵寬，鳳鞋懶綉，新晴誰與共行樂？料在楚雲湘水，深處望黃鶴。天涯路，計程難定，長恁飄泊。

作者詩名，次于高啓，而詞名則過之。論者稱其「饒有新致。」

楊慎，字用修，新都人。正德六年賜進士第一，授修撰，嘉靖甲申兩上議大禮疏，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，卒于戍所。（一四八八——一五五九）他生平以博學著稱。有升菴詞二卷。

轉應曲

銀燭銀燭，錦帳羅幃影獨。離人無語消魂，細雨斜風掩門。門掩，門掩，數盡寒城漏點。

昭君怨

樓外東風到早，染得柳條黃了。低拂玉欄干，怯春寒。　正是困人時候，午睡濃于中酒。好夢是誰驚？一聲鶯。

王世貞云：『用修所輯百琲眞珠，詞林萬選，可謂詞家功臣。其詞好用六朝麗字，似近而遠。然而其妙絕處亦不可及。』

施紹莘，字子野，青浦人。他的生平不詳，有花影集行世。其小詞頗多佳作。

浣溪沙

半是花聲半雨聲，夜分淅瀝打窗櫺，薄衾單枕一人聽。　密約不明渾夢境，佳期多半待來生，淒涼情况是孤燈。

謁金門

春欲去，如夢一庭空絮。牆裏鞦韆人笑語，花飛撩亂處。　無計可留春住，只有斷腸詩句。萬種消魂多寄與，斜陽天外樹。

相傳施紹莘極愛張先的詞，因先詞有『雲破月來花弄影』之句，故所作亦題花影集。其小詞雖不盡比擬張先，在明代要爲一能手也。

陳子龍字臥子，青浦人。崇禎中進士，官兵科給事中，進兵部侍郎，明亡殉難。諡忠裕。（一六〇八——一六四七）他是明末的大詞人，有湘眞閣江離檻詞二卷。

江城子

一簾病枕五更鐘，曉雲空，捲殘紅。無情春色去矣幾時逢？添我千行淸淚也，留不住，苦匆匆。楚宮吳苑草茸茸，戀芳叢，繞遊蜂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。人自傷心花自笑，憑燕子，駡東風。

蝶戀花

雨外黄昏花外曉，催得流年，有恨何時了？燕子乍來春又老，亂紅相對愁眉掃。午夢闌珊歸夢杳，醒後思量，踏遍閑庭草。幾度東風人意惱，深深院落芳心小。

王士禎稱作者的詞：「神韻天然，風味不盡。晚年所作，寄意更綿邈悽惻」。不錯，在明代詞人中，陳子龍確是値得特別珍視的。

沈謙，字去矜，仁和人。明末諸生。與丁澎等稱「西泠十子」。有東江詞二卷。所作什九爲言情之作。例如蘇幕遮（閨情）：

燕聲嬌，花影醉，日過窗面，猶自厭厭睡。一線情絲常似醉。九十春光，半擁鴛鴦被。　脣銷紅，眉斂翠，便到沉身，總是多情淚。說與東風都不會。鏡子裙兒，曉得人憔悴。

邵梅芳，字長倪，靑浦人。貢生。他在當代不是有名的文人。所作小詞多可誦者，例如秋蕊香（落葉）：

門外秋聲不絕，簌簌空階吹徹。寒枝影亂鴉啼歇，滿院淸霜斜月。　和風帶雨難分別，逗淒切。綺窗敲處燈明滅，夢醒三更時節。

除上述諸家外，明詞人之較著名者尙有王世懋，王世貞，謝應孝，馬大年，顧潛

，韓邦奇，文徵明，吳子孝，馬洪，湯傳楹，韓洽，夏完淳，張草等，皆有詞集流傳。此外，我們還要推薦兩位有名的女詞人。

沈宜修，字宛君，吳江人。葉紹袁室。與其夫倡隨汾湖，刻意于詩詞。有鸝吹集。所作綽約風華，為世所稱。例如浣溪紗：

淺淡輕陰拾翠天，細腰柔似柳飛綿，吹簫閑向畫屏前。　詩句半緣芳草斷，鳥啼多為杏花殘，夜寒紅露濕秋千。

葉小鸞，字瓊章，宜修之女。相傳她十歲即能韻語，未婚而歿。遺集名返生香。所作詞風格甚高，似不食人間烟火語。今舉其謁金門為例：

情脈脈，簾捲西風爭入，漫倚危樓窺遠色，晚山留落日。　芳樹重重凝碧，影浸澄波欲濕。人向暮烟深處憶，繡裙愁獨立。

明代婦女，頗多以詞著名者。沈葉二氏以外，尚有楊慎妻黃氏，端淑卿，王鳳嫻，徐媛，張鴻逑，項蘭貞，商景蘭，葉紈紈，沈靜專，申蕙，張嫻倩等，皆以詞他稱

第六章　清詞

清代號稱詞的復興時期。

就數量的發展一點說，清詞不但超過明代，超過金元，而且超過兩宋。清代的詞人之多，眞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。王昶的清詞綜編到嘉慶初年止，王紹成的清詞綜二編編到道光時止，黃燮淸的淸詞綜續編編到同治末年止，丁紹儀的淸詞綜補編編到淸亡爲止。單此四書，共錄詞家三千餘人，合宋，金，元，明四朝，尚無此盛！

可是，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詞興于中唐，經過晚唐，五代，北宋，至于南宋之末，已經有五百年的光榮的歷史，已經發展得淋漓盡致，無美不備了。本來詞體是很狹隘的，至此發展已盡，無可再進，故至元明，聰明的作者都適而經營別種新興的文體，詞乃一蹶不振。雖有少數文人，極力去撐持詞的門面，想把詞壇振作起來，結果皆徒勞無功，我們試讀上面一章的金，元，明詞，便知道詞壇是衰頹不堪了。這三個

的詞人雖偶有佳作，然皆僥倖不足以名家。要找一個像宋代的第一流名詞家，已[illegible]可復得了。

詞至清代，無論小詞或長詞，無論婉約的詞或豪放的詞，無論白話的詞或典雅的詞，都已早有了極好的成績，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，擺在清人的面前。清人既不能在詞體裏別開新生面，無路可走；同時又看着許多前人留下了很多而且很好的成績在那裏，作爲範本，便自然而然的開起倒車來，墮入模擬的圈套裏去了。我們讀清人詞，雖表現了一部分的成績，產生了幾個偉大的詞人，但大多數的清詞家，不是模擬南宋，便是模擬北宋，有的擬五代，也有的擬晚唐。總之，無論他們怎樣跳來跳去，總不曾跳出古人的圈套，清人的詞，因此便墮落了，走上古典主義的死路去了。

所以說，清詞的復興，只是造成詞壇的熱鬧，在數量上增加若干倍的詞人和作品，不像元明的衰微罷了。若謂恢復了詞的實質上的黃金時代，實是荒謬之言。

* * *

清詞的變遷，依我的見解，可以分爲下列四個階段：(一)清初詞；(二)浙派詞；(三)常州派詞；(四)清末詞。往下便依此次序來敘述。

一　清初詞

清初百年的文府，誕生了許多富有才氣的文人。僅就詞的一方面說，這百年也要算是清代最光榮的時期。此時的詞家，雖未能離開模擬而肆力創造，但尚未爲一種嚴格的派別主張所限制，除了少數的古典詞人外，他們大都能比較自由的去做各人的詞，因此，往往能夠寫出很好的作品來。

吳偉業與王士禎是清初兩大名詩人，他倆的小詞也異曲同工，爲清初之雙璧。偉業字駿公，號梅村，太倉人，明末崇禎進士，入清，官國子監祭酒。(一六〇九——一六七二)有梅村詞二卷。其詞如：

如夢令

鎮日驚愁燕嬾，遍地落紅誰管？睡起爇沉香，小飲碧螺春盌。簾捲，簾捲，任柳絲風軟。

浣溪沙

斷頰微紅眼半醒，背人劃地下堦行，摘花高處賭身輕。細撥薰爐香繚繞，嫩塗吟紙墨欹傾，慣猜閒事爲聰明。

紀昀四庫提要稱其詞：『韻協宮商，感均頑豔』，而比之于柳永秦觀。王士禎則稱其『流麗諧暢』，而比之于辛棄疾。實則作者之詞風固接近花間一派也。

王士禎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山東新城人。順治十八年進士，官至刑部尚書，卒謚文簡。（一六三四——一七一一）其詩爲一代之宗，詞名遂爲所掩，然衍波詞一卷，價値固甚高貴也。例如：

憶江南

江南好，畫舫聽吳歌。萬樹垂楊靑似黛，一灣春水碧於羅，懊惱是橫波。

點絳脣(春詞)

水滿春塘，柳綿又點黃金縷。燕兒來去，陣陣梨花雨。　情似費絲，歷亂難成緒。凝眸處，白蘋紅樹，不見西洲路。

彭孫遹詞藻稱：「衍波詞體備唐宋，美非一族」，鄒祗謨遠志齋詞衷亦謂：「衍波詞小令，極哀艷之深情，窮倩盼之逸趣，」作者蓋亦一綺艷之小詞家也。

明末的詞人與吳偉業同時入清者，尚有龔鼎孳，李雯，曹溶，宋徵璧諸家，他們的作品均能開一代的風氣，而獨備一格。其繼起而與王士禎前後同時者，則有納蘭性德，曹貞吉，吳綺，顧貞觀，陳維崧，朱彝尊，彭孫遹諸名詞家。就中以朱彝尊的詞，名最盛，而以納蘭性德的詞境最高。

納蘭性德本名成德，字容若，其祖先原居葉赫地，爲正白旗人。十七歲補諸生，貢入大學，授三等侍衛，旋進一等侍衛，頗得康熙之隆遇。所交均當代才人。可惜天不予年，卒時僅三十一歲(一六五五——一六八五)。著飲水詞三卷。

性德在清詞人中爲別樹一幟者，其所作詞不甚依古律，不重模擬，不喜用古典，而以俚語寫自己情思，純發乎天籟，語意渾然，像這樣的詞家，宋以後一人而已。

憶江南

昏鴉盡，小立恨因誰？急雪乍翻香閣絮，輕風吹到膽瓶梅。心字已成灰！

長相思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鐙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。故園無此聲。

采桑子

而今才道當時錯，心緒淒迷，紅淚偷垂，滿眼春風百事非。情知別後來無計，強說歡期。一別如斯，落盡梨花月又西。

太常引(自題小照)

晚來風起撼花鈴，人在碧山亭。愁裏不堪聽，那更雜泉聲雨聲。無憑踪跡，

無聊心緒，誰說與多情？夢也不分明，又何必催教夢醒！

性德本貴公子，身世美滿，而所作多悽惋令人不能卒讀，殆所謂天生的殉情主義者歟。陳維崧稱其詞：『哀感頑艷，得南唐二主之遺。』周頤亦謂：『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，其詞純任性靈，纖塵不染』。此皆深能賞鑑性德詞者之忠實批評也。

曹貞吉字升六，號實庵，安邱人。官至禮部員外郎。有珂雪詞二卷。所作不爲閨襜靡曼之音，而以氣韻見長。吳綺字園次，江都人。官至湖州府知府。有藝香詞一卷。他的詞和平雅麗，佚宕風流，論者稱爲一時才士。顧貞觀字華峯，號梁汾，無錫人。官至國史院典籍。有彈指詞三卷。他與納蘭性德交誼甚篤，所作詞多至情流露語，其寄吳漢槎之金縷曲二首最有名，今舉其眞珠簾詞爲例：

櫻桃宴能人歸後，正煙籠澹月，疎窗如晝。紅藥闌邊，當日親携素手。睡起微聞花歎息，賸一縷，相思誰剖？依舊，對漂香泊粉，幾枝春瘦。　別久，心期輕負。爲深憐痛惜，越添僝僽。十載綺羅情，付昨宵殘酒。誰道酒醒都是恨，

只劃地曉風楊柳。知否？古今來，一例斷腸回首。

陳維崧與朱彝尊齊名于清初詞壇，然二家作風絕不相同。朱彝尊爲浙派詞人的領袖，容待下節敘述。維崧字其年，宜興人。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，授翰林院檢討。（一六二五——一六八二）他創作甚豐，所著迦陵詞至三十卷之多。長調最爲他所擅長，小詞亦往往雋美可喜，蓋亦軼世之才也。

風入松

星移帆影月移沙，秋思誰家？別時不敢分明語，便春山，暗損年華。又是中秋時候，西風幾陣歸鴉。 相思難道夢交加，水闊山斜。尊前常恨天涯遠，況如今，眞個天涯。更道重來應未，待伊歸向窗紗。

慶春澤（春影）

已近花朝，未過春社，小樓盡日沉沉。暝色連朝，江南倦客難禁。門前綠水昏如夢，粉雲迷，失却遙岑。恁湔裙，不到溪邊，佳約空尋。 年時恰是鶯花候

「，正黃歸柳髻，紅入桃心。舞扇歌衫，參差十里園林。東風吹織絲絲雨，做半寒半暖光陰。問何時日上花梢，細弄鳴禽？

在清代的詞人中，維崧實爲具風格者、所作雖不免有粗率處，而波瀾壯闊，氣象萬千，識者許爲清初巨擘，蓋以其具有蘇辛之豪壯精神云。

彭孫遹亦清初名詞人之一。字駿孫，號羨門，海鹽人。官至吏部侍郎。(一六三一——一七〇〇)有延露詞三卷。所作多綺語，小詞最佳，論者至稱爲「不減南唐風格。」例如生查子：

薄醉不成眠，轉覺春寒重。枕席有誰同，夜夜和愁共。　夢好恰如真，事往翻如夢。起立悄無言，殘月生西弄。

在人才濟濟的清初詞壇中，上述諸家自是最值得稱道的，此外，則多是被束縛于格律的第二流以下的作家了。

二　浙派詞

所謂浙派詞，是以南宋詞人姜夔張炎來相標榜的浙中的詞派。這派詞的倡導者是曹溶。他看着當時人作詞，多以明人爲法，痛心詞學失傳，乃搜輯遺集，求之於宋，崇爾雅，斥淫哇，後來乃形成『浙西塡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』的風氣。

至朱彝尊起，力倡曹溶之說，乃造成浙派詞的堅固勢力。彝尊字錫鬯，號竹垞，自號小長蘆釣師，秀水人。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試，舉鴻博，授翰林院檢討。（一六二九——一七〇九）生平著述甚富，詞有江湖載酒集三卷，靜志居琴趣一卷，茶煙閣體物集二卷，蕃錦集一卷。我們要了解他的詞，必須先看他對於詞的主張。他曾經說過：『詞至南宋始工。』在他一首自題詞集的解珮令，更把他對於詞的宗尙說得很淸楚：

十年磨劍，五陵結客，把生平涕淚都飄盡。老去塡詞，一半是空中傳恨。幾曾圍燕釵蟬鬢。 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落拓江湖，且分付歌筵紅粉。料封侯白頭無分。

由此即可見朱彝尊是在熱烈崇拜張炎之下而從事塡詞的，是純粹的姜張派詞人。其詞

的格律很嚴整，字句很雅麗，要算是一位古典主義的健將。其詞如：

桂殿秋

思往事，渡江干，青娥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簟輕衾各自寒。

憶少年

一鉤斜月，一聲新雁，一庭秋露。黃花初放了，小金鈴無數。　燕子已辭秋社去，剩香泥舊時簾戶。重陽將近也，又滿城風雨。

高陽台

吳江葉元禮少日，過流虹橋，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氣方絕，適元禮復過其門，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，葉入哭，女目始瞑。友人爲作傳，余紀以詞。

橋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簾不捲春深。一寸橫波，斷腸人在樓陰。游絲不繫羊車住，倩何人，傳語青禽。最難禁，倚徧雕闌，夢徧羅衾。　重來已是朝雲散

，悵明珠佩冷，紫玉煙沈。前度桃花，依然開遍江潯。鍾情怕到相思路，盼長隄，草盡紅心。動愁吟。碧落黃泉，兩處誰尋？

作者的小詞每每自出機杼，譽之者至稱其能『有振五代北宋之緒。』其長調則完全張炎化了。杜紫綸云：『竹垞詞神明乎姜史，刻削雋永，本朝作者雖多，莫有過焉者。』在清代詞人中，說朱彝尊是南宋姜史張一派的巨擘，自無異議。但我們却正嫌他爲姜張所陷，不能自拔，未能充分發展其天才。他的作集以靜志居琴趣一卷爲最佳。

龔翔麟刻浙西六家詞，錄朱彝尊，李良年，李符，沈皞日，沈岸登及其本人作集，於是『浙派』二字，乃變成一個鮮明的詞派，風氣所播，詞壇翕然，這派詞乃在清之中葉大盛起來。

繼朱彝尊而起的浙派詞人，有厲鶚，郭麐，項鴻祚三大健將。

厲鶚字太鴻，錢塘人。康熙舉人，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。（一六九二——一七五

二）著有樊榭山房詞二卷，續第一卷。他的詞要算浙派中的白眉，極爲世所稱道。例如：

眼兒媚

一寸橫波惹春留，何止最宜秋？妝殘粉薄，矜嚴消盡，只有溫柔。　當時底事忽忽去？悔不載扁舟。分明記得，吹花小徑，聽雨高樓。

百字令（丁酉清明）

春光老去，恨年年心事，春能拘管。永日空園雙燕語，折盡柳條長短。白眼看天，青袍似草，最覺當歌嬾。悄悄門巷，落花早又吹滿。　凝想烟月當時，餳簫蔣事，慣逐嬉春伴。一自笑桃人去後，幾葉碧雲深淺。亂擲榆錢，細垂桐乳，尚惹遊絲轉。望中何處？那堪天遠山遠！

論者稱厲鶚詞淸眞雅正，超然神解。然其一生作詞，苦爲玉田所累，未能獨創一格，實屬可惜。

郭麐字祥伯，號頻伽，吳江人，僑居嘉善。終身為諸生。（一七六七——一八三一）著靈芬館詞。他是嘉慶時代及道光初年浙派詞人中之最負盛名者，詞如：

台城路（遊舒氏園作）

薄陰不散霜飛早，園林深貯秋意。水木清蒼，陂陀高下，諒與暮雲無際。紅泥亭子，占一角孤城，七分烟水。最愛疏疏，竹竿萬個滴寒翠。 年來佼侶都散，便登山臨水，只恁憔悴。倦柳攀條，清流照鬢，暗老悲秋身世。荒寒如此，又畫角聲中，夕陽垂地。樹樹西風，暮鴉寒不起。

浙派至郭麐，作風為之一變，所作以「清疏」見長，然其弊則流於「滑薄」，蓋已是浙派的強弩之末了。

項鴻祚是浙派的後勁。原名繼章，字蓮生，錢塘人。道光時舉人。（一七九八——一八三五）著憶雲詞甲乙丙丁稿。他本是富家子，而其詞幽艷哀怨，如不勝情，殆亦納蘭性德一流之天生殉情少年也。故年亦不永。其詞如：

清平樂（池上納涼）

水天清話，院靜人銷夏。蠟炬風搖簾不下，竹影半牆如畫。　醉來扶上桃笙，熟羅扇子涼輕。一霎荷塘過雨，明朝便是秋聲。

水龍吟（秋聲）

西風已是難聽，如何又著芭蕉雨。冷冷暗起，澌澌漸緊，蕭蕭忽住。候館疏砧，高城斷鼓，和成淒楚。想亭皋木落，洞庭波遠，渾不見，愁來處。　此際頻驚倦旅，夜初長，歸程夢阻。砌蛩自歎，邊鴻自叫，剪燈誰語？莫便傷心，可憐秋到，無聲更苦。滿寒江剩有，黃蘆萬頃，卷離魂去。

譚獻評云：「蓮生古之傷心人也。激氣腸回，一波三折。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，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，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，殆欲前無古人」。鴻祚的詞雖不必盡如譚氏所獎飾，然在浙派中，總算是不爲姜張所束縛，而能自出機杼的作家了。

有吳藻女士者，字蘋香，亦浙之仁和人。嫁同邑黃某爲室。晚年寡居錢塘，生活

清苦。著有花簾詞及香南雪北詞，頗受厲鶚之影響，而以溫婉之女性風度出之，趣味爲之一新。

如夢令

燕子未隨春去，飛到繡簾深處。軟語話多時，莫是要和儂住？延佇，延佇，含笑囘他：不許！

虞美人

曉窗睡起簾初卷，入指寒如剪。一宵疏雨一宵風，無數海棠瘦得可憐紅！ 分明人也因花病，幾度慵拈鏡。日高猶自不梳頭，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。

她是道光年間的作者，當時詞學遍大江南北，爲清代女詞家中第一人。

自此以後，我們便再找不出矜貴的浙派詞人來了。

三 常州派詞

當浙派詞發展至乾嘉兩代的時候，突然遇有一個重大的攻擊，就是產生了一個對牠取敵視態度的常州派。

本來浙派到了郭麐的時期，作者的才氣已遠不如朱厲等大詞人，模擬也不見功夫。不但翻不出什麼新花樣，而且愈趨愈下了。這時便有常州系的詞人張惠言，張琦，周濟等起來糾正浙派的錯誤，他們熱烈的攻擊南宋的姜張，而改宗北宋。張惠言，張琦的詞選與續詞選，其編輯之旨，以『深美閎約』為主，蓋即尊北宋的周邦彥，而薄南宋姜張之意。至周濟則明白鄙視姜張，他說：

>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，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，橫亙胸中，豈知姜張在南宋，亦非巨擘乎？論詞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與碧山同時，又與夢窗別派，是以過尊白石，但主清空。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，羣聚而和之，并為一談，亦固其所也。

常州派的詞宗尚北宋，雖依然未脫模擬藩籬，但不過專雕琢，不專注于綺藻韻致

，已經比浙派解放多了。然常州派的幾個領袖詞人，都是學力很深，而才力較短，批評眼光極高，而創作能力稍弱，故其作品，亦未能有超越的成績。

張惠言，字皋文，陽湖人。嘉慶中，以進士官編修卒。（一七六一——一八〇二）著有茗柯詞。

木蘭花慢（楊花）

儘飄零盡了，誰人解，當花看。正風避重簾，雨迴深幕，雲護輕幡。尋他一春伴侶，只斷紅，相識夕陽間。未忍無聲墜地，將低重又飛還。　疏狂情性算凄涼，耐得到春闌。但月地和梅，花天伴雪，合稱清寒。收將十分春恨，做一天，愁影繞雲山。看取青青池畔，淚痕點點凝斑。

又（遊絲）

是春魂一縷，銷不盡　又輕飛。看曲曲回腸，愁儂未了，又待憐伊。東風幾回暗剪，儘纏綿　未忍斷相思。除有沉煙細裊，閑來情緒還知。　家山何處栖遲

，春容易，到天涯。但牽得春來，何曾繫住，依舊春歸。殘紅更無消息，便從今，休要上花枝。待覘梁間燕子，銜他深度簾絲。

譚獻稱惠言之作：『胸襟學問，醞釀噴薄而出』謂為學人之詞。不錯，他們這一派的詞家，都是帶着幾分學者氣來寫詞的。

張琦字翰風，惠言之弟。有立山詞。所作頗有思力，然較乃兄則不免略遜一籌。

周濟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晚號止庵，荊溪人。官淮安府教授。有味雋齋詞。論者稱其所作『纏綿婉約』。

垂楊（立冬前七日聞蟬和叔安）

秋懷漸遠，聽倉黃病柳，一聲淒婉。曳入西風，可應還似秋前滿。分明凝絕重低轉，替人說，嫩涼池館。被連番，青女無情，把露華偷剪。　知否吟蛩乍綴，便戶下床頭，不成濃煖。漫立高枝，夕陽偏向疏林展。誰留鬢影誰紈扇？但贏得，芩絲題怨。背來霜月孤行，魂易斷。

關於張惠言領導之常州派詞人，較爲知名者尚有惲敬，錢季重，黃景仁，左輔，李兆洛，丁履恆，陸繼輅，金應城，金式玉，鄭善長等，皆爲一時作家。其中最負盛名者，則惟黃景仁。

黃景仁字仲則，武進人。貢生，議敍州判，未仕卒。(一七四九——一七八三)年僅三十五歲。他本是當代的名詩人，詞亦雋妙。著有竹眠詞二卷。

點絳唇(春宵)

宿酒初醒，閑情似水和腸軟。細雨三更，簾外春陰捲。一樹梅花，落向閑庭院，無人管：冷風過處，點點春愁戀。

摸魚子(歸鴉)

倚柴門、曉天無際，昏鴉歸影如織。分明小幅倪迂畫，點上米家顛墨。看不得帶一片斜陽，萬古傷心色。暮寒蕭淅，似捲得風來，還兼雨過，催送小樓黑。

曾相識，誰傍朱門貴宅？上林誰更棲息？幾叢枯木蘸霜重，我是歸飛倦翮

，飛嶠歟，却好趁漁船小坐秋帆側。舊巢應憶，笑畫角聲中，暝烟堆裏，多少未歸客！

就詞而論，景仁的詞比張惠言周濟一般人高明多了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當常州派詞盛行之際，最値得我們注意的大詞人有蔣春霖。他字鹿潭，江陰人。曾任兩淮鹽運大使。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六八）就鄉里說，他本應列入常州派，但就詞風而論，却絕不是常州所牢籠着的詞人，而有點傾向浙派。他是一位富有才氣，能夠不依傍門戶，不受拘束，而自具境地的作家。故嚴格說來，一定要列他爲那一派是很困難的。其所著水雲樓詞，多發抒感慨，描寫極深刻，論者至稱爲「詞史」。

踏莎行（癸丑三月賦）

疊砌苔深，遮窗松密，無人小院纖塵隔。斜陽雙燕欲歸來，卷簾錯放楊花入。

蝶怨香遲，鶯嫌語澀，老紅吹盡春無力。東風一夜轉平蕪，可憐愁滿江南北

木蘭花慢（江行晚過北固山）

泊秦淮雨霽，又鐙火，送歸船。正樹擁雲昏，星垂野闊，暝色浮天。蘆邊，夜潮驟起，暈波心，月影盪江圓。夢醒誰歌楚些，冷冷霜激哀絃。嬋娟，不語對愁眠，往事恨難捐。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。鈎連，更無鐵鎖，任排空，檣艣自回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傷心付與秋烟！

揚州慢（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賊趨京口，報官軍收揚州）

野幕巢烏，旗門噪鵲，譙樓吹斷笳聲。過滄桑一霎，又舊日蕪城。怕雙燕，歸來恨晚，斜陽頽閣，不忍重登。但紅橋風雨，梅花開落空營。 劫灰到處，便遺民，見慣都驚。問障扇遮塵，圍棊賭墅，可奈蒼生！月黑流螢何處？西風黯，鬼火星星。更傷心南望，隔江無限峯青。

譚獻稱春霖詞云：『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，而流別甚正，家數頗大。與成容

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。咸豐兵事，天挺此才，爲倚聲家杜老』。又說：『阮亭葆馚一流爲才人之詞，宛鄰止庵一派爲學人之詞，惟三家是詞人之詞，與朱厲同工異曲，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。』這兩段話都說得好。有清一代的詞壇，此數語已完全道着。

四，清末詞

咸同之際，詞已疲敝墮落，雖有一二名作家，亦無法挽回此頹運。當時較爲知名之詞人，如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，莊棫有蒿庵詞，黃燮清有倚晴樓詞，陳元鼎有同夢樓詞及吹月詞，戈載則著翠薇花館詞至三十九卷之多，均無可取。至于清末，號稱名詞家如譚獻，王鵬運，況周頤，朱祖謀，鄭文焯，馮煦等，雖對于詞學研究精深，然其陷溺也愈深。他們對於詞的貢獻，只在於校刻詞集和批評古詞兩方面。至於創作，則他們只知道不厭煩地去講究『詞法』和『詞律』，以競模古人爲能事，故結果，他們的詞

除了表現一點文字的技巧外，全不能表現一點創造精神，全不能表現作者的個性和情感，只造成一些詞匠。此外，號稱才子的詞人，如易順鼎，程頌萬，樊增祥等，其所作亦不足觀。於是詞便跟清代之衰亡而衰亡了。